創作
溫暖系列
向老爸致敬
創作
253
八月號
中華民國七十二

封面詩話

天空還很大，爲什麼不開始？
坐著山的心情，路的延展，
眞正豐收的，那一片青青。

創作的話

昨日加上今天並不完全等於光明的明天；桃花加上杏花和李花也不全然就是春天—創作廿一歲了。一本廿一歲的文藝雜誌，意味著她除了顧及所愛的讀者外，完全按照自己的理想掙扎着在成長。成長與孕育有些類似，唯一擁有的喜悅來自熬煎和不停的自我鞭笞，是自我的期許，在催生，但願這果實不致酸澀太過。

我們的期許—

創作要是溫馨的：像握着兒童的小手，溫馨而有力量。

創作要是樸實的：肩負着重担的泥水工，在建築物沒有完工之前，不容有花俏的舞步，要一步步的攀上鷹架。

創作要是……

創作要是……

我們眞正要說：創作要是文藝讀者所關愛的……



封面贈獎活動辦法

封面畫卡每張價值30元

請依綫剪下並連續收集12期，將12張印花（附掛號回郵）寄回本社，可得價值３６０元之神秘精彩禮物。

長期訂閱讀者並可參加抽獎
（請附讀者編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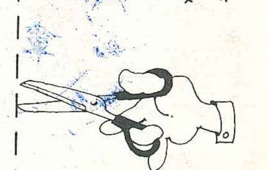
特別獎五名
可得創作卡乙張
（憑卡換取本刊叢書12本或一年期創作月刊）


貳獎五名
可得同溫卡乙張
（憑卡換取本刊叢書6本或"同溫層"四人份貴賓茗茶招待卷乙張）

讀友獎拾名
可得讀友卡乙張
（憑卡換取本刊叢書3本或"同溫層"二人份貴賓茗茶招待卷乙張）

封面印花

請依綫剪下·並連續收集·





給讀者

神仙也救不了壞雜誌
壞雜誌是不必救的

刊物和讀者的感情非一朝一夕可建立，道理從來不變。

想改變的，是刊物和讀者的關係，他們沒有仇，不應該一前一後似的追逐，或者請讀者轉個身，彼此就能碰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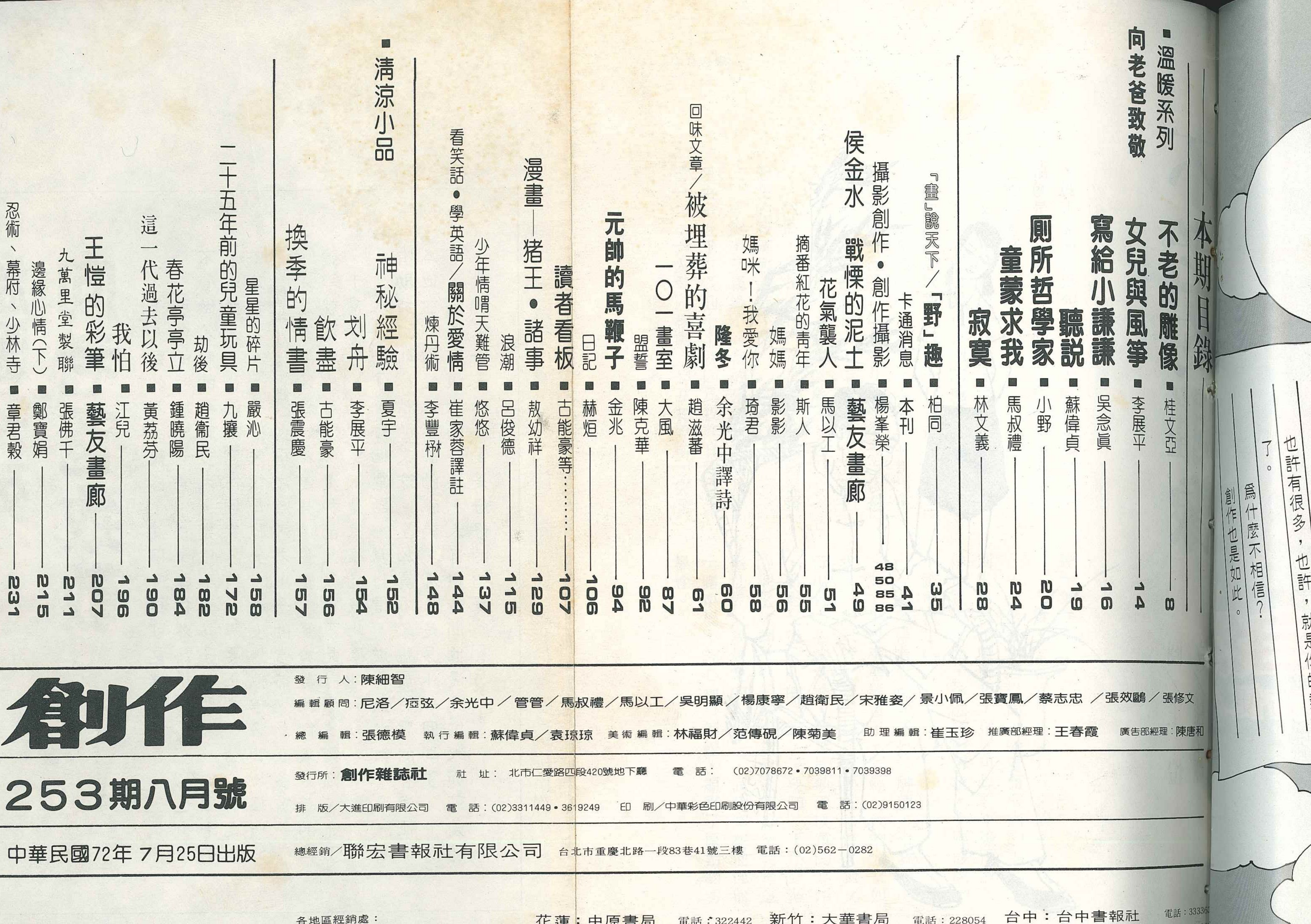
好不好，這一見面，也該瞭然於心。

你曾經喜歡買皮包，曾經喜歡化粧品，什麼都過去以後，那些也都過去了，唯有溫馨、平實、親切的事物可見永遠，創作的內容亦是如此，也需要永遠的支持。

什麼都過去之後，能留下的，也許有很多，也許，就是你的熱情了。

爲什麼不相信？

創作也是如此。



本期目錄

■溫暖系列
向老爸致敬
不老的雕像 ■ 桂文亞 — 8
女兒與風箏 ■ 李展平 — 14
寫給小謙謙 ■ 吳念真 — 16
聽說 ■ 蘇偉貞 — 19
廁所哲學家 ■ 小野 — 20
童蒙求我 ■ 馬叔禮 — 24
寂寞 ■ 林文義 — 28

「畫」說天下／「野」趣 ■ 柏同 — 35
卡通消息 ■ 本刊 — 41
攝影創作・創作攝影 ■ 楊峯榮 — 48 50 85 86
侯金水 戰慄的泥土 ■ 藝友畫廊 — 49
花氣襲人 ■ 馬以工 — 51
摘番紅花的青年 ■ 斯人 — 55
媽媽 ■ 影影 — 56
媽咪！我愛你 ■ 琦君 — 58
隆冬 ■ 余光中譯詩 — 60
回味文章／被埋葬的喜劇 ■ 趙滋蕃 — 61
一〇一畫室 ■ 大風 — 87
盟誓 ■ 陳克華 — 92
元帥的馬鞭子 ■ 金兆 — 94
日記 ■ 赫烜 — 106
讀者看板 ■ 古能豪等……… — 107
漫畫—猪王・諸事 ■ 敖幼祥 — 129
浪潮 ■ 呂俊德 — 115
少年情哨天難管 ■ 悠悠 — 137
看笑話・學英語／關於愛情 ■ 崔家蓉譯註 — 144
煉丹術 ■ 李豐楙 — 148

■清涼小品
神秘經驗 ■ 夏宇 — 152
划舟 ■ 李展平 — 154
飲盡 ■ 古能豪 — 156
換季的情書 ■ 張震慶 — 157

星星的碎片 ■ 嚴沁 — 158
二十五年前的兒童玩具 ■ 九攘 — 172
劫後 ■ 趙衛民 — 182
春花亭亭立 ■ 鍾曉陽 — 184
這一代過去以後 ■ 黃荔芬 — 190
我怕 ■ 江兒 — 196
王愷的彩筆 ■ 藝友畫廊 — 207
九萬里堂製聯 ■ 張佛千 — 211
邊緣心情(下) ■ 鄭寶娟 — 215
忍術、幕府、少林寺 ■ 章君穀 — 231

創作

253期八月號

中華民國72年 7月25日出版

發 行 人：陳細智

編輯顧問：尼洛／瘂弦／余光中／管管／馬叔禮／馬以工／吳明顯／楊康寧／趙衛民／宋雅姿／景小佩／張寶鳳／蔡志忠 ／張效鷗／張修文

總 編 輯：張德模 執行編輯：蘇偉貞／袁琼琼 美術編輯：林福財／范傳硯／陳菊美 助理編輯：崔玉珍 推廣部經理：王春霞 廣告部經理：陳唐和

發行所：**創作雜誌社** 社 址：北市仁愛路四段420號地下廳 電 話：(02)7078672・7039811・7039398

排 版／大進印刷有限公司 電 話：(02)3311449・3619249 印 刷／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電 話：(02)9150123

總經銷／聯宏書報社有限公司 台北市重慶北路一段83巷41號三樓 電話：(02)562－0282

…政院新聞局登記局版臺誌字第一〇三五號
…華民國郵政認爲第一類新聞紙登記執照臺字第〇六九二號
…作月刊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三九四八號

創作

的事物可見永遠，創作
如此，也需要永遠的支持。
什麼都過去之後，能留下的，
也許有很多，也許，就是你的熱情
了。
爲什麼不相信？
創作也是如此。

不老的雕像

圖／王愷

溝通，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父親便問：「那麼，你瞭解我嗎？」

溫暖系列
向老爸致敬

子女對父親的觀感，從稱呼裡可見端倪。

可愛的時候叫爸爸、爹爹模仿外語稱「爹地」的也有，不管做父親的年紀多大，幾位年輕孩子相聚，一概叫老爸，老頭兒。出遠門寫信回家要錢，那要正式一點，稱之為：父親大人。有些父代母職的，子女嫌他嘮叨背地裡叫他「長鬍子的媽媽」。稱之為那老小子的當然也所在多有。

嚴肅的父親封為連長、營長，至於其他代表嚴荷的綽號那就不勝枚舉了。溫和的父親也不見討好，麵條、布丁、千層糕……其實這都是家裡的波此牽掛。

八月到了，打個電話，寫封信，從背後嚇他一跳，都有助於波此感情的交流。至於買本父親最討厭的書送他，為他訂一份媽媽不許的雜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老爸有煩人的時候，大部份時間他還是偉大而可愛的。我們做子女的，還是好好的叫聲：「爸爸！」

■

「兒女長高一尺，青春就削去了一尺」，眞正能領會這句話所附加的哀樂心情，恐怕就是那些年近中、晚，又近乎事事力不從心的爲人父母者吧？

父親在外貌上是不大顯老態的，雖已年逾花甲，斑斑白髮在染劑的掩護下，仍然墨黑精神，再加以數十年如一日規律良好的生活作息，既無一般上了年紀人的掛身贅肉，亦無策杖斜行的傾頹，舉凡談吐行爲，依舊保持着一貫的嚴謹紀律，乍看之下，父親仍是三十年前的父親，不老的雕像。

然而，現在，我內心是深深感覺到父親潛在的寂寞與悲涼了。

今晨，父親極不尋常的來到我的書房，理由是近乎奇怪的——就因爲我昨日隨意說了一句：「人與人相處，想互相瞭解，完全溝通，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父親便問：「那麼，你瞭解我嗎？」

我又那麼隨意答了一句：「我想是不太瞭解吧！」

今晨，父親就單爲這句話來的。

他坐在我的對面，凝重而嚴肅的說：「別人可以不瞭解我，你怎可以說不瞭解我？你是我的女兒，你應該瞭解我，不應該說『不瞭解我！』」

這種帶有責備和感傷的神態，令我頗吃一驚，覺得事態嚴重了。年輕一代的兒女如我，一向只管忙着自以爲重要的事情，對父母出自內心的關愛，是那樣順理成章的享用，而對父母內心的感覺，需要和一丁點微薄的期望，却一向是那樣忽視淡漠。父親是這個世界上我最愛的人之一，而我却在他面前，諸事漫不經心地口輕輕，顯露了原始的劣根性。

■

當然我應該瞭解父親。

父親生長的年代，是適逢千萬苦難中國人憂患戰亂的年代。是少小離家，老大不能回；是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是白髮催年老，永懷愁不寐。

尤以近年，父親斷斷續續接獲妹妹在美輾轉傳來的家書、照片，原本不復記憶的思鄉思親之情，又如狂波巨濤，洶湧澎湃。家書上說，祖父慘死，屍骨不存，更不知葬身何處！祖母，也早因饑餓而活活斃命！

身為人子，數十年日思夢想親人而不能見，一旦捎來音訊，竟如此悲絕慘痛！人世間，有比這更淒厲的打擊嗎？

我記得很清楚，一向表現剛强的父親，就在述說的那一刻而聲顫淚落了！印象中的父親，沉默嚴肅，除因我們犯錯而怒容滿面，少有如此激動的時刻。

啊！父親的眼淚！在這一刻，我也同樣感染了父親的悲傷，不禁惶恐嗚咽的哭道：「爸爸！爸爸！不要……！」

父親半掩住臉，向我用力揮手，怨憤似地不肯接受勸慰，把我給揮走了。

祖父、祖母，請原諒您們的兒子吧！可憐他如今又得加服一帖罪孽的煎熬劑了。可是，這個錯誤又是誰造成的呢？這個戰爭的禍害，時代的悲劇，是如何冷酷的摧殘着千千萬萬有血有淚中國人的心志啊！

尤其是人過中年，多少榮辱哀喜，如煙如雲，緩緩流逝，只有回憶的匣子，卻愈來愈清晰，也愈沉重了。

夜深人靜，孤燈熒熒，經常輾轉難眠，合衣獨坐的父親，是否也會回想數十年來歷經的滄桑呢！

■

以我之見，父親這一生，重實際而薄虛浮，學生時期，我便常因參加各種課外活動，而被父親痛斥為「貪玩」、「虛榮」。至學校畢業後，進新聞圈工作近十年，我難免也因工作環境結識一些名門名流，但父親從不表示興趣，也決不以此做為友儕間宣耀的話題。父親最忌攀龍附鳳，結交權貴，即使親如女兒，也唯恐引起誤會，避之不及。

三代以下，無有不好名者，父親並不是反對「名」，而是認為「名」即「名譽」，也就是「責任」與「誠實」的表現，必須用「勤學」紮根，實至而名歸，才不妄得虛名。甚至經常提醒告誡我：「你不要以為自己會寫幾個字就沾沾自喜！一山還有一山高，强中自有强中手，你讀書還是太少！」父親輕舞臺的現形，重幕後的耕耘。

幼年時，父親教我最早背誦的一篇古文，即是崔瑗的座右銘：「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世譽不足慕，惟仁為紀綱」，「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父親為什麼要我勤記在心，想是有他特別的用心。

父親重義輕利，節儉克苦。

早歲父親常年出差在外，租一陋室，自己洗衣煮食，把生活消費減至最低程度，將賺得的每一分錢寄存回家，為的是供給家庭有較安逸的生活。

但即使如此，他平日絕不允許我們養成奢侈浪費的習慣，就算買一件文具用品，也嚴格管制，難得的是，母親的勤儉克苦，與父親配合得天衣無縫。

記得，小學六年級以前，我和妹妹沒有任何零用錢，吃的、用的、穿的，一律由家中作主，不得伸手需索。由於眼巴巴乾瞪眼看着班上同學買零嘴吃這個玩那個，羨慕之餘，甚至還做出經過雜貨店，順手偸撈一把乾蝦米塞進嘴裏解饞的皮事。

然而父親却慷慨的把儲蓄濟助有急需的

親朋諸友。這些事他從不重視，我們自然也無從得知，直等到成年後，偶爾與父親閒談，才輕描淡寫的提起。這也是因爲有一次我爲一位主持出版社的長輩邀稿，在電話中，主動提及稿酬的問題，事後，父親卽很不悅的責備我說：年輕人，不應凡事在「利」字頭上動腦筋，某先生平日待你不薄，爲何與他爭斤較兩？

我解釋再三，說稿子並非我所寫，而是代當事人爭取較合理的酬勞，父親似不諒解，仍是冷面含霜。

至於我對金錢的看法與用度，父親更是頗有微言；譬如，我常買書，有時也確是漫無節制，從客廳到書房，餐廳到走廊，乃至桌櫃之下，目之所及，無不是各類各型的書報雜誌。

父親曾經很不客氣的質問我說：「你買那麼多書，全部看過嗎？花錢買書，堆而置之，猶如垃圾，形同浪費！」如見我買畫、買陶藝、買擺飾品，更是斥爲「附庸風雅，華而不實」。

父親是軍人，我們佩服他的忠貞耿直，方正不阿，私下也常笑他一點不懂生活情趣。「生活情趣」，在我和妹妹的定義裏，就是享受「藝術、文化品質」，可是憑良心說，精緻文化是需要花費的，以父親這等寧可用過期報紙練毛筆字的儉省個性，怎麼捨得花時間、金錢到國父紀念館「浪費」一個夜晚？或藏購一幅超現實的版畫？

個性率直，喜惡分明，是父親的特點，但他也同時是個把眞感情藏在肚子裏的人。譬如我們明知父親最重視也最疼愛的，就是兩個女兒，但他平日對我們的管教，却擺一副嚴峻的面貌，對我們日常的言行舉止，多責備，少獎勵；多苛求，少寬容。他也最不喜歡我們批評他人長短，卽使看電視，也不

允許評頭論足，如果受了挫折打擊，更不准告寃訴苦。這種決不護短的堅持，在我們不解事的年紀，自然懷有許多抱怨與不平，當然，在成長後的今天，我們才逐漸體會出來，在現今社會，這是一種如何可貴的德行，也多少有點「不合時宜」。

照理說，名與利爲人所共好，父親淡泊名利，一定知足常樂了？事實又不盡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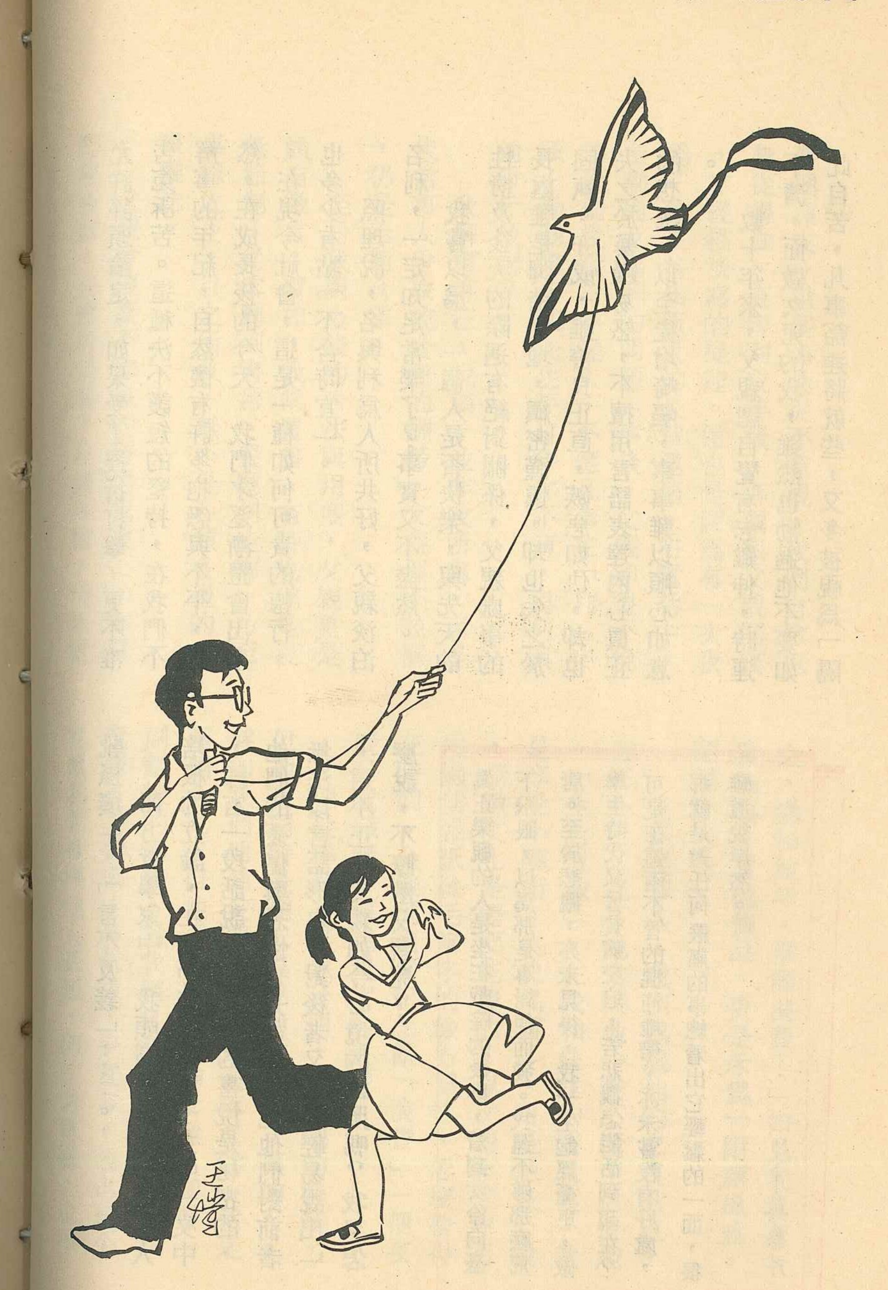
我嘗以爲，一個人是否快樂，與先天的性情及後天的際遇有絕對關係，父親處事的長處雖是脚踏實地，縝密謹愼，却也失之於固執、守成，雖善良正直，嫉惡如仇，却也失之於暴躁易怒，不擅用言語表達內心眞正的想法，以至徒增崎嶇，事事難以順心如意。

數十年來，父親總自覺有志難伸，時運不濟，而做女兒的我，雖然也勸過他不要如此自苦，凡事豁達將就些，又多被視爲「隔靴搔癢」、「言不及義」……。

西方哲學家中，我頗膺服十六世紀英人培根的立論，在他「談父母與子女」一文中，卽有一段話說：「父母的喜悅是秘密的，他們的憂傷與恐懼也是如此。他他們對前者無法以言語形容，對後者又不願輕易說出」，這不正是父親如今心境的寫照嗎？我又怎麼說，不瞭解父親呢？

眞正樂觀的人是坐在戲院的後排，看到女伶向臺下飛眼，以爲那是專對他而發。我還不够那麼荒唐。至於悲觀，亦未見得，我一生飽經憂患，做學生時代又曾貧病交迫，若悲觀怎能活到現在？可是在這兩不管的混沌地帶，亦未嘗沒有好處，那就是對任何嚴肅的事總看出它輕鬆的一面，很難道貌岸然。

——吳魯芹



女兒與風箏

圖／王愷
文／李展平

五歲女兒看見別人放風箏，也蹦蹦跳的要我作風箏給她；我因公忙，一再推拖，不知何時，她自己跑到小店買了一隻風箏，一個人孤單的飛起來……。

由於店裏的風箏架構簡單，加上只有二尺長的絲線，女兒的風箏老是飛在頭頂上而已，一點也不凌雲直上；而其他小孩因線長，支架輕盈，總是飛得比她高，女兒不服輸，仍脹紅着小臉，在草地上來回的跑，幾乎摔倒在地；儘管如此，她的風箏還是不爭氣的飛飛停停，一點也不給小主人面子，女兒垂頭喪氣的收回風箏，仰頭看天空，天空上顏色斑爛的紙鳶。

不忍看到小心靈挫折、失望，我撇下公務，很快的編一隻紙鳶，帶着女兒興沖沖的跑到廣場上；那時夕陽的餘光紅通通的直照我們，風箏也攀附着晚霞，飛上白雲的故鄉；女兒笑了，兩排小牙齒也笑了，我也不費力的感受龔定煙的詩句：覓我童心十六年。

當風起時，紙鳶如行雲流水，整個心境可愛極了，不僅因小女兒快樂，而是長期對她的愧疚得以減輕；女兒抱着我直說：爸爸，我好喜歡你。好喜歡你喔！

雖感涼意逼近，秋風瑟瑟，但父女心靈交融，也是溫暖在秋天呢！

寫給小謙謙

這封信，不但寫給你，也寫給爸爸自己，因爲在未來的日子裏，爸爸沒有把握能教你什麼，但有決心和你一起學習，一起進步。

圖／王愷
文／吳念眞



謙謙：

有一天，也許你會了解，每當爸爸寫下你的名字時的心情，那是驕傲，是感動，更是殷切的期許和願望，因爲此後，這個名字將一輩子跟隨你，將從成千上萬的人的嘴邊流過，將可能印在無數的紙張上——點名簿，職員名冊，薪水袋，報紙雜誌，甚至通緝犯名單或歷史課本中——可能受讚美，受羨慕，受嫉妬，受謾罵、詛咒，但不變的是——它就是你，是爸爸和媽媽的孩子。

從現在起，你會慢慢記住，而且了解吳定謙就是你，你就是吳定謙，但是，你却還不知道爲了這麼簡單的兩個字，受過新式教育的爸媽，幾乎花了兩個月的時間，一有空就躲在書房裏苦讀那五、六本「姓名學」，在彷若天書的天、地、人、總、外五格和金木水火土中摸索。或許，有一天你長大了，唸了一些書之後，會拿這件事來嘲諷爸媽迂腐，迷信，無知，正如往昔爸爸嘲笑阿公阿媽爲爸爸求籤卜卦上香算命一樣，不過，即使這樣，爸爸不會怪你，也不會否認，一來，爸爸深信，有一天你也會和我一樣豁然了解，這些舉動和知識無關，這只是單純的「愛」，爸媽的希望是在你起步的剎那間一切完美，否則我們將自責終身，因爲你是我們的兒子。

二來，即使在你初生的此刻，爸媽都已有「無知」的自覺了。在你從婦幼醫院回到家裏的那天，爸爸在日記上寫的是：孩子回來了，然後，我將扮演一個教育者和養育者的角色，後者容易，前者令我憂懼，因爲許多事我都還需要別人教我，我憑什麼去教我的兒子？至於未來，我那敢保證不像現在許多的「大人」，日復一日被急速前進的時代淹沒，而變得迂腐、迷信、無知？

也許就因爲這份憂懼，所以我們要你既「定」且「謙」。

爸爸不是大學問家，所以沒有那種能力爲一個「定」字下太多定義，爸爸單純的期望是

安靜、專注，因爲爸爸曾經過於聒噪，過於貪求。

聒噪會讓你講得多而做得少，會讓你聽不到別人的聲音包括忠告，批評和建議。

講得多做得少會使你成爲一個空言和謊言專家，會被人看成小丑和騙子；聽不到別人的聲音會使你變得痳木不仁，剛愎無恥，這樣，總有一天，你會自絕於人，甚至更悲哀地——自絕於人而不自知。

貪求會讓你迷失在無數的慾望中，爲了滿足這些無邊的慾望，你將勞神勞力奔馳不休，而等你有一天力竭躺了下來的時候，你將會發現事實上你一事無成，而且更悲哀地在奔馳的過程中你已經失去了更多東西，包括親情、友情、愛情、時間、健康甚至生命。

爸爸對「謙」的解釋是恭敬，而且有自知之明，簡單地說，爸爸希望你是一個知道自己並不是什麼都知道的人，而不是一個自己以爲什麼都知道的傢伙，因爲唯有知道自己並不是什麼都知道，你才會比別人知道得更多。

爸爸始終認爲一個自以爲什麼都知道的人是一個最笨的人，更可怕的是，他將會變成一個不知道什麼叫同情、了解和關懷的人，有一天，你會了解，一個無情，愚昧而不自知的人自以爲是地橫行霸道將會是多麼可怕的景象。

然而，爸爸不得不告訴你，我們的身邊這種人最多，因此，必要時，你得提醒自己，你的名字加上姓唸成吳定謙的另一層意義——那就是不一定要謙恭卑微到底，爸爸一直覺得容忍有時候並非美德，適時而且適當的反擊更是勇氣與正義的表現，我們身邊最缺少的是這一種人，爸爸希望你成爲這樣的一個人。

這封信，不但寫給你，也寫給爸爸自己，因爲在未來的日子裏，爸爸沒有把握能教你什麼，但有決心和你一起學習，一起進步。

听說

蘇偉貞

听說

對面的學校過兩天

再過兩天就有畢業典礼

是的，謝謝你們的青春如蔽

夏天已經好熱了

怎麼還不記得結束

我們的夢怎麼不記得離開

一桌桌．一桌桌

再到那裡

再去听說

厠所哲學家

文／小野　圖／王愷



——一個父親替三歲兒子言行所作的記錄

〔簡介〕

中國最偉大的思想家李中，生於西元一九七九年七月一日，爲全年最中間之一日。其哲學思想皆萌芽於厠所中，世人皆稱之爲Think W.C.。

其思想自由遨遊宇宙，無起點亦無終點，不受任何古典或現代思想潮流學派影響，卓然成家。

以下是他的隨行弟子平日記錄下他的言行，以便成爲孔、孟之後的「中子」而收集成册，列入幼稚園之教科書。

㈠糖果的辯證

李中想吃糖，向他爸爸提出要求，他們的對話如下：

中：爸，我想吃糖。

父：吃糖會蛀牙。

中：爸，那我想蛀牙。

父：蛀牙會很痛。

中：那我想很痛。

父：很痛就要給醫生打針。

中：爸，你快快叫醫生給我打針。

最後，李中得到了糖菓，笑得很陰險，這時他才滿三歲。

㈡杯子理論

某日，李中在餐桌上玩賽車，手肘撞倒了茶杯，落在地上，碎了。

根據幼教理論，他的爸爸不敢責怪他，只能用誘導的方式讓他知道自己做錯了，以下是他們的對話。

父：杯子破了，你不要害怕，但是——

中：（打斷）我不怕。（立刻反問）爸，杯子爲什麼會破？

父：因爲杯子放在桌子邊上。

中：是誰放在桌子邊上？

父：是爸爸。

中：你爲什麼要把杯子放在桌子邊上？

爸爸啞口無言，誘導結果是，李中沒錯，錯在爸爸，幼教理論被李中推翻。這時的李中已滿三歲零三個月。

㈢月亮

晚上要睡覺了，李中自己脫套頭衣服，當他把衣服包住頭時，他會驚嘆道：

啊，雲把月亮遮住了。

當他把頭露出來以後，他又會叫着：

啊，月亮又出來了。

㈣海參

吃中飯前，媽媽在水槽內洗海參。李中問：

「這是什麼？」

「海參，在海裏游的一種動物。」學生物的母親解釋着。

「爲什麼要抓它，不讓它繼續在海裏玩？」

「是漁夫打魚撈到了，在市場媽媽買回來。」

中飯時，媽媽夾了一塊海參在李中碗裡，李中發現後大哭，叫着說：

「把它放回海裏去玩，我不要吃。」

㈤飛機長大了

有一天，李中仰望天空，正好掠過一架低飛的噴射客機，比他印象中高空飛過的要大很多。他忽然像是豁然開朗的大叫：

「啊，飛機長大了，不用媽媽帶了，自己可以飛了呀！」

㈥破壞秩序，重組新的世界

李中在羣體的反應經常是：

①不肯站在隊伍中，要故意站出來。

②喜歡誇張的笑引起別人注意。

③容易陷入發呆，久久拉不回現實。

李中喜歡把原有的東西想像成另一件東西：

①錄影機的帶匣是他眼中的汽車立體停車場，按下鈕後，帶匣自動上升，李中就把許多玩具車放入帶匣再用力按回去，口中會說：

「汽車到地下室了。」

如果阻止他，表示你沒有「創意」，不阻止，那麼他這個「創意動作」的代價是新臺幣四萬五千元。

②李中會把四個籐椅全部翻倒後排成一列，將吸塵器的管子卸下來，重新裝在籐椅腳上，然後他會站在翻倒的籐椅上，手執吸塵器的管子說要去救火。

③有一天爸爸發現掛在門後面的皮帶洞上多了兩個摩托車騎士，李中說：

「他們正在爬消防梯去救火。」

原來的摩托車上又放上了另外兩個原來騎馬的士兵，他說這是警察。

他就是喜歡照自己意思重新組合他手邊的東西。

〔結論〕

每個孩子在他的父母眼中都是天才。在和孩子相處的日子裏，我努力向孩子學習一些不曾被扭曲、污染或誤導的想像力，我努力學習着讓自己不要扮演一個權威、父權至上的人，而眞正只是他的隨行弟子，替他記錄下點點滴滴的言行。有一天，當他長大了，也許懂得如何掩飾自己、隱藏自己，向四周環境妥協了，甚至有些面目可憎了，我會拿出這本叫「中子」的書送他，然後說：

「孩子，你甚至不如你三、四歲的言行！」



童蒙求我

文／馬叔禮
圖／陳菊美

聽小孩子大太陽底下比賽，直着喉嚨尖叫，啊——，啊——，紅着臉、攢着拳、縮着脖子，一聲聲不留餘地的拔尖拔高，眞讓人驚心。把成人安穩的世界，都拉倒了。那樣徹底的揮霍，是來自太陽的，全無陰影的生命力，成人若是這樣喊叫法，一張口就被比老了。

成人只能像平劇裏的，以丹田之氣弔嗓子，像練聲樂的，循序拔聲高。或者像魏晉人的山林長嘯，發出來的聲音是「噢——」、「嘔——」、「嗚——」，不能把喉嚨坦白的攤平了喊「啊——」。成人的世界，要凡事像這樣，把「聲」變成「音」了，才能表現。孩子的世界，則是「聲」的直截表現，像夏天的蟬叫。

孩子的眼睛，件件是喜。看狗、看車，鈎着頭，歪着頭，撐着頭，眼睛都是直的，專一的，看完一件換一件，眼神絕不飄忽、散漫，會突然一聲歡呼，「狗」。那聲音裏是高興的、驚訝的，沒有聯想，沒有懷疑，單單是說的那個東西，是對發現了那個東西的存在歡呼，全心全意，並無以外的理由。

孩子的眼睛，最是坦白、清澈、認眞的，你若有一絲不認眞，跟他對着望，就會害怕。不是怕被看穿了，是他的眼睛還沒開始，你完全不知道他會怎麼看你，反而像是無底的深遠了。像夏夜你躺在草地上看繁星，那樣沉靜的天體，彷彿沒有開始的深遠浩渺，看着看着就有怯意上來。原來思想、經驗、與知識，都嚮往着未知，而又害怕着未知。

與孩子一齊玩，你沒法無窮無盡跟着他耗，得哄着他把注意力轉向了，你好喘口氣。成人憑的是體力、耐力，孩子的是陽氣，是生命力。所以他是全面性的，生活卽玩。

除了睡覺，睜眼便玩。吃飯是玩，看畫册是玩，洗澡是玩，即連睡覺，還是玩玩手、玩玩脚，玩的倦極了，一跌跌進夢鄉裏。成人的玩，只能遊於藝，全面性是支付不起的。

孩子的身體像天，成人的身體像地。天氣變化快而難測，地上的變化緩而易知。有人說，女人的脾氣像天氣，變化多端，難以捉摸，那也只是脾氣而已。而且女人的脾氣再直截，還是不如孩子的卽知卽行，知與行的距離最短。孩子想到一樣東西時，表情、言語、行動，幾乎是一致的，成人則常是分解的，不連續的。

常見到的情景，孩子們倒拿着童話書，哇啦哇啦熱心的唸給你聽，竟會一字不差。不認得文字，不懂得內容，只靠着聲音記憶，這在成人是不可思議的。

成人的記憶，多少要跟理解搭上邊，而孩子的眼睛，則處處是直觀。直感於物的全部。不經解釋，不須孤立，沒有經驗和習慣性。母親抱着孩子，說：「媽媽，媽媽。」孩子便能在聲音表情裏，漸漸懂得「媽媽」的內容了。而不是理解「媽媽」是什麽意義。

我們以「理解」的觀念，很難懂得孩子看物的感覺。他記得昨日玩過的球，但今天拿在手上的，仍然是第一次的新鮮，感覺是不累積的。成人也會有新鮮感，但常常是「理念的」、「解釋的」新鮮。

孩子唱歌的喉嚨是直線的，缺少柔意。寫字畫圖的線條是直線的，缺少曲意與幅度。這不完全是技巧不足的關係，亦是小孩子大半爲天性，尙未生長出人情與個性。所以小孩子的字、畫，最是天性的流露，一筆筆拙拙的直線，是全人格的表現，連那寫字畫圖的神情，都感動人。

人情與個性尙可僞，而天性最難藏。天性有些似內臟，是不隨意肌肉，自然運動，人情與個性似四肢，是隨意表現的。內臟與四肢爲一體，天性與人情個性亦合而爲一。

孩子的眼淚裏沒有辛酸，笑容裏沒有感激。辛酸、感激這都是後天的，是天性中生長出來的人情。孩子手裏玩着蚱蜢，一用力撕成了兩半。你若覺得殘忍，是事情殘忍，並非孩子殘忍。只覺得孩子的手，有天地不仁的威嚴感。天地養生多矣，按不上「仁慈」二字，殺生亦多矣，也按不上「殘忍」二字。只是現象而已。

天性的感覺，接近大自然。譬如你跟路上的小孩不相識，見面一笑一裝鬼臉，他便與你躲起迷藏。你抱着他，他在你臉上親了又親，貼了又貼，一會兒又撒手而去，千呼萬喚叫不回應。成人的絕情，讓人傷心，而孩子的却不會。他只是像山河大地的忽晴忽陰，忽風忽雨。

天性原無善惡。性善之說，是加了一層成人世界的道德觀來看。是先有善惡是非觀了，才有性善之理。天性生人情，人情也是天，但是後天的。孟子講的側隱之心、羞惡之心，固然是指的遇到事情發生時的「初念」，不假思考而生的，但那「初念」也是成人世界的，並非童蒙。有側隱之心的「心」的說法，是判斷的，是人情的。

孩子的玩耍、寫字、畫圖、唱歌，多任性而爲，天性自然而然，不任它也不行。以天性行之的表現，在善惡美醜的前面，多有天趣流露，像大自然一樣，你自會覺得親切。而成人往往誤把任情以爲任性，却不見得可親。其實成人有時想要任性也很難咧！得經上說：「童蒙求我，非我求童蒙」，任性的去找天性，是找不到的。

寂寞

文／林文義
圖／陳菊美



以往、「寂寞」內向著深邃、收斂內在的充沛默默填充孤獨卻也因而外向著千萬人吾往矣的特立獨行現代，「寂寞」隨著社會新貌而平添了幾闕變奏……

1

一位久不見面，初中時代的同學忽然來訪，爲的是要來向我道別。十多年分離，十多年後重聚，竟也是爲了分離。他說，他們全家將於近日內，移民到美國加州去。

他坐在我狹窄而陰暗的工作室一角，用着低沉，略帶感傷的聲音說——我來向你道別，我要離開臺灣了，以後大概不太可能回來；有機會，到加州來看我吧。我家住在小臺北，那兒的名字是：Buena Park……。

我的一位父執，原是本地極富盛名的外科權威醫生，日前，他來看我的父親，也是來道別的。他賣掉了位於天母的豪華別墅，他決定在這六十高齡的垂暮之年，遠赴美國的西岸，去做個離鄉背井的臺灣人。他無可奈何的向我父親說——一個已經無法準確、平穩握好外科手術刀，無用的老人，還能做什麼？這位父執，幾個兒女都早已在美國定居，有的開汽車旅館，有的在當地大學執教，有的在貨櫃船上幹船長……這位父執訕訕然站了起來，呆滯並且沉重的向我父親說——以後，來美國玩吧……。

一九八三年春天，我收到一封來自美國舊金山的航空郵簡，是我早年的女友，她在郵簡裏說，她與學化工的丈夫住在舊金山臨海的坡上，可以看到海灣裏那座金紅、壯麗的金門大橋。她興奮異常，並且用着仍然如十年前，那種理想主義色彩的語氣說——我覺得好幸福哦！我的先生及公公在這兒經營汽車旅館，我們過着神仙眷屬般的生活。郵簡的最後不會忘記留下一段話——有空，來

美國吧！

來美國吧。許多從這塊島嶼移民過去的人都這麼說，好像美國才是他們藉以安身立命，頤養天年的故鄉……。而在他們離開臺灣，這塊曾經長年給予他們糧食、飲水的島嶼之後，似乎一下子就可以遺忘，並且彷如丟棄一隻沉重的包袱。

我的一位正在猶他州唸化學的朋友有次來信說——在異鄉，覺得很寂寞呢。我回信說——如果感覺寂寞，那麼就回來吧。他不再給我回信，而我相信，他依然是十分寂寞的吧？像所有身在異國的，我們的同胞，拿着千辛萬苦換來的居留卡，在現實冷酷的異地，咬緊牙關在白種人巨大的陰影下討生活，並且勇敢的將所有的不平、挫折吞忍下肚，就讓無邊的寂寞伴隨，在遙遠的異國過完一生。

爲什麼，他們寧可在遙遠的異國終其一生？難道眞是媚外崇洋？或許，他們有很多的理想與夢，或許，這塊島嶼的某些事物令他們深深失望……而他們寧可拿着居留卡，以及一份深切的寂寞，過度着異國的晨昏。而也有許多人，他們一心一意想成爲亞美利堅共和國的公民，他們背離曾經供給他們生存、眷愛的臺灣，他們曾經從遙遠的大陸到達臺灣，然後，在臺灣斬獲他們所需要的，然後將臺灣做爲跳板，到美國去；捲襲着大量同胞的血汗錢，背離同胞，背離民族，在美國過着奢華的寓公生涯。

而我感覺得到，他們的內心，是多麼的寂寞。

2

記憶裏，他總是喜歡穿着一件深藍色的長袍，拿着一隻茶色的公事包，慢慢的從晚霞夕照的總校區踱了出來。

有時候，他的手上會多了兩罐沙拉油什

麼的，在這時候，那隻茶色的公事包就似乎成爲一種累贅了。有時候，他在四點鐘下了課，就匆匆忙忙的擠到離校門口左側大約一百公尺處的郵局，爲的是要買一疊越洋的航空郵簡。他總是小跑一段路，然後氣喘吁吁的擠進像個冷凍庫的郵局裏，因爲氣喘、疲乏而顯得口齒不清的話語，使得郵局的小姐老是還給他一雙白眼珠——美國……美國的航……航空郵簡……十封……要十封。他撫着胸口，艱難的說。

然後，回到校區後頭，那排日據時代留下來的宿舍，他推門進入，屋裏一抹黯淡、枯黃的夕照，雜亂的書桌上，許多零散的書籍，還有學生的考卷……一盃昨夜沒喝完的茶，苦綠色的茶葉，像許多蟲類死後的屍體，躺在盃底，他嫌惡的將茶盃拿到後頭的廚房倒掉。

他聽到房裏有撕抓的輕微聲響，他知道一定又是鄰居那隻貓在房裏的日式榻榻米上，恣意的磨着它尖利的爪子。隨後是一個女人蒼老的喊聲，試圖將貓趕走……他知道妻子醒轉過來了，並且十分艱難的試圖靠自己的力氣爬上輪椅；那輪椅由於承受重壓，而發出久未上油，嘐嗦的刺耳聲。他走入房裏，貓正從開啓的窗口敏捷的跳了出去。

回來了。他漫聲的說。女人已經在輪椅上坐得端端正正了。她只是朝向着窗外遠天的夕照出神，並沒有理會他的招呼；他早已不以爲奇了，逕自走入廚房，才開冰箱巡視一下可以作爲晚餐的菜色，並且熟稔的打開排油煙機及瓦斯爐——這種下課後習慣的炊事工作，他已經整整做了六年了——從女人半身不遂到現在，整整有六年光陰了。

菜上桌，一切都弄得差不多的時候，電話倏然驚叫了起來，女人搖着輪椅，熟練的滑到電話旁邊，拿起聽筒，說了兩句，憤憤

的放了下去——連號碼都撥錯了，眞是。又將輪椅搖回了桌邊，他盛了兩碗飯，並且遞給女人一雙象牙色的筷子、湯匙，然後，他大口的扒飯。

孩子們有沒有信回來？女人拿着筷子，開口問他。

搖搖頭，沒有答話，他逕自夾起一筷子高麗菜。

上次來信，是什麼時候了？女人不放鬆，追問着。

上個月十二號——他拉長了聲音，隨後繼續扒飯。

女人黯然的拿起碗筷，默默的吃着，這種日子一直是這樣過來的，對於他而言，已是習以爲常了——我剛去郵局買了郵簡，待會兒，我就跟孩子們寫信就是。他說。一面擧起頭來，牆上那兩幀十二吋的碩士相片，是兩個孩子的，一個在美國馬利蘭，一個在威斯康辛。而他們已經離家多少年了？一時也算不出來，總有十二、三年了吧？

吾兒知之：——再下去，不知道要寫些什麼才好？連自己都感到詞窮，還是一個中文系的專任教授呢。女人坐在客廳裏看楊麗花的歌仔戲，而他躲在書桌前，一盞四十燭光的燈下，寫航空郵簡給兩個遠在異鄉、心愛的孩子。

寫了兩段話，不外乎是提及女人的近況，然後還是老話一句：你們的母親每天都很思念你們……這句話令他覺得厭煩極了，什麼思念你們，什麼想看看你們……這些話都顯得十分多餘，寫了十二年的航空郵簡，恐怕那兩個孩子都看得厭煩了。也許，他們眞的是很忙，倒是他們常說：爹，帶着娘來美國吧，我們不缺一雙碗筷的……。

前幾年，女人身子還硬朗的時候，利用暑假期間，去了美國兩個月，兩個月後，逃

難似的回到臺灣，實在是過不慣那種異鄉的生活。也不能要孩子們回來，他們也好不容易的在那兒有了一點根基，而事實上，他們也早已斬釘截鐵的說：爹，我們不可能回去，居留卡得來多不容易。

寫完了兩封郵簡，並且用膠水黏好接口，往桌上那疊講義上頭一放，明天去學校時扔郵筒去。他朝着那疊講義深深的看了一眼，已經泛黃很久，並且顯得老舊的紙張……前些日子，中文系的學生還公然向系方反映說，他們不喜歡那些只會舊講義一用二十年的老師……那些無禮的後生小輩，他們懂得什麼？那麼目無尊長……。

女人自從坐上輪椅之後，變得性情古怪多了，暴躁並且有時候不可理喻。楊麗花歌仔戲也告尾聲了，那電視裏的婆娘們哭得也眞叫人心煩，而女人却自得其樂的看得興致盎然。他又再次看到牆上那兩幀相片了，他的兩個兒子，一個在馬利蘭，一個在威斯康辛……他是不是已經眞的失去他們了？他忽然感到內心一種無比的辛酸，他側過頭去，剛好和他坐在輪椅上的女人目光相對，女人竟然也是一臉無奈、愴然的神色呢。而他，竟兀自淒淒的笑了起來。

而我感覺得到，他們的內心，是多麼的寂寞。

當落楓飄如遠年的回音，恰似指間輕掩的
當晚景的情愁因燭火的冥滅而凝于眼底
此刻，我是這樣油然地記取，那年少的時光
哎，那時光，愛情的走過一如西風的走過

——鄭愁予

畫說天下

「野」趣

一柏同

孩子的表情，手勢和軀體的動作，

做母親的都能心領神會，不必言語。

漫畫也有這個妙處，所謂會心不在遠。

創作爲讀者邀約的漫畫家都願意

提供您一些生活的樂趣。

請您微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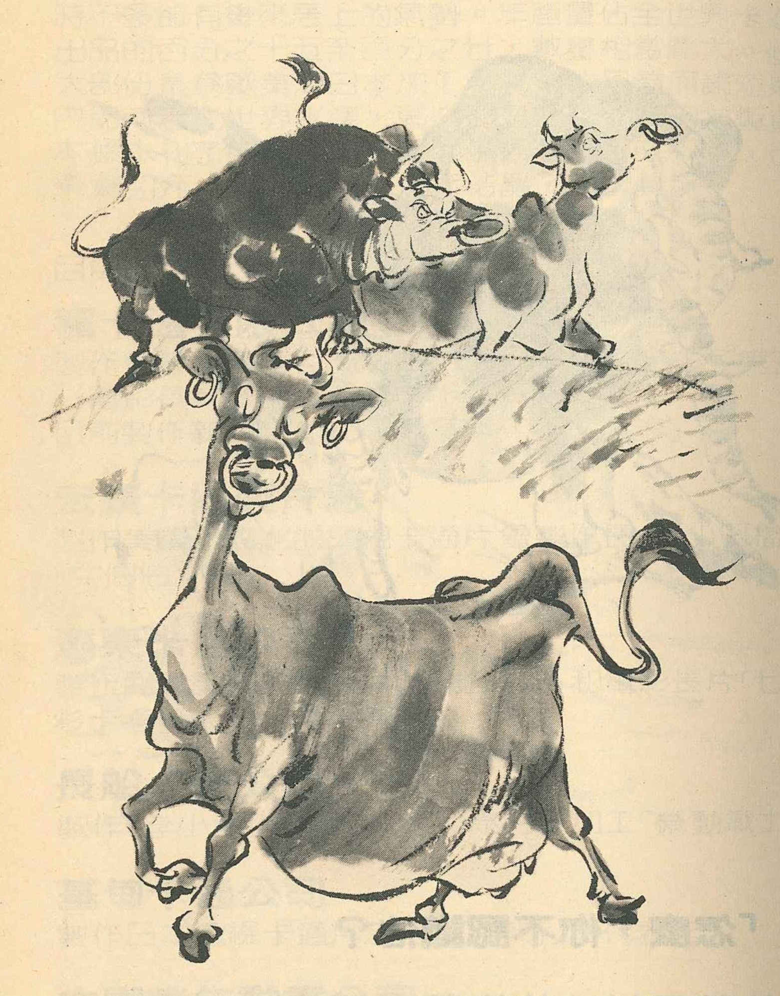
幽默是生命裡的潤滑劑 ——佚名



「奇怪？那隻鮭魚肚裡的字條，
竟有這麼大的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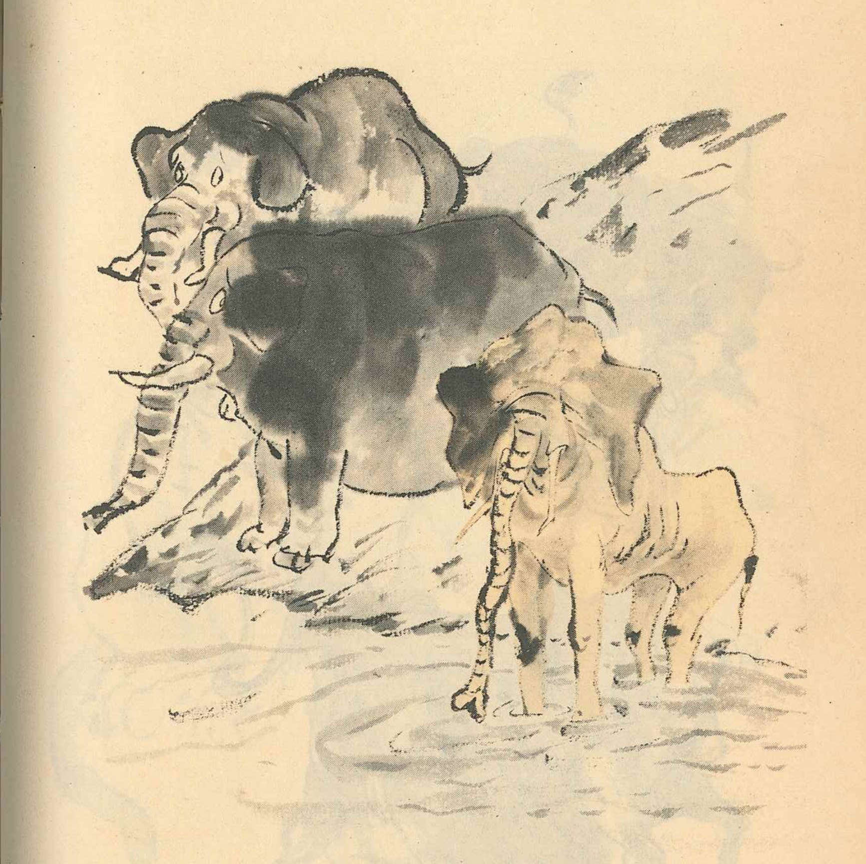
「自她從馬戲團逃回來之後，
就一直裝腔作勢。」



「眞三八，鼻圈子戴在耳朵上，
標新立異。」



「妳倒說說看，生了這個雜種，
我怎麼見人？」



「怎麼，你不認識他？

他就是甘地的仰慕者啊！」

卡通最近四五年來在台灣蓬勃發展，費時不多卻有後來居上的氣勢。年產量佔全世界卡通出品的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廿，數量相當龐大。但大部份是爲歐美及日本加工。就影片品質而論短期內即可趕上世界水準，這些都是自製卡通的技術資本據本刊了解，目前重要的卡通製作單位不少，也樂爲引介。國人智慧正逐漸結晶，樂觀其成。

目前台灣卡通公司現況

龍卡通有限公司

製作台灣及東南亞卡通廣告影片 曾製作老夫子第三電影長片「山丁老夫子」

目前製作新型態功夫電影長片「功夫開眼」

宏廣卡通製片廠

製作美國及歐洲的電視卡通片 曾製作長片「小叮檔」「牛伯伯」

遠東卡通公司

製作西德委託的電視片「萬能螞蟻」和電影長片「七彩卡通老夫子」「水虎傳」

長船卡通公司

製作「李小龍」卡通功夫片並爲日本加工「機動戰士」

基甸卡通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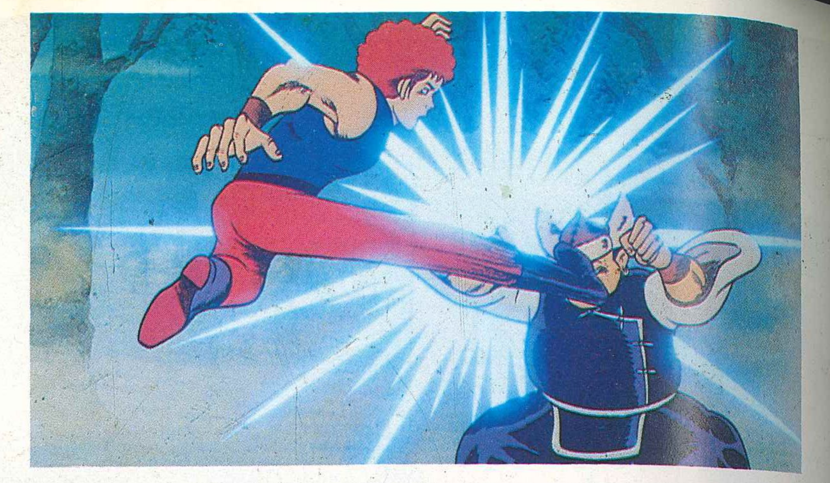
製作日本電視卡通片加工「四神奇」爲代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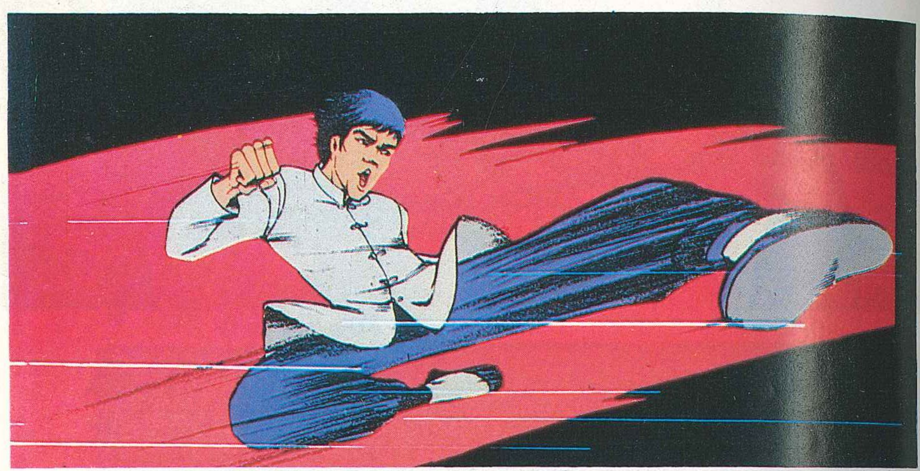
中國青年動畫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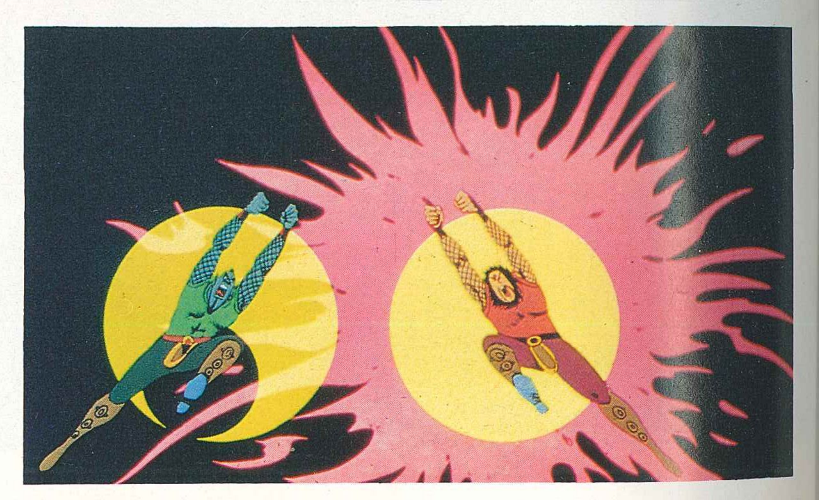
製作社教片

中華卡通公司

製作國內第一部卡通長片「封神榜」「三國誌」「好小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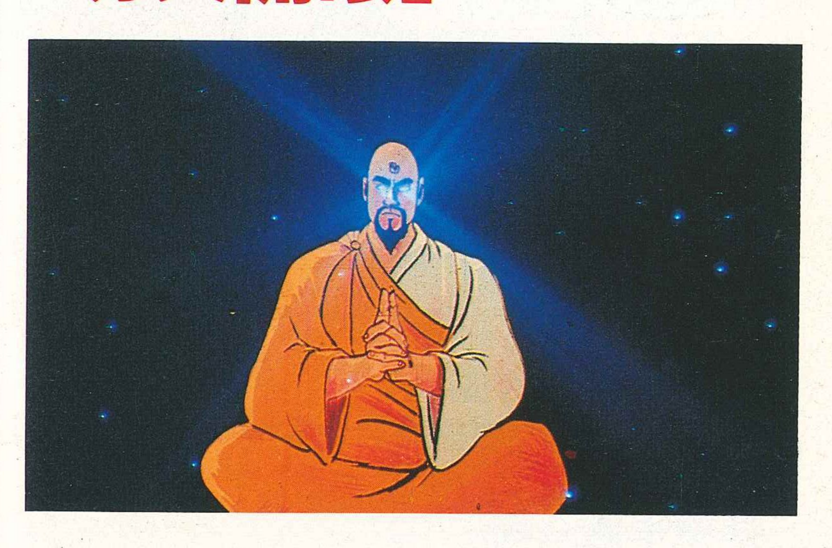






本刊將於近期刊出紙上卡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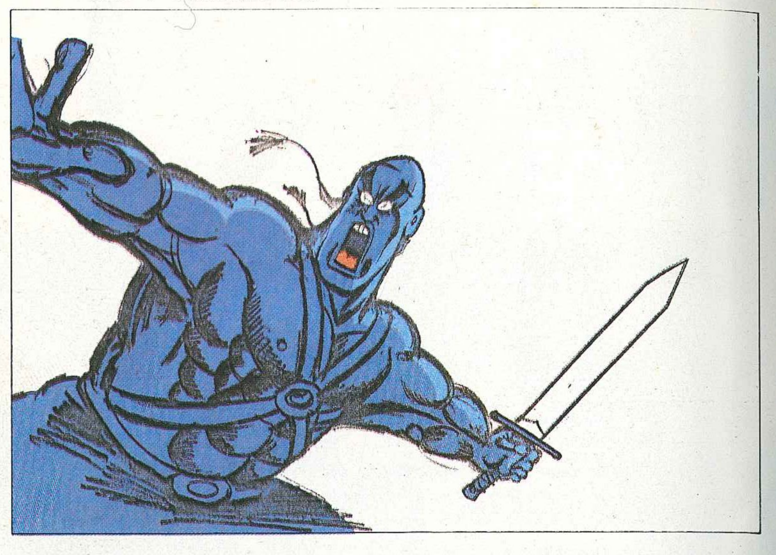
「功夫開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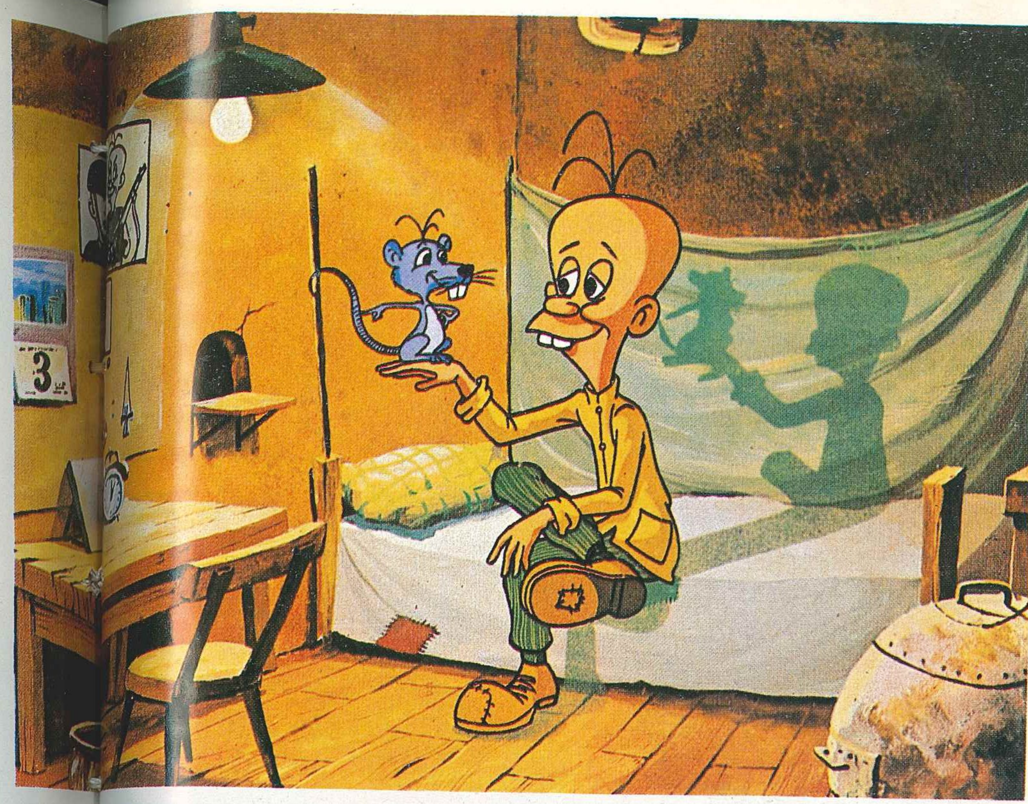


▼水虎傳



▼功夫開眼





▼萬能螞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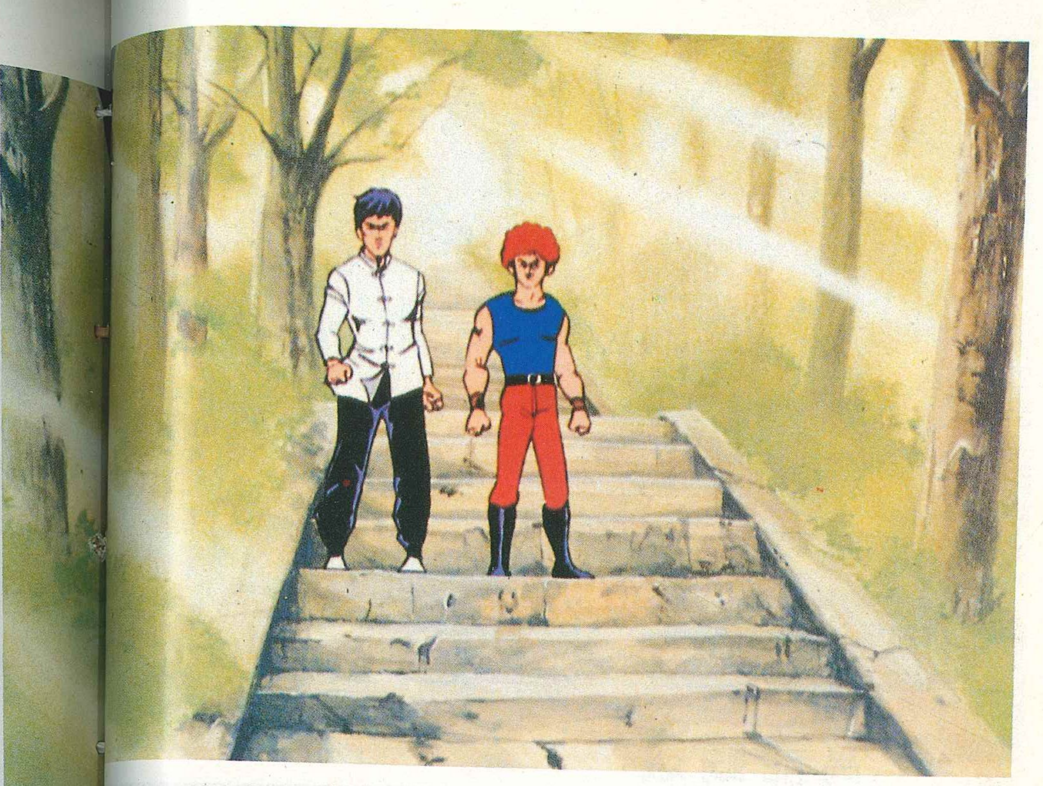


▲牛伯伯

◀水虎傳

功夫開眼













侯金水先生精品

戰慄的泥土

「受苦的並不僅祇你一個」


花氣
襲人
攝影創作・創作攝影
斑剝玄黃著地老天荒的絮語
楊峯榮■攝影

花氣襲人



花樹—珊瑚刺桐

■馬以工

有很多花名我們很熟悉，看到名字就如同看到花一般，玫瑰、薔薇、海棠、劍蘭……。這些花大部分都是草本的或是灌木，我們熟悉它是因爲它們不但常可在花店中買到切花，回來挿在瓶中供奉，也有些可種在庭園中當園藝植物，甚而可種在花盆中當盆栽，因此我們熟知這些花兒，絕大部分人最喜歡的花，也大多是在這些花中選擇。

我從小對這些花兒却是看不大上眼，因爲我有一棵花樹，我出生的時候，它早已生長在我們家的前庭多時，少說已有二、三十年了。那是一株叫珊瑚刺桐的喬木。我記得我連幼稚園都還沒有進的小時候，夏天的下午，常常被擺在前面寬寬的走廊上看下雨，那株珊瑚刺桐佔滿了整個廊前的小庭園。

它的主幹很粗，呈Y型一條支幹依靠着前院的磚牆，在磚牆的支撑下生長着十分茂密的濃蔭。另一條支幹依靠着鄰家的竹籬，全部的枝葉就佈滿在我們的前庭。後來我們長大了，房子不够住了，多次總想學鄰人們向前廊推出，却總也捨不得砍掉那株珊瑚刺桐，甚而推出去二公尺，只砍掉一部分支幹我們都捨不得，除了捨不得這麼美麗的一株花樹外，當然也是捨不得犧牲掉一個朝南的前庭。

珊瑚刺桐是熱帶喬木，它的葉子有些像菩提樹的葉，但小很多，它的名字爲什麼叫珊瑚刺桐，大概是跟它那一串足足有一尺長的花有關吧。這一串花事實上是由幾十朵小花所組成，靠近樹枝的大而端點的小，像是一串麥穗一般，每朵花分開來看並不像花，反而像一支小辣椒，深紫色的小花托，上面是一片鮮紅色對折的花瓣，有着淡綠色的花蕊。

珊瑚刺桐的花並不是一串串的落下來，而是一小朵、一小朵地落下來，我們常在花樹下撿起這一小朵一小朵似小辣椒的小花，把它們放在小竹籃中，有時我們會把花瓣拔下，再將花蕊中最粗的那支留下，彎入花托中，就成一綠柄紫色的小花籃，當然這個小花籃小到也只有四、五歲小孩的手才能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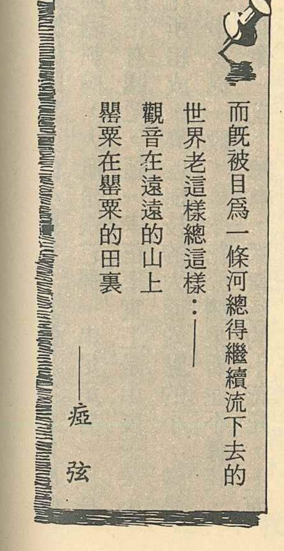
這麼美麗的一株花樹，在前庭花枝招展地也頗麻煩的，路過的小孩們都會一見難忘，再見時他們就已經帶了一隻自製的竹叉，

把花一串串地叉下來，引得我們的狗兒狂吠不已。有時會莫名其妙地牆上站着一個人，拿了大剪刀，亂剪一通，不用問他一定是臺灣電力公司派來修剪樹枝的，他們把凡是有樹的地方也都立了電桿，又把電桿上的樹葉修掉，眞是多此一舉。

三十年來花樹已經成了我生活中固定的一部分，我幾乎不大想得起它，也許因爲早已過了再編小花籃的年紀，也許是早上匆匆忙忙地出門，晚上又深黑地回來，一直到房子拆掉，樹都被砍光了，我才想起來，我的花樹到那裏去了，會不會因爲它特別美麗而被人挖回去種了，又想到它是這麼巨大，要挖起來也不太容易呀！

房子拆掉的那個月，我連那條巷子都不敢走過，就是怕看那種滿目瘡痍的景象，我曾經看過許許多多庭園深深的房子重建，無一不成沙漠中的孤塔。我也曾跟承建我們這幢屋子的營造商苦苦哀求，他說不可能，太不方便了，你喜歡什麼樹，等房子蓋好了再種吧！

那天我是鼓足了勇氣才走過，二十幢房子拆掉後是一大片空地，頓時我都記不得正確的位置是那裏，只是我看到有一堆木材在冒着青煙，是一些樹的殘枝被堆在一起燒着，也只剩下一些餘燼，只是跳入我眼簾的，正是我的花樹，它只剩了Y型的一小段，大約一公尺長吧，兩頭焦黑，正有氣無力地吐着青煙，我覺得自己的眼淚不能自已地奪眶而出，頭也不回地我逃出了那條巷子。



摘番紅花的青年

題諾薩斯宮壁畫斷片

文／斯人

你若不爲採擷而來
陌生人，何以你目光如此堅定
彷彿已被允許據爲己有
只要敢於願望最好的事物
——諸如幸福之類？
然而你所含糊抗拒的
必不止於春花的誘惑
從你十指張怖的前方
可窺知靈魂的傾向
——如此不可思議！
宛如春日的一頭牝鹿
於無意尋求之中突獲奇遇
而你亦爲一片溫柔所擁抱
在口能宣而心能測之前
化爲冰冷的藝術……



圖／陳菊美

媽媽

文／影影

媽媽

爲什麼妳的眼裏有淚，我的媽媽？難道是晚上睡覺時，花叢裏調皮的小妖精，溪水中愛惡作劇的小水魔乘着我和哥哥都熟睡，偷偷的咬妳一口，媽媽，妳不要哭，我明天一大早要搭着從天上流下來的晨光，到森林中找那愛拍皮球的小精靈們問一問爲什麼他逗得母親滿臉都是一顆顆晶盈的淚珠。在晚涼的夜光下，有着一閃一閃的光芒。

當妳吻着我，媽媽我眞快活啊，我的心像園裏的玫瑰花瓣兒，在清涼的空氣中張開，妳溫暖的吻給我生命的清新，當妳凝視我，媽媽，我用自己心靈世界中，最珍貴的愛情跟妳說話，這愛在妳的撫育下綻開出一朵朵豔麗的花朵。

我獨自穿過田埂小路，在繁星的夜空彳亍，月亮泛出她迷茫的微光。

我出來時，忘了告訴妳，媽媽，我把牽掛繫在家門後那顆有鬍子的老榕樹下，天色暗了，我擔心妳會拿夜裏用的燈，獨自兒的在空曠中找尋我的足跡。

到田裏的小路是那樣的黑暗，河的兩岸又被烏沉沉的瞑色籠罩，也許有一隻嚇人的小妖精就躲藏在甘蔗田後面。

我的脚步愈走愈快，像我的牽掛一般。我的招喚隨着驚悸跨過夜色的靜謐。

那招喚劃成一道轍痕，在媽媽和我的思念中交會一起。

媽媽，我發現一個不太好玩的秘密，在妳那本古老詞集的眉批中。

妳是來哄我的，風風流流的哄我一場，等着我薄弱的愛情已經泛溢出來，妳就離去。

但我如何忘掉，在那片澄藍的天空中妳爽然的笑。

媽媽，妳不要躲在角落偷偷哭泣，如果妳高興的話，等我長大了，我要做這村中傳遞愛情的驛使。

媽媽，妳不要哭，眞的不要哭，我不會像爸爸那樣，離開妳到另一個星球工作。

媽媽，不要責怪我，爲什麼我讓邱比特坐在夢的籃子裏。爲什麼我會睡在夢仙臂彎裏。

那是愛情的聲音哪！那聲音在歲月的轍痕下，在您的容顏中幻化成一條條清晰的紋溝，像溪流一樣，讓生命的晴光在子夜的星輝下，緩緩的浮泛過去。



媽咪！我愛你

文／琦君
圖／陳菊美

當你看到一個四、五歲的幼兒，雙手環繞着母親的頸項，親吻着她的額角，愛嬌地說：「媽咪，我愛你。」你心頭溢漾起的，一定是和那位母親同樣的歡慰吧。

我旅居紐約時，有兩次這樣的情景，却給我兩種完全不同的感受，都使我難以忘懷：

有一天，我做了拿手的紅豆棗泥糕，端一盤熱騰騰的，送給一家中國鄰居太太分享，她高興地接過去，聞香隊的小女兒奔來了。母親蹲下去，把糕湊在她鼻子尖上聞一下，女兒馬上機靈地抱住母親的脖子，用英語說：「媽咪，我愛你。」母親問她：「寶貝，你是那一國人？」她回答：「我是中國人。」母親說：「中國人要說中國話。」女兒立刻用國語說：「媽，我愛你。」母親吻了她臉頰一下，才把一塊棗泥糕遞給她吃，對她說：「這是我們中國朋友做的中國點心。」

我很感動地說：「你眞不錯，一直提醒孩子說中國話。」她說：「我就是堅持這一點，要她在家裏一定得說中國話。我也絕不跟她說英語。否則的話，她長大點進了學校

，全說英語，自己的中國話就忘記光了。」

雖然只是一句簡單的中國話：「媽媽，我愛你。」可是這位中國母親的生活教育方式，却令我很敬佩。

另有一回，我在門前草坪上做晨操。看見一位美國母親陪她的小孩在等校車。旁邊站着一個黑人小孩，孤零零的，沒有母親護送。黑白兩個孩子對望着，沒有說話。不一會，車子來了，白人孩子臨上車時，回頭對母親連聲說：「媽咪，再見，媽咪，我愛妳。」冷不防後面的黑人小孩，竟狠狠地在他背上捶了一拳頭。因爲他比較小，嚇得不敢回手。他母親也只狠狠瞪了小黑仔一眼，沒有作聲，就眼看車子開走了。

我呆呆地看着，忍不住問她：「他爲什麼要打你的孩子？」

她無可奈何地淺笑一下說：「他們並沒有什麼事不開心，只是因爲嫉妒。」

「嫉妒？」我不大懂。

「我的兒子對我說媽咪，再見，她却沒有媽媽相送。」

「他有媽媽？」

「他媽媽不會送他的，孩子一大羣，那有時間管他？」

「他打了你兒子，到學校可以告訴老師嗎？」

「告訴老師也阻止不了這種事件發生，至多罰他第二天不許搭校車。有時，連這樣的懲罰也不能執行。反正問題很多就是了。」她微喟了一聲，不願再講下去，我也不便多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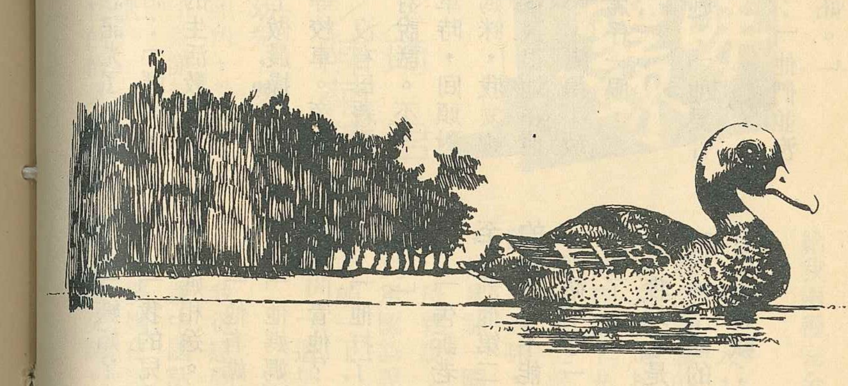
我却老是記得那個小黑人，孤零零地，一臉被冷落的悲苦神情，他不也滿心想抱着自己母親喊：「媽咪，我愛你」嗎？

威爾斯詩一首

隆冬

Leslie Norris
（1921－）

余光中■譯



冬天把野鴨子
餓得來我的脚跟前。
野鴨成羣來乞食，
它們的湖沼灰寂無聲。
在遠方。青綠的年份
已絕望地埋葬。
向鏡子裏看，
不見我父親的臉，
不見他的眼，不見
他嘴的樣子，只見剃刀
滑過我的白鬚樁子。
孩子呢我也沒有。
我也厭倦於
拖這一身臭皮囊
到處去浪蕩。
我站在園子裏，
越來越冷，獨自
面對着隆冬，
可感自己的鬼影。

回味文章

不廢江河萬古流
文學之河長泛漣漪

被埋葬的喜劇

文／趙滋蕃
圖／陳菊美

一

有一個綽號叫做閻王的公安局長，在新婚之夜，突然死了。這消息，好像長了幾十條飛毛腿，迅速地傳播着，一下成了桃江縣的頭號奇聞。

本來，這個年頭兒，人命賤如癩狗，死個把人稀鬆得很，也犯不着這麼大驚小怪的。可是這一次死的是個官；而這個官又是慣於拿老百姓的腦袋瓜子開玩笑的公安局長，意義當然有點特殊。況且他早不死，遲不死，偏偏要在洞房花燭夜來死，越發使人莫名其妙。

假如要刨根問底，追究這個公安局長不明不白的死因，有幾條線索，是應該首先予以把握的。

第一條線索，是他得這渾名的由來。

他本姓閻，號五鼎，只差四個鼎，就是一條說一不二的好漢，也勉强够得上是個堂而皇之的大名了。不過，也許由於他那殺人不眨眼的好德性，也許由於閻五鼎與五殿閻王之間，還拉得上一丁點兒瓜葛關係，那羣在權勢之下打寒戰的「苦哈哈」們，竟然上了這個類似萬民傘之流的尊號——閻王，給這位公安局長受用。

人都是喜歡在潛意識裏頭討點小便宜的動物。拳頭上攬你不贏，嘴巴上也要損你幾句。凡屬喪失了自己的人，也頂喜歡落水鬼討替身，一定要想盡辦法消滅別人以作補償，這是人們在亂世裏邊最後學會的醜惡的眞理！事實比論證更頑强，並非危言聳聽。由這一點推想，閻王之死，也許眞有些特殊的地方。

第二條線索是關於閻王本身的。

此人生得又矮又瘦又黃又黑，一嘴蟲蛀牙，凹凸不平地斜揷在牙床上，並且被紙煙薰成了炒焦的龍膽草根那種古怪樣子。孤拐

臉，塌鼻子，配上個窄得出奇的額頭，好像伙，完全是副猴相！而右眼大概和一粒子彈，或者一把牛耳尖刀之類拍過拖，留下個血窟窿，算作功勛章，裝點着門面，也正好助助這位公安局長的威風。

說話時，像鴨子叫；走路稍爲快一點，喉管裏就來了老黃牛般的響動。有人說他作孽太多，患了色癆；又有人說他得了羊癇瘋，一發作就有三五個鐘頭喪失知覺，口噴白沫，簡直變成了一段木頭。諸如此類的傳說，流傳在民間已久，他不是個健康的人物，神經和身體有同樣多的毛病，這幾幾乎是可以斷言的。單從這方面設想，也許閻王之死，是壽終正寢也說不定。

第三條線索却與洞房花燭夜有關。桃花江自古稱爲美人窩，而他的這位新婚愛人，却是美人窩裏頭的第一號美人——生得花兒朵兒似的，眞是人見人愛。桃江縣大大小小的幹部，垂涎她的秀色的，少算點兒，總超過兩打。虧得這個公安局長會挖空心思，打歪主意；也虧得他有權有勢，膽大心狠，別人都怕他三分，因此纔讓他中了這個頭彩。所以有人揣測，他的死，或許和爭風呷醋的情殺案有些關係。雖然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但十場人命九場姦，也並非毫無道理的。

也許還有其它的線索可以找出來，不過，這兒不想牽涉得太多，我們且看那個晚上的情形吧。

二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下旬，外面正飄着鵝毛大雪，室外滴水成冰。暴風雪的巨大吼聲，壓低了美女灘與龍拱灘上濱水的咆哮，景況分外蕭索。

閻王的公館，坐落在桃谷山腰。左邊通屈原天問閣的遺址，右首接近桃江縣立一中（原益陽縣立第三小學舊址）。這時學校已

經放了寒假，空空洞洞的校舍裏，可以找出鬼來。天問閻早年還有兩三個老乞丐盤踞着，現在連屈原的塑像也搬走了，更冷闃得怕人。因此，偌大的一座桃谷山，就只有閻王的公館還能找出一點兒生氣。

那晚到的賀客着實不少。縣裏稍微有些名氣的人物，差不多都到齊了。權貴是需要奉承巴結的，新設的縣和新來的權貴，尤其需要這一套過過癮，這調調兒大家都琢磨得很透；何況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日子，在這個時候這種地方又是如此的稀罕，賀客們也樂得巴結奉承，橫直辛苦了腿却塡飽了肚，湊湊興頭倒無所謂。

子夜時分，賀客們陸續散了。司務長忙碌地指揮勤務員收拾杯盤碗盞，閻王老爺也帶着滿面春風，酩酊大醉地闖進了洞房。

洞房是暖洋洋的。新添的木炭在火盆裏吐着綠火。

新娘子還沒卸裝。粉紅緞子的旗袍，在白得發青的煤氣燈下，特別醒目。她低着頭埋身在單人沙發裏，用斜視的風騷的目光，低低地瞟着粉紅繡花緞子鞋面出神。她那稜角分明，鮮豔欲滴的小嘴唇，微微張開着，半帶嬌羞，半含幽怨，眞出落得又俊又俏，媚勁十足。

閻王用手揮退了伴娘。睜大那隻獨眼，死「咬」住這塊將要到口的羊肉，有一兩分鐘之久。塌鼻孔也似乎捕捉到了一種奇異的甜香，突然靈活起來，縮起脖子索索地猛吸了幾下，身子往前一撲，暴牙齒已經戳上了新娘子的粉頸。辛辣的酒氣裏，有一連串野鴨子似的笑聲擴散開來。

新娘子對於這種獸性的衝動，似乎缺少反應。她木木然移動那雙小巧玲瓏的脚，開始了一陣恐懼的顫慄。她始終沒有抬頭，她怕接觸那個血窟窿！她諦視着閻王的影子，

纖手本能地捂住前胸，秀美的眼睛裏驟然漬滿了明澈的淚水。

閻王捏了捏她那光滑的臉蛋，樂得眉開眼笑。

「哎喲，騷娘們，婊子窩裏豎甚麼貞節牌坊，看你這瘟不瘟火不火的浪樣子！」他托起她那微尖的下巴。「老子不見兎子，絕不放鷹，想到那兒，做到那兒，憑你有多大的神通，哼，跳起脚來也痾不出三尺高的尿，呃呃……」他打了一陣酒嗝，眨了眨左眼，「你有本領，老子有天羅地網！」

新娘子的耳朵開始發燒。

她的頭搭拉到了心窩上，不敢回答這種充滿示威性質的酒話。

「啊哈，眞看不出，人小，架子倒不小！來，騷娘們，呃呃……」閻王一面打酒呃，一面在她的耳珠子上用勁捏了一把。

新娘子仍舊沒有說話。但帶淚的斜視的眼睛裏，表現了許多複雜的感情。

「怎麼你撬口不開？」他問。「不高興嗎？」

「啊喲，我敢嗎？」新娘子抖得像枯葉。

「諒你眞不敢的！」他說，歪在沙發靠手上。

僵持的局面又出現了。

「說眞的，你是頂新鮮的一個，」他打破了沉默，獨眼裏射出一抹喜悅的光。「除了本局長之外，誰也不配消受啊！」

新娘子腼腆地抬起頭來。血窟窿第一個跳進了那雙水汪汪的大眼。她不免一怔，但嘴角上擠出了一絲笑容，雖然那笑容裏所包含的痛苦的成份，顯然要比快樂的成份多得多！

「不用害臊啦，咱們明媒正娶，又不是毛毛草草的一碗涼水到底，有啥不好意思的

？」他說，露出了文明戲臺上的大動作。「再說，現在是開通世界，別腦袋塡滿洋灰，三棍子打不開，一句好話聽不進，自找苦頭啦！」

「請您稍爲斯文點兒吧，局長，」新娘子用哀怨的聲調說。「我最怕酒後說混話，胡來。」

「斯文得還不够嗎？嘻嘻，」他說，二郎腿翹到了新娘子的緞子旗袍上。

「您何必這樣性急呢？」新娘子把他的腿輕輕挪下地。「橫直你要的只是個身子，遲也是你的，早也是你的，還怕跑了不成？」

「凡事趁個新鮮，擱久了就成了爛屎渣，」他說，手指又在嫩臉上捏了一把。「老子不作興這一套！」

「局長，我求求您……」

「別作夢啃豬頭，淨想好事啦！」他咬動着牙巴骨。「老子喫不了，兜着走，好歹不容許你講價錢。」

「這又何苦來呢？上床夫妻下床客嘛，談談家常也不可以嗎？」

「先替我徹底解放了再談！」他命令着。

「我不習慣這種方式，」她囁嚅地說，柔弱的聲調裏有了相反的表情。

「還有其他的方式嗎？嘿嘿……你好像對這個倒蠻有經驗似的！呸！」塌鼻子一縮，篤的一聲，吐出了一口齷痰。

「局長，您怎麼可以這麼說？……」

「不好意思嗎？哈哈……」他打斷了她的話。「老實說，我一生最怕做郵政局長，戴頂綠帽子，那才叫够瞧哪！」

「你怎麼可以老衝着人罵大街，」她正色道。

「有甚麼不可以？老子自己批准了自己

，老子有權整得你翻個邊！」短毛手圍上了她的脖子，瘦皮猴臉上起了一陣痙攣。「醇酒、美人、大丈夫氣概，哈哈哈……圍繞着權力跑動的三個奴才！」

她感到頸子上涼颼颼的。她覺得他的手指頭，又冷又濕，像一條蛇。她的身子縮得更小了，像小鷄碰見了老鷹。

「人是不能够缺少大丈夫氣概的，」他繼續說酒話。「有牛不吹三分罪，我就憑這點子氣概，征服過千個以上的女人！哦哦。」

「在羊圈裏，老虎當然有威風囉……」

洞房裏起了一陣旋風。粉紅緞子旗袍剝開了，雪白的胸脯，映照得閻王的充血的單眼發閃。

「不可以把燈熄一熄嗎？」她用顫音說，纖手本能地交叉在胸前。「我好害怕這種强烈的燈光。」

「不，絕對不！」閻王把她摟得鐵緊。「哼，我想瞧瞧，一朶鮮花揷在牛屎上，到底是甚麼樣子！」

「局長，可憐可憐我吧！」

「我一生從沒有可憐過人，這次也沒有例外！」他說。「喂喂，鮮花，聞聞牛屎的味道吧，勞動人民都知道牛屎的香氣，都知道它是第一等的好肥料呀！」

不久，騷動轉到了床上。最先頗有激烈的掙扎，洞房裏浮盪着一種異乎尋常的喘氣聲。慢慢地，激烈的掙扎減弱了，而喘氣的聲浪，變得特別清晰起來。閻王的嘴開始變烏，痰塊在喉管裏哈虎哈虎作怪。

「怎麼啦，局長，」新娘子微睜着鷺鷥眼。「怎麼你一身老冒冷汗？……」

「唔唔，」他支吾地漫應道。

「歇會兒吧，局長。」

「愛情掛帥，這是最後一關囉，」閻王

苦臉苦嘴地說。「一個女人，一個征服的對象，難道我願意……豎白旗嗎？……」

「你也犯不着這麼的。」

「拿下這座堡壘！我要艱苦地前進！」

閻王的豪語，在喉管裏滾動，喉核像活塞樣上下起落着，發出骨通骨通的響聲。他驟然感到呼吸非常之不順暢，全身的每一個細胞，每一根肌肉纖維，每一段骨骼，都有些不聽提調了。節骨眼裏又酸又痛，好像是被千萬支針扎着一般。

「哎喲，好局長，放安靜點兒吧，」新娘子咬緊牙關說。「這樣胡來，真煩死人喲。」

「哦哦，唉，……」閻王發出了哀鳴。

「別五馬亂跳的，光用嘴巴子咬人！」新娘子突然叱了起來。

「唉，我不行了，這座堡壘，恐怕……恐怕拿不下了。」閻王頹然倒下來，口角邊猛鼓白沫。

「既然沒有本頭，何必梔子花茉莉花的，藏點兒拙不好嗎？」她冷冷地側轉背去，不再理睬他的胡鬧。

閻王被激怒得左眼儘冒火花。太陽穴上青筋直暴。

「有些人，開口征服，閉口征服，好像說大話不要本錢似的，」她嘀咕着。「其實，都是些窩囊廢！臭膿包！……」

他激怒得像一條瘋狗，想用手搭住她的喉管，不要她再說下去。他用盡吃乳的力氣，掙扎着爬起來，想將她扳轉。不提防被她狠狠地打了一巴掌，躍起的身子倒下了，週身癱瘓得像一座頹敗的泥牆。一陣猛烈抽搐之後，竟直僵僵地死了！

論理，人不是燈草紮成的，一巴掌斷乎不能打死一個人。然而，這個不可一世的閻王，竟被一位嬌滴滴的女人，一巴掌打死了，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三

閻王的死，是一種十分奇怪的死。

死因固然離奇，死相尤其難看。

他直挺挺地躺着。嘴裏鼻孔裏，沒有一絲呼吸。胸窩不再起伏，脈搏也停止了跳動。右眼的血窟窿髣髴變大了，左眼却沒有閉攏，瞳孔放得特別大，裝出一副死不瞑目的樣子來嚇唬生人！週身每一塊肌肉，每一個屈伸的關節，都不再具有彈性，硬得像個石膏模型。但肚臍下似乎還有點兒體溫，而且硬中帶軟，摸過去至少還沒有像摸一條死蛇那種感覺。在這滴水成冰的嚴冬裏，這無論如何是椿古怪的事。

起先，新娘子還以爲他一時促了氣，躺一躺就會好的，所以滿不在乎的摸了摸他的手，心裏鼕鼕一陣子，又掉轉身子去睡了。等到她感到背後有些冰冷的感覺，像挨緊一塊石頭睡覺的時候，她再側過身子，用勁地搖了幾搖，發現搖着的已經不是一個人，而是一段木頭或一具死屍時，她纔放聲號叫起來。

保衛科長是第一個敲門的。

新娘子將睡衣穿好，披頭散髮地竄下床來，打開房門。冷風和恐怖，使她的臉色變得寡青。

「怎麼回事？」保衛科長大步跨進房門，問。

「局…局長死啦！」新娘子哭泣道。「韓通，不，韓科長，這…這…這如何…洗得清關係啊！」

保衛科長沒有理會這些。他匆匆忙忙的勘踏了現場，檢驗了屍身，並沒有發現可疑的罪證。於是，吩咐勤務員等幫忙將屍體套好衣服，然後叫大家休息，等到天亮後再報

案偵查。

諸事辦妥後，勤雜人員相接退出。保衞科長突然拔出手槍，抵住新娘子羊脂玉一般的背部，開始了審訊。

「韓通，你，你這是幹什麼？我又不是强盜！」

「比强盜還要可惡的謀殺犯！」手槍在她背部狠狠地鑿了一鑿，羊脂玉背上起了個大血印。

新娘子哎喲一聲，踣跌在沙發上。

「韓通，我求你…求你做做好事，局長是得急症死的，不關我的事！」

「騷娘們倒說得好別脫！」保衞科長大喝一聲，「活生生的人，突然死了，你說不擔關係，誰擔關係？」

新娘子沒有辦法，只得將局長之死的前因後果，一五一十地哭訴了出來。自然，爲了洗脫謀殺的罪嫌，最後那一巴掌她是沒有招供的。

「這是片面之詞，而且又死無對證，」保衞科長沉吟了一下，說。「這件案子也只好公事公辦啦。」

「韓通，你發發善心吧，這眞是黑天的寃枉啊！」新娘子柔媚地說，眼淚撲簌簌地落下來。「無論如何這是實情，我的身體至今還是淸白的！」

最後那句話，似乎收到了實效。韓通的語氣，慢慢由淩厲變到了柔和。

「惠如，我想這案子也許還有點兒轉機，你也不要過於悲傷，損害了身體。」他說，將棉大衣脫下來，披在她的身上。「也許，局長平日的生活也不太檢點，過於放縱了，才會招惹這種急症也說不定……」

「我的命好苦啊！」新娘子歇斯底里地號哭着。「你要替我作主，替我伸寃，一切全倚仗你了。」

美人流淚的時候，就像鮮花沾帶霧水，益發出落得楚楚動人。保衞科長望望床上的死鬼局長，又望望沙發上的新娘子，一顆心上七下八，不免動了憐惜之心。

「這件事包在我身上，」保衞科長拍拍胸膛。「不過，你拿什麼報答我？」

「這，還要問嗎？」新娘子瞟了她一眼。

「那我今兒晚上，就開始接收囉。」

「局長的屍骨還沒有冷呢，往後的日子正長啊！」

「你我老相好，也不必拘拘一格啦。」保衞科長吃吃地發傻笑。「我命大福大，不怕白虎星臨凡的！」……

奇怪！挺屍在床上的閻王似乎還能夠聽淸楚這些話。不過，這些話不像是從身邊發出來的，好像是從很遠很遠的地方傳來的！

「我這個郵政局長做定了！」閻王心中氣忿已極。「當着我的面，調戲我的愛人，好大的狗膽，老子要砍你的頭！」他這樣沉默地詛咒着，只是舌頭不聽指揮，發不出任何一種聲音來。

「這就是死嗎？一切都不存在了，」他繼續想。「多可怕的死呀！死，絕對的權力，沒有任何人逃得出這一關！」

接着，哭聲又在閻王的耳邊游過來，泳過去。他還能辨別這是個女人的尖哭；而這個女人正是他要征服的對象！

「我是躺在床上的，」他亟力思索。「那張床是屬於我自己的，它擺在靠窗子的一邊，正對着房門。」

另一個粗魯的聲音，打斷了他的思索。他覺得記憶對於他是痛苦的，極其困難的，好像百歲的老翁，想起了兒時的小事一樣的模糊，一樣的捉摸不定。

「我決計不是那種中看不中用的蠟槍頭



！」男的說。這聲音激起了閻王腦海裏的浪花。他感到又醜惡，又傷心，可是沒有辦法張開嘴巴來反駁。

閻王的腦海裏，掀起了一片嗡嗡的響聲。他使盡力氣，用眼睛搜索這些話的來源，但左眼僅能够看到一個灰白的點子，在很遠很遠的地方游蕩，別的東西却一點也看不見了。他想把眼睛稍微睜開一下，可是，不行！身體的任何部分，都和他失掉了聯繫，他再不能够自如地指揮它們。而腦幕上，死亡的陰影，正微微地顫動着。他眞正意會到他已經死了！

「這就是死嗎？」他悲傷地詢問着自己。「眼睛能够看，耳朵能够聽，腦筋也能够想，只是全身直僵僵地，四肢五官心臟都不聽自己的命令，這種狀態就是死嗎？」……

從遙遠的地方，不斷地有聲音驚擾着閻王的無夢之夢。那聲音十分下流，十分可惡，簡直比反革命更該砍頭！

……「我勸你還是收起這泡眼水吧，這種人是值不得你來流淚的！活着的時候他狠，死了的時候我狠，嘻嘻……」男的說：「寡婦輪流睏，明天到我家；死了的做肥料，活着的尋快活，我一樣不會虧待你的！」

「你總該還有些同志的情分啊！」女的顫慄着說。

「同志到死打止，」男的說：「因爲，死亡是權勢的終止。我們的結合，壓根兒就沒有什麼同志的情分，我們都是圍繞着權勢盲目躍進的一大批嘍囉！」

「小心老子砍你這叛黨份子的狗頭！」閻王的忿怒，眞是難以形容，他的腦海像一鍋滾油般翻騰着。「狗婆養的，你吃黃了眼！」

忿怒對於死人和活人，想不到都會產生同樣的效果。閻王左眼角上方游蕩的灰白點

子，竟然被忿怒之火燒毀了。他彷彿跌進了更深的深淵，有一種比黑夜還要黑暗，比死亡還要寂寞的感覺，無情地楔進了他的腦海。他眞的看不到任何的東西了，灰白點子所賦予他的那線渺茫的希望，現在也消失得無影無踪了。萬象皆無，天地歸於一團漆黑。雖然忿怒之火，依然在腦幕上燃燒。

「完了，毀滅是共通的，正如同死亡是大宇宙的唯一法則一樣！」閻王絕望地想。「但你們的風流算盤，也得慢慢敲響，任何一粒苦瓜種籽，都會有報應的。我死，你們也不得好活！」

他痛苦地思想着，感到思想很吃力，很紊亂。

另一個聲音又飄蕩過來。

「看開些吧，死鬼正是活人的好榜樣，我從不信迷信！」男的說，聲調低沉而急促。

「我心裏亂糟糟的，還是請你忍耐一下好不好？」這是女人的聲音。

「你不想洗清謀殺罪名嗎？」男的威脅道。

談話中斷了。閻王似乎聽到了一些窸窸窣窣的響動。「我要告你强姦！」他眞不願意聽到這種刺耳的聲音。「死不要臉的龜孫子！」

「哎喲，好韓通，別毛手毛脚的，」尖銳的女聲又繼續叫起來。「嘖嘖，放斯文點好嗎？」

「賤貨！」閻王刻毒地咒罵道。「到現在我才明白，一切最美麗的東西，都是含有劇毒的！毒蛇的皮，罌粟的花，山埃的色……等等，等等，還包括你這賤貨！而一切最美好的東西，一旦腐化，就會變成最壞的東西！這個嘛，倒有點像我！……」

死屍的腦海裏發出的惡毒的詛咒，在活

人的耳朵裏，當然無法聽到。於是，那幕鬧劇還是照原有的節奏繼續扮演下去。

「你眞嫩，比豆腐還嫩！」男的說。

「人家的眼睛還沒有閉攏哩！」女的說。

「讓他喝喝這種乾醋也算不錯。」男的得意而粗獷的笑聲，像霰彈一般，在閻王的痲木的腦海裏開着花。「一報還一報，老天爺的眼睛也不是閉攏的呀！我的愛人，不也是被他活活逼死的嗎？」

「老子是上級，逼死了一條命，像勒死一條狗，有啥稀奇？」閻王憤然在腦海裏反駁。「不過，老子的愛人却不能讓你沾邊，有機會活轉來，第一個要挨鬪爭的就是你！你這個尖頭小面的龜孫子，不用做得這麼絕！」……

「一切都依從了你，」女的用懇求的顫音說。「你千萬不要過河拆橋啊！」

「不會的，不會的，我不是那種人！」

「那麼，第二步如何下手呢？」女的抖索索地說。

「最好請人民醫院的院長，打一張死亡證明書，這樣就可以一了百了啦。」男的用莊重的聲音回答。

「你眞想得週到，好韓通，偉大的保衞科長，」女的用帶淚的軟綿綿的聲音催促道。「事不宜遲，我勸你還是今晚趕着辦吧。」

「大風大雪的，實在太辛苦了。」男的推託着。

「辛苦這一遭算得什麼？爲了以後長久的幸福嘛。」女的說，聲音又糯又嗲。「一切都是原封未動的，靜悄悄地等待你的接收好啦。」

閻王對於「原封未動的」幾個音符，產生了內疚。

「我留着這塊原封未動的肥肉，好來餵飽你這條餓狼的！」他想。「你們也別高興得這麼快，醫生來了，西洋鏡就會拆穿的。哼，到那時，眼看是塊肥肉，你就偏偏伸不上這雙筷子！」

洞房裏回復了長夜的寂寥與空洞。

房門呀的開了，雪地上有擦擦的脚步聲飄進來。

「都是一夥禽獸！」新娘子低沉地發着悶氣。

四

死，戰勝一切。但希望可以戰勝死亡。

閻王直挺地躺在床上，微弱的生命正在陰陽界上游蕩，有形的動作雖然已完全停止，無形的思想活動却空前活躍起來。在他這短短四十年的生活過程中，他覺得只有這個時候，腦筋的活動才是屬於他自己的。

「醫生是一種好職業，」一個思想的浪花，在腦海裏旋轉，「因爲，他能夠合理合法地將活人變成死人。然而，如果……他對我也合理合法來一手呢，那，我，一個能思想的人，馬上就不存在，這不存在到底叫什麼名堂？」……

「這名堂也許就是死，」他繼續他的胡思亂想。「對於某一些人，死是聖者，他帶領他們走進永生的大門。對於另一些人嘛，死是暴君，他用權力的白手，勾銷了一切被批准的權力！這個鐵面無私的暴君眞凶！……你是個用左手製造罪惡，同時又用右手遮蓋這罪惡的傢伙！你慣於用極其嚴峻的態度，來追求極其卑下的目的！你，你同我們確實是嫡親的兄弟！」

「然而，死，死是什麼呢？死是一切絕對的權力最後的幻滅。死將一切人爲的東西，都註銷它們的特定意義。這小鬼原來如此頑皮！」他痛苦地感到神經的痲木不仁。「

死把一切價値都顚倒了。帝王變成了一條狗，而狗也可以變成一個皇帝。有限的與無限的東西，在死亡的魔杖下，一樣漆黑一團，一樣空無所有；天堂和地獄不再有什麼分別——也許天堂中有地獄，地獄中也有天堂！哦哦。這是種好奇怪的經驗啊！」

一聲凄厲的歎息，打斷了閻王的思緒。

「你這賤貨，你這黑寡婦！這麼多牛屎堆，還怕插不上你這朶鮮花嗎？」他不耐煩地在腦海裏打着混話。「但是，死對於我究竟是種什麼東西呢？」他的思潮又追上了先前的那個浪頭。「死，遮斷了物質世界的一面，也展開了精神世界的另一面！可惜，我們是沒有精神世界的一羣可憐蟲！我們的精神世界和權力拜了把，此外，都是空空洞洞的。

「一切絕對的東西——譬如說，絕對的自由、絕對的平等，唯有從死中獲得。萬物都是相對的，死才是絕對。權力能歪曲一切，能否定一切，但死能否定最高的權力！那麼，死是唯一存在的形式，也應當是最高的眞理。在這最高的眞理面前，我能接觸到一點什麼呢？白活了將近四十年，這不是一場傀儡戲嗎？受過訓練的狗，銅鈴的聲音可以使牠們流口水；受過訓練的人呢，紀律的鞭子可以使他們分泌膽汁。人同狗到底有什麼分別，我眞不懂了！

「在死神之前，狗樣的人與人樣的狗，都是非常可憐的。死註銷了他們的一切，單單留下一段空虛；而這空虛是亙古未有的荒涼和寂寞的化身，如此而已！那我們何必披着這張人皮，白跑這一趟！……」

「從骷髏的兩個眼洞中所能看到的，不就是眞正的人生嗎？」

閻王雜亂無章地幻想着。時間一分一秒地滑過去。

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雪地上有了脚步聲，接着，洞房裏也有了人的談話。

「斷氣多久了？」陌生的聲音發問。

「大約有三四個鐘頭了。」女的聲音回答。

緊張的沉默，重新估領了特定的空間。閻王也緊張得頭腦發脹。

「求求您，大國手，千萬別信這賤淫婦的鬼話，」閻王焦急地默禱。「醫生是病人的救星，一定不會草草了事的，我有這個自信。是的！」他自寬自解地安慰自己。「快點，快點對這一對死不要臉的姦夫淫婦宣佈吧，快點，說呀，說『局長並沒有死』呀！哼，到那時，瞧老子的！」

但是，這位人民醫院的院長，並沒有遵照局長的意思辦事。他只草草地翻了翻病人的左眼，用肥厚的手掌摸了摸他的鼻孔、口腔、心窩，連聽診器都沒有用上，就武斷地宣佈：

「早死囉！」

「但是他的小肚子上，似乎還有一絲絲熱氣呢？」女的提醒他。

「這與死活沒有關係，」院長用他那清楚的毫不誇張的溫和的聲音回答。「想必是他生前的油葷吃得太多了，脂肪的熱度一時發散不掉。」

「你是個惡賊！」閻王氣得在腦海裏作黃牛叫。「死的和活的都分不清，你還配做人民的醫生！」

「他到底得什麼症候死的？」男的問。

「這是個疑難雜症，如果手脚做得不乾淨，可能會露出馬脚來的。」院長眏了眏眼。

「什麼話？放屁！」男的開始咆哮。

「是的，是的，當然是放屁，」院長看

了看保衛科長的臉色，小心翼翼地說，

「死亡證書上，你準備填什麼病症嘛？」女的催促。

「這個，我還要琢磨琢磨，」院長平靜地回答。「一時還沒有想出來。」

「別婆婆媽媽的，趕快想吧！」男的命令道，——「你們都是夥同謀殺！」閻王憤怒地想，他的希望眞正開始撲滅了。他覺得腦筋裏也在淌冷汗；而這種冷汗，其悲慘的程度，要賽過世界上所有眼淚的總和。「你們這一批不講良心的瘟賊，一定要遭天雷火劈的！」這是他腦海裏最後揚起的一個火花。

洞房裏又有了幾十秒鐘的沉默。但閻王好像經歷了一個世紀。

「想出來了沒有？」是急躁的男聲。

「沒有，」另一個平靜的聲音回答。「也許是腦溢血，也許是三尖瓣血栓，也許是胃潰瘍，也許是心臟擴大症，也許是醫書上沒有記載的急性傳染病，也許……也許……」

閻王眞想用手塞住耳朶，可惜兩手完全不聽指揮，他沒有力氣這麼做。

「也許是白血球過多，患了血癌，」院長繼續申辯。「什麼症象都可以拉扯得上一丁點兒關係，究竟是哪一種病，我還是拿不穩，哦哦——」

「那你怎配當院長！」粗魯的聲音質問道。

「混飯吃嘛，科長，科長，」院長坦白地說。「不瞞您說，科長，我是學獸醫的！解放以後人民當了家，我也升格做了人民醫生。因爲，因爲……因爲我很積極，歷史成份又清白……」

「原來你也是個捧了紅棗當火吹的傢伙！」男的用低沉的聲音罵道。「牛醫馬醫，

我可不管，但死亡證書是非簽不可的。」

「原諒我，科長，」院長搡着鼻子。「這個我辦不到！」

「辦不到也要辦！」科長咗嚓一聲，亮出了傢伙。「老子十個和尚挾一個禿子，總歸要給挾出去的！」

「科長，人命關天，不能兒戲啊……」

「你難道眞要老子動粗嗎？」科長粗暴地打斷了他的話。

「我想，我們院裏的孫醫生，他或許曉得這種病的，不妨卽刻請他來會診吧，」院長藉故拖延時間。「他是德國留學生，吃的鹽比我吃的飯還要多，他準有辦法的。」

「旣然如此，姑且再痲煩您跑一趟吧，」女的用嬌媚的聲音作了結束。

洞房裏又出現了先前的寂寞。完全絕望的閻王，突然又有一線希望的生機，在腦幕上映動。

五

當孫醫生應召趕來的時候，天色已經微明，大雪並沒有停止。桃谷山像裹着屍布的一具僵屍，任令暴風雪的蹂躪。

這位頭髮斑白的醫生，不慌不忙地問明白了局長的病狀與死因，然後用聽診器仔細檢查了身體的各部門，搓了搓手站直了身子，嘴角浮出了一絲頗爲滑稽的苦笑。

「孫大夫，他到底得的是什麼病？」科長不耐煩地緺着眉頭。「爲什麼死得這麼快？是不是腦充血？」

「死得不算太快啊，」孫醫生聳了聳肩。

「還不算快嗎？」科長氣得蹬脚。「除了腦充血之類，我想沒有比這個更快的啦！」

「也不能說是腦充血，」孫醫生冷水裏頭出熱氣，連眉毛都沒有動一動。「雖然他

的病和腦神經有些關係。」

「那麼，你準備在死亡證書上，簽個什麼鬼畫符？」

「我想同院長商量好了之後，再來回答你。」

「我可不可以在場聽聽？」

「聽聽倒無妨礙。不過，這病是有傳染性的，一旦碰上了，不死都要脫層皮，那又何必呢！」

孫醫生的話顯然收到了實效。科長和新娘子相繼離開了洞房。

——「眞急死人囉，你這隻老烏龜！你倒會老虎頭上拍蒼蠅，拿老子開玩笑！」閻王痲木的腦海，已經不能將注意力集中起來了；但他還沒有忘記罵人。

院長用疲倦的目光望了望房門，低沉地說：

「到底是什麼怪病呀？老大哥。這惡貫滿盈的傢伙，爲什麼會死得這麼不明不白的？」

孫醫生沒有說話。鼓起眼睛望着死屍，面無表情。

「爲什麼你不說話呢？難道你眞害怕死人會爬起來，用手槍抵住你的後腦袋不成？」

「這倒很難說，」孫醫生擦了擦凍得通紅的鼻子。

「眞是白晝見鬼！死的會爬起來淸算活的，那我們這些醫生都衹好餵牛糞囉！」

「院長，原諒我，我很爲難——」孫醫生輕悄悄地說。「站在一個醫生的立場，任何病人的枉死，醫生都應當負道義上的責任；這是醫德！但站在人道的立場，救活一個壞蛋，要多害死許多無辜的人，那也得多加考慮才行……」

「我不懂你的意思。」院長搓着凍得發

紫的肥手。

「憑天理良心說，他——」孫醫生用嘴示意，「到底是好人還是壞蛋？」

「這個還用得着問嗎？他，哼！標準的大混蛋！」

「該死嗎？」

「當然，當然，一萬個該死！」

「你不懷念他對你的好處嗎？」

「呸，好處？只要他不再麻煩我給他打蓋世唯雄，百賴特靈，我就請菩薩請上西天雷音寶刹啦！」院長氣忿得連冷鼻涕都流出來了。「你我自己人，何必老反穿皮統子，裝羊！」

「那就好辦啦，」孫醫生對直地盯住院長。

「只要你不趕鴨子上架，什麼都由你一手調派。」院長作了結論。「事不宜遲，就動手吧！」

「什麼病簽在死亡證書上最合適呢？你想——」

「請你作主，我沒有意見。你簽得，我當然也簽得，」院長斬釘截鐵地回答。「不過，這傢伙究竟得的是什麼怪病呀！」

「怪病嗎？它叫做 Katalepsie！」孫醫生說。當他瞥見玻璃窗外有影子映動時，聲音壓得特別低。「神經病學上的『强直性昏厥』，就是指的這種病！」

「强直性昏厥？嗯，暫時癱瘓，那他還沒……」院長一急，肥腦袋就像蒸籠一樣冒起了熱氣。

「Kinder horen alles!（隔牆有耳啊！）」孫醫生用德語打斷了他的話。「Hort nicht auf meine Geschwatz!（你不會介意我的胡說八道吧！）」

「老前輩，原諒我，我是學獸醫的，攤開底牌來也不怕您笑話，」院長用手抹着後

頸窩說。「我不懂您說的俄國話！」

孫醫生又好笑，又好哭，不知如何解釋。

「强直性昏厥可以簽在死亡證明書上嗎？」他反詰。

「當然不可以！」孫醫生用手指擦着紅鼻子，同時用手尖表示，窗外還有人偷聽。「因為，它根本是一種 Nervous affection（神經病）！二十四小時之後，就會活生生地爬起來的！」

「我的談話，他能聽到嗎？」

「聽得一清二楚的，這本爛賬他鐵定有得算的，」孫醫生加重語氣說。

「嘖嘖，叫我怎麼辦才好啊？」院長急得發暈。

「一不做，二不休，騎虎難下！」孫醫生板起臉。

「要做，趕緊點兒吧！」院長把心一橫，眉毛擰起，眼露兇光。

「現在，我開始草擬死亡證書，我念一句，你記一句，」孫醫生一本正經地說。「準備好了沒有？」

「準備好了，」院長回答。

——閻王的腦幕上，最後幻現了一幕奇景，那是一張處決人犯的罪狀。第一名、是閻五鼎，第二名、是韓通，底下還並排着一長串名字，有一支看不見的紅筆，在每個名字上頭，正加上血紅血紅的一個個點子……

「唉，完了，我憑什麼手段取得的一切，我也在同樣的條件下喪失它！」閻王的最後思想之門關閉了。他模糊地覺得：唯一的一個小洞，被一股膩得像餳糖般的流汁塞住了，那流汁有點像冷汗，又有點不像！

最後的一連串音符，在閻王的耳朵邊盤旋：

「玆證明閻五鼎同志，因螺旋體菌，侵

入神經中樞，致併發急性痲痹症—西名Paralysis——而死……」

兩個醫生將死亡證明書簽署完畢後，即刻會同保衛科長和新娘子，共同商議料理喪葬的後事。

新娘子堅持要停屍開弔。

孫醫生極力反對。他拿「急性傳染病，可以妨礙公衆安全」爲理由，駁倒了對方。

「趕快買一副厚棺木回來，要嚴密地將棺蓋釘牢，免得細菌傳播。」孫醫生强調說。「而且，這種病必須深葬，在家裏一刻也不能停留。至於開追悼會嘛，等安葬完畢，大家送花圈好啦！」

保衛科長極力贊成孫醫生的意見。他是巴不得送走這個死鬼局長的人，當然檢了封皮就是信，集合了公館裏的所有勤雜人員，馬上分頭辦事。

棺木抬回來了。閻王厚殮入棺。新娘子也照例隔着厚棺板乾哭了一陣，然後，用釘子將棺蓋釘牢，再用生漆射住棺口，抬向後山去了。

兩個醫生親眼望着棺材下了壙，才悄然離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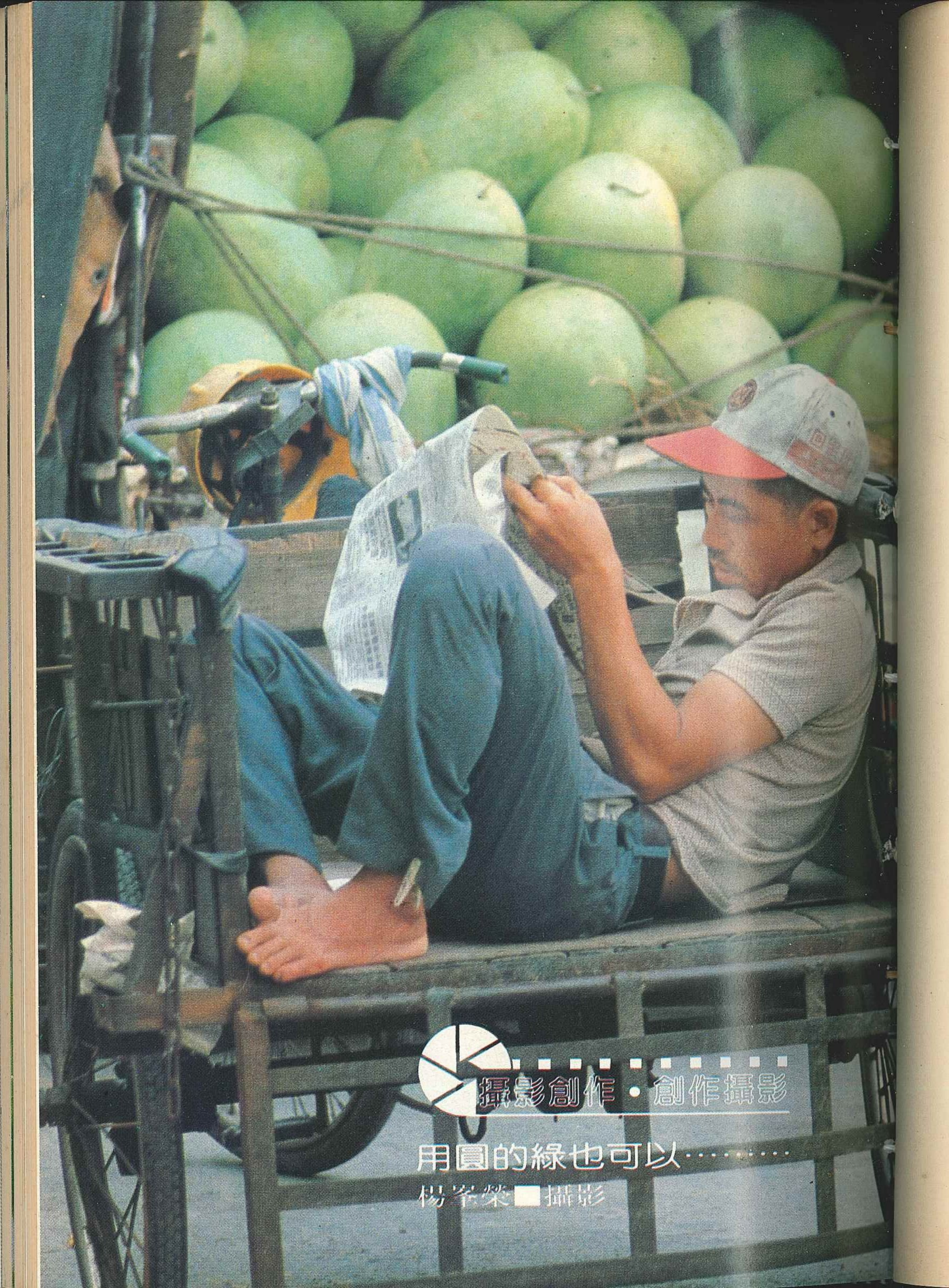
雪仍下着。老北風像刀一樣刮着人們的臉。桃谷山的積雪，有半尺深。兩個醫生正循着雪徑往山下走。

「螺旋體菌是梅毒菌，」院長搗着鼻滴。「怎麽也有急性傳染的本領呀？」

「哦哦，」孫醫生翻轉了棉大衣的領子。「對付這批毛猴子，就只有用洋法子才行得通啊……」

接着，山谷間迴響起一陣清脆的笑聲。兩醫生愈走愈遠。底下的話，沒法再能夠聽到了。

這場喜劇只有一個人心裏最明白，然而那個人却永遠寂寞地躺在棺材裏了。



攝影創作・創作攝影

用圓的綠也可以……

楊峯榮■攝影



一○一 畫室

大風 画



哇！一幅好畫！

偉大的作品只有我這偉大的詩人用靈視用心眼才能起共鳴……

當代最偉大的作品……

大畫家！這是什麼時候的傑作！

看！色塊和色塊的蠕動的糾纏的爆裂的叛逆和凝成是力和美的交響，是性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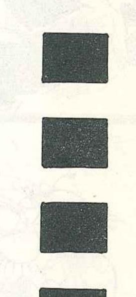
那是我目前使用的調色盤！

新的素材
有新的效果
新的震撼
巧妙的把繩子融入畫布上一定很有看頭
哇!!
作品的名字就叫
浩劫九八三

什麼東西丟了,我來找
找尋靈感的靈感就這樣被扼殺了

盟誓

陳克華



頭一次相遇，他切下一根手指頭給
我因爲我們的盟誓
他說：你會忘記的，不要等我罷
我有六根指頭。

第二次相遇，他臨走前在馬上
摘下他珠灰的眼珠贈我，因爲
從此，我不再處女

我問：難道你有第三隻眼？
他笑了。



圖／陳菊美

每夜我召來了夢魔，詳細盤查他的行踪——
隔着層層雲障我望見

他裸伏在每一叢月光的岩頂
接受和風與露水的愛撫，久久
再躬起身子，對着滿月
向着朝陽作生命的瞬間投射

呵，他是怎麼的一個人呢。（他寫詩嚒？）

當我走在湖畔，雙手捧着我的頭顱
夢魔在前頭指引我說：
水底那些骷髏們都在等着你呢
沉下去罷，魚族會吃盡你的屍身

爲什麼會是魚呢？那晚我問
他正伏在我胸前，尾鰭不斷拍打着我足踝
因爲……，他口吐着泡泡：因爲我們的盟誓。
因爲只有魚才懂得
相濡以沫

元帥的馬鞭子

文／金兆

容果的面子大，一直闖到何元帥的辦公室門外，秘書認得世界冠軍，功勳運動員，立卽爲他通報。

「小容，就要出戰了，還不爭取時間休息。」元帥親切地問。手習慣地提起馬鞭。

「老總，您前天鼓勵我，祝我勝利，還說相信我一定能勝利。」

「是呀，沒錯。」元帥說，把馬鞭放回桌上。

「昨晚高天副主委却吩咐我輸球！」

元帥呆了一般，瞪着容果，沒有話說。

「他說還要輸得自然。」容果見元帥不搭話，又繼續申訴。

「高副主委的意見沒有錯，你照他的話去做好了。」元帥無精打采地又抓起桌上的馬鞭。

「老總，那怎麼可以呢！故意輸球不符合體育精神呀！」

「體育精神？不要再說體育精神了！」何元帥喊口令那樣，大聲喝止，馬鞭同時舉

起，大力敲在窗臺上。啪的一聲，容果立時清醒了。元帥在盛怒中。自已若是個普通選手或者幹部，剛才那一鞭，便不是落在窗臺上，而是落在自已頭上。「體育精神」，以往元帥天天說的，今天竟然……他有點可憐元帥，覺得對不起他知遇之恩。他低下了頭，却聽見元帥沉重的低音：

「小容，我很了解你的心情。其實我更難過。但是政治更重要，體育精神也得讓路。」

在元帥的表情和聲調中，容果體會到元帥也有難言之隱。他深怪自已太沒有政治頭腦。

「老總，我走了。」容果慚愧地告辭。

「小容，看過三國和水滸嗎？打仗也有許敗不許勝的時候。這就算我給你下的命令吧！」老帥聲音都有些變了，眼眶裏有淚水。容果轉身走出去。何元帥看着他的背影，牙齒咬着嘴唇，忍着不讓淚水掉下來。自從慘敗給Q國的那場足球國恥之後，他就奮發圖强，比賽一定要贏！我何一龍曾經統率千軍萬馬，橫掃半個中國，現在幾個運動隊都搞不來！一定得贏，贏了才好說話，什麼「友誼第一」！輸了還說得出口嗎？人民也不滿意呀！可是，眼前閃過姬總理的微笑，「不能只作猛張飛！」是的，一切服從黨的利益，服從中央的領導，姬總理不會有錯的！

容果已經裝束停當，隨時可以出戰的了。他推開更衣室的門，步出露臺。近處遠處，黑沉沉的，一片夜的迷茫，一片難以理解。

爲什麼非得用乒乓球去搞政治？爲什麼輸球就符合國家的利益？不懂！不懂！

故意輸球！我在香港就已經不答應了！

小少年的時代，我就忠於體育精神。

香港的那夜也如今夜一般，天上沒有星

星，穹蒼上下也是一片難解的迷茫。他毅然把賄賂——一雙漂亮的球鞋交回對方，決心打一場漂亮仗，尤家二虎成了他的手下敗將。事後雖挨太保一頓打，心裏却感到自豪，值得！

今天，自己已非當日的小容可比了。世界冠軍爲什麼要故意輸球？想不通！

在香港，那外國人統治的殖民地，還有不願輸球的自由。今天在北京，在中國人的政權下，連這點自由都沒有！

夜張開神秘的幕，正對着他，冥冥中有個聲音：「你不通嗎？你不懂嗎？你還小，你還有許多不通不懂的東西。待到你一切都懂了，你的運動壽命也快完結了，懂也無能爲力了。」

「小容，該準備出場了。」有人喊了。

小容隨着說話的人走回比賽場地去。幾萬對眼睛早已緊盯着場內通休息室的兩扇門。容果一現身，幾萬雙手掌立卽響起來。我們的世界冠軍上陣了！幾萬張嘴向他歡呼，咱中國的世界冠軍萬歲！

同胞們，同志們，慢歡呼，慢鼓掌，留點氣力吧，省點勁兒！世界冠軍要輸了！你們別再瞎叫嚷了，免得等會兒又生氣！你們的世界冠軍贏不了了！容果感到自己的心在運動衣下流淚……。

觀衆只在欣賞你的風采，泱泱大國的代表，哪裏能透視你正淌淚的心。歡呼繼續湧來，迎面撲過來；掌聲一浪一浪迫近，後浪推着前浪。容果，你看羣衆多熱烈，你還能輸嗎？你忍心漠視他們的期待？你忍心撕裂他們渴望底心？他們等待中國健兒在國際體壇上的勝利已經好幾百年，上千年了，等得好苦了，你能讓他們失望、沮喪嗎？不能輸，絕不能輸的！容果用刺股的猛勁狠戳自己的靈魂！

場上鈴聲大作，球證宣佈比賽開始。對方是個大個子。大個子先發球，旋轉力很强，容果勉强接了過去，可惜太高了一點，大個子居高臨下，一拍子打下來，勁道大，筆直，打中容果的中路，容後退不及，碰到球，但出界了。一比零，外國人先拔頭籌。

四面八方一陣慨嘆聲。

我害怕大個子嗎？笑話之至，又不是賽籃球，籃球賽才講究高度；也不是賽足球，足球賽可以合法衝撞，大個子才佔盡便宜。乒乓球桌一網攔開，楚河漢界，個子大也是白大！我容果身經百戰，接觸過不少大個子，也打倒過不少大個子了。就是未有大個子打倒過我。你要是小個子，今天我會讓你幾招，說不定你會撿到個很大的榮譽。可惜你是大個子，我非打倒你不可，不然，觀衆同胞以爲我畏懼大個子。

這樣一來，思想上開了小差，不提防大個子又來一記追身球，小容站在近枱處，手臂支使不開，無能反抗，又被大個子得了一分。愛國同胞大喊「小容加油！」

容果擦擦汗，咬咬牙，不再分心想別的，集中注意力，認眞對付。使出刁鑽的推擋，大力的拘殺，但是，求勝心切，有些浮躁，反而不準確了。自以爲必勝之球，有些落在網上，有些跑出界外，白送給外國大個子不少分。第一局竟以十分的大比數敗陣。

容果坐在場邊休息，頻頻擦汗，低頭不敢看觀衆。只偶爾向主賓臺望一眼。

主賓臺上，體委會副主委高天同志一臉歡容，與客軍領隊談笑風生。千萬同胞的情緒與他形成强烈對比。觀衆中有人暗地罵他「賣國賊」，有人罵他「涼血」，有人罵他「崇洋」。但政治水平高的人則讚賞他那「友誼第一」的實際運作。

他不時坐正身子，審視容果，心裏的滿

意溢於表情上，小伙子，幹得好，輸得一點都不着痕跡。他再瞧一眼遠處的容果，那小伙子低着頭，像沉思的樣子。對的，小伙子，多運用腦筋，多想想，看看還能有什麼妙法，輸得更體面也更自然。

然而，容果此時的想法，却與高副主委截然不同。他在考慮怎樣打個翻身仗。這是三局兩勝的安排，下一局非得贏不可，得贏！要是輸了，就全完了。中國觀衆雖然不作興用西紅柿、臭鷄蛋，但那眼光、那臉色頂嚇人。小容怕自己面對這種面孔會支持不住，會暈倒！

第二局一開始，他就掌握主動，一有機會，立卽大板拘殺，連翻起板，而且使用近臺快攻的中國特色，把大個子打得兩端奔跑，疲於應付。容果在觀衆的歡呼聲中，再拉大角度，大個子多次被打得摔倒在地，多次被迫得離臺數丈，勉强救回來的球，碰桌後又跳起過高、過穩。馬上又被小容大板殺下。眼前這個中國人怎麼和剛才判若兩人！

本來，他早有心理準備的。在A國，自己是冠軍，但眼前的對手却是世界冠軍，他戰戰兢兢，一點都不敢鬆勁。可是剛才一交手，世界冠軍也不怎麼樣。難道是個假冠軍？「假」是不可能的，但僥倖得來却大有可能。而這一局，眞的世界冠軍出馬了。這中國人像座鐵塔一般，巍然不動，而自己却要左右奔跑，前衝後跳，忙於應付，一點兒喘息的時間都沒有。自己得到的寥寥幾分，是拜小鐵塔錯失的結果，像施捨的一般，不是自己建的功。

觀衆偏向對手的呼喊聲，也加重了他的負擔。他彷彿是隻過街的老鼠，失魂落魄。就在這狼狽的情況下，他以很大的差距掉了這一局。

電動記分牌上亮出一比一。

「精彩，精彩！」同胞觀衆興高采烈，歡呼鼓掌，慶幸中國選手報了一箭之仇。A國冠軍被我國季軍（今年容果在全國比賽中只得第三名）打得落花流水，多帶勁！民族自豪感形成一股氣流，暢流着，擴散着，歡樂氣氛滿溢在龐大的體育館裏。

小容猛地抬頭，看看親愛的同胞：頭上一環大似一環的觀衆，逐漸向上升高；座位上千萬隻手向他舉起，向他揮動，還有不少大拇指向他高高豎起；千萬張嘴同樣地發出「容果，容果」的聲音。有幾個青年人突破了這千篇一律的腔調，喊出：「小容是好樣的！」「小容是世界冠軍，小容要再建功勳！」

小容的眼睛濕了，感情告訴他絕不能離開自己的同胞。但是理智警告他，要他服從領導。怎麼辦？兩大之間，何去何從？讓千萬同胞掃興，把他們從快樂的山峯推下來，帶着殘缺、失敗的心緒回家去！還是再接再厲，讓外國人繼續表演摔筋斗、狗吃屎，贏了這一仗，使同胞盡興？

他不由得又往主賓臺望望副主委高天。那個仍是雍容鎭定。他覺得容果的表現甚佳，這般安排十分巧妙：一比一。哈，哈！他看到A國冠軍疲於奔命的時候，也極感痛快。現在的情況很主動。要贏千難萬難，要輸還不容易嗎！下一局賽到二十平都不要緊，連放兩球不就完成了政治任務？好，小伙子，聰明！打成了一比一，打得越精彩越好，只要最後兩球「失手」就成。以現在場上的情形看，觀衆會認爲小容雖敗猶榮。

小容好像也心領神會，一定要打出個漂亮的第三局來。這是領導、羣衆和自己三方面的一致要求。這時他偶然抬頭，却看見朱珠。進場時特意找她，找不着，如今「見」來毫不費工夫。她是主張服從領導的，也就

是主張輸的。還未上路，在宿舍裏，她就一再叮囑，千萬不要意氣用事，爲個人出鋒頭，與領導對立。

「妳也是只做馴服工具，不要體育精神了。」他這句話迫出了朱珠的眼淚。女友朱珠也是個選手，跳水的。身爲運動員怎會不要體育精神。

「不要毀了你的前途。」朱珠哭着說。

「我知道。要在香港情況就不同了。」

「想都不要想！我求你。」女友捉住容果的雙臂，淚眼盯着他。

「我不是想回香港。我在想香港尚且有不輸球的自由，在社會主義的祖國反而沒有這種權利！而且我忍然想起母親來了。」

「是呀，你寫過好多信了，怎麼她老人家總不來看看你？」

「最近我才知道的，她怕了。幾年前她上過廣州，被當地公安局無緣無故拘留了好幾天。」

「那眞不像話！」朱珠罵起來了。正就在這時，教練敲門，催容果出發。

經過著名的日本教練的場邊指點，A國冠軍振奮起來了，他改被動爲主動，誘使容果自殺。容果吃了點小虧後，提高了警惕，對這外國大個子要刮目相看了，要他再演狗吃屎，不那麼容易了。乒乓球比賽不能光倚賴球技，還有許多次要因素也有影響：身體的健康狀況，當時的思想情緒、場地、氣氛等。如果次要因素加在一起，就可能暫時壓倒主要的技術因素。A國大個子在開局時，吃着甜頭，一鼓作氣乘勝追擊。容果技術雖然好，但在落後情況下吃力打翻身仗，顯得有些煩躁，大個子在情緒上佔了便宜，表演得瀟脫。而容果情緒激動，技術施展不開，爲了救球，反而被大個子幾次打成狗吃屎。他這口氣呑不下去，要吐出來。他咬牙抗爭

，到底他技勝一籌，從十比五落後，追到十五比十四領前。擦汗時，他又瞄了主賓臺一眼。高天副主委非常得意，一副長輩欣賞出色子侄的樣子。

觀衆座位上，更加羣情激烈。一股强大的羣衆心聲，傳達到容果年輕易熱的心田裏。加油呀，小容，你還未打出最高水平。加油，打出你的最高水平來。個人的恩怨，民族的榮譽，還有朱珠的愛慕，交錯在一起，擰成了一股勁，都需要你的最高水平！

容果的手風順了，放開了手脚，全身節奏，像舞蹈一般，十六平以後，大個子就不再能得分，小容以二十比十六佔盡上風。

觀衆屛息着，等待小容定天山的一箭。

「老高，你眞這球是不是最後一球？」坐在高天背後的老友×中將問。

「我看不是。」高天說得蠻有把握。「會出現二十比十七。」

「很可能。」高天自信地點頭。

「但是，你看，小容壓着他打呢？」

「天有不測風雲。」高天用的是預言家的口吻。

「不可能吧。」將軍的話猶未了，全場齊唱一般唉嘆了一聲。小容踩着自己的汗水滑了一跤，在主動進攻，佔盡上風的情勢下，滑了一跤，眞是「人有刹時禍福」。

「小容，滑得好！」高天只在心裏說，不敢張聲，只回頭對將軍微微一笑。

高主委想差了。小容這一跤實在是無意的。又送了一分給大個子，他慚愧地環視了一下頭上的觀衆，觀衆只是嘆息，並沒有怪責。同胞們，我要獻給大家一個精彩的好球作補償。

急躁僨事了，聚集了一切功力的一拍，打在網上。「唉！」全場同聲嘆息。

「失手！」高天對將軍朋友說，暗贊小

容是塊政治好材料。

場上記分牌亮出二十比十八。A國冠軍的氣燄上升了，嘴角眉宇都出現點冷嘲神氣，好像覺得中國人當世界冠軍不合適，看我連趕四球，後來居上，看！

容果也開始覺得對方面目可憎。開賽以來只注意他的個子，現在才看清他的嘴臉。

他開了一個急轉的高球過去，落點甚佳，旋轉力也足够，竟然被番將順利地推了回來。容果放一個短球，他急衝向前；容果送一個長球，他急忙後跳；容果大角度往左抽擊，他往右，飛身去接，容果反過來往右抽擊，他往左……往來奔跑，疲於救球，只有招架之功，毫無還手之力。一時間，又恢復到第二局的場面。

觀衆歡喜若狂，叫着、喊着、鼓掌、歡呼。

中國人裏只有高天這時最難受。他不敢露出與羣衆相反的情緒，心裏却實在焦急。保持着一臉笑容，强撑着愉快表情，心裏却狠狠地批評容果。小容，你現在不是戲弄番將，是在戲弄我，你的領導，國家體委的第二副主委！我倒不擔心你要打死他，我知道你不會這樣做，你是個服從組織政治掛帥的好小伙。怕只怕A國冠軍功力不够，接不住應該接住的球。他手上只有一分的本錢了，一失手就全完了。與其他失手無寧你失手。

全場再一次嘆息，高天也跟着拍股，其實是鬆了一口氣。A國冠軍救回的球，眼看出界，却幸運地擦在小容桌子的邊稜上，那是三頭六臂的天神也救不了的必死球。二十比十九。全場在嘆息之後，立卽又肅穆緊張，屏息以觀。

小容深爲內疚，擦邊球，觀衆沒有怪責我，可是我爲什麼要與對方磨蹭呢！爲什麼要學貓玩老鼠，在吃老鼠之前先把獵物玩弄

一番呢！錯還是在自己身上。這結果是領導上高興見到的，他不覺瞄了一眼了主賓臺。今天到場的首長不多，最高的武官只有中將，文官就是高天領頭了。這是否也是個暗示。但，不成，不能用民族的榮譽，運動員的尊嚴去換取領導的滿意。要讓同胞帶着歡快的心情離場。

他送出個極刁鑽的球，A國手在驚惶中擋了回來，小容直覺得來球跳起正合適，順手大斜線劈殺下去。A國手鞭長莫及。

場館內爆發勝利的歡呼。

高天滿頭大汗，站起來，又坐下，忽然想到A國的領隊就坐在旁邊，急忙又戴上笑容面具，伸過去有禮貌的手。

「貴國選手眞是出色！」

「貴國手更了不起！」A國領隊回答，笑得牽强，也不接高天伸過來的手。

朱珠在更衣室外等容果。

走廊上、通道上、大堂裏，全都是人。但她覺得自己孤零零的。散了場的觀衆，還在興奮的狀態中，贊嘆着剛才那場激動人心的大戰……誰也沒有理會孑然獨立的這個女子。她自己明白，現在世界上有兩個最痛苦的人：她自己和國家體委會的副主委高天。她是擔心容果，怕他的前途毀於一旦。高天可能挨何元帥的馬鞭子，也可能丟烏紗，去勞動。這個與她沒相干，但容果怎麼辦？他現在想些什麼？

身邊仍是不斷的人流，狂熱未散，叫着、唱着、交談着、爭論着……朱珠雖然倍感孤獨，但她也理解，在這物質與精神都極度貧乏的國度裏，一場體育比賽無異一頓大餐，中國人打勝仗，更是一頓豐富的大餐。你們快樂吧！你們應該快快樂樂的！

容果出來了。「小容！」她叫了一聲，同時跨前兩步。就在這一刻，只差一步，她

被人流隔斷了。觀衆一發現小容就把他抬起來，小容也看見朱珠了，他掙扎着要從人們的肩頭上下來，可就是下不來。人流裹挾着容果，急急地流向大門口。朱珠只好也急急地跟上去。小容的眼睛也在半空追踪朱珠。

馬路上，天氣陰霾，寒冷給人們降了溫，使人們清醒。喧鬧平靜了下來。

小容好容易才從半空中踩到結實的土地上。一着地，他就立即抓住路旁的燈柱子，把自己固定下來，喘着氣，等着朱珠。

「小容！」朱珠趕到跟前叫了一聲。小容沒有回答，只求助般看了他一眼，便把碩大的手掌按在她的肩頭上。朱珠的肩頭立即感到有份沉重。那是這段日子以來的精神壓力，幾天來她一直擔心着、防範着，今天盡到眼前來了。她極願爲他分擔。她的脚步是沉重的，只能慢慢地挪動，但她愉快地分擔小容精神十字架的重壓。小容剛才那一眼，她十分熟識。他生病時，受傷時，內心痛苦時，總是這樣看她的。

兩個人互相倚傍着，一聲不響，慢慢地走着，他們默契地找人少的路走。

冬天無情的堅硬的土地，在四隻脚下刷刷地響……

終於望到宿舍大樓了。

「先不回去吧！」小容說第一句話了。小朱領會到他是怕人家找上門來。他們找個僻靜而有陽光的地方坐了下來。

「你沒事吧？」朱珠慰問般說。小容沒想到朱珠問的是這句話。他預料的是責備。

「不要瞞我，我看透你的心了。」

「不瞞你，是有點那個。不過現在最難受的不是我。」小容說。

「我知道，是高天。」朱珠自以爲是。

「不是。」

「是姬總理？」

「他才犯不着。過兩小時他可能會出席A國球隊的餞別宴會。他準是若無其事的，笑容可掬的。」小容說，儘量把自己的慌亂掩蓋起來。

「那麼，難道是何元帥？」小朱也儘量不談小容的麻煩。

「對了。上對總理，下對高天他都沒有面子。」

「那高天又得挨馬鞭子了。」

「說不定現在就挨上了。」

「眞是不可想象，高天那樣的七級高幹，竟會動不動就挨鞭子。」朱珠說。

「何元帥的馬鞭子就是令箭。他自當上團長就不拿手槍了，只用馬鞭。他認爲馬比人高貴。馬都能打，人怎麼不能打。在他周圍辦事的有百來個人，只有兩個他不敢打。」容果如數家珍。

「誰？」

「厨子和醫生。怕他們放毒。」

「你怎能知道這麼多？胡說的吧。」朱珠說。

「一點也不胡說。是他親口告訴我的。我得世界冠軍那年，他經常接我去談話。」

「那你也挨過馬鞭子囉。」

「輕輕點過兩下，是友好的表示。」

「唔。」小朱說。她發覺小容的神情不對了。她知道爲什麼？剛才是故意說別人，而事情都是由自己引起的。怎麼能永遠不想自己？

「我心裏很亂。」容果伸過冰冷的手，抓住朱珠。「我也慌亂得很。」朱珠把身體靠緊小容。

夕陽西下，寒風裏，緊貼着兩顆慌亂的心。

風中抖動的樹枝，好似何元帥的馬鞭子…………

日記

赫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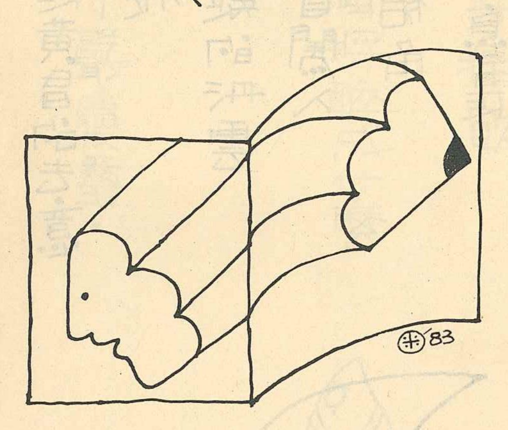
舒眉

千個日子記錄
你是我唯一的心事
當你展讀
虔誠的眼眸中
我望見　憐惜
自你瞳子捻亮
永不滅的深情
夕照西窗
欲提筆　却驚覺
你端坐案頭
專注捧册的側影
已被昏黃
溫暖地在我心版
搶先記載。

顰眉

開始在斷訊的日子
往往　夢　牽繫過去
待星子踏一夜黑寂
化作一晨的淚
清醒　竟又是
一頁惆悵寫滿……

讀者看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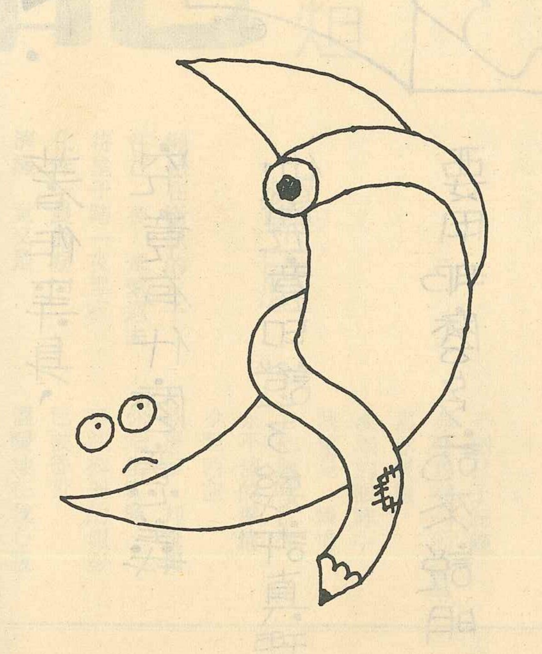
讀者看板．

著作等身、
究竟有什麼意義
他究竟印證了幾許真理
要用那麼多話來說明

——張鴻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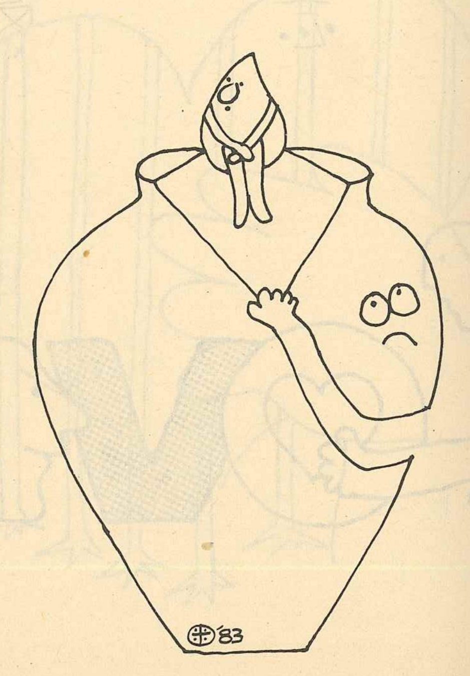
月亮鉤起黃昏的去意
炊煙注視
彷彿遲疑的形雲
南風擅自闖入
沉默的裙角
我底嘆息是
久已廢棄不用
生銹的眉筆

——陳淑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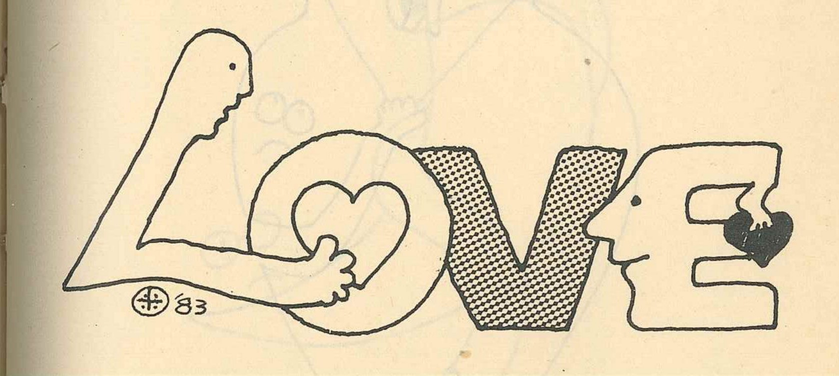


且將寂寞封一罈酒
待來年痛飲
看孤獨將醉成什麼
顏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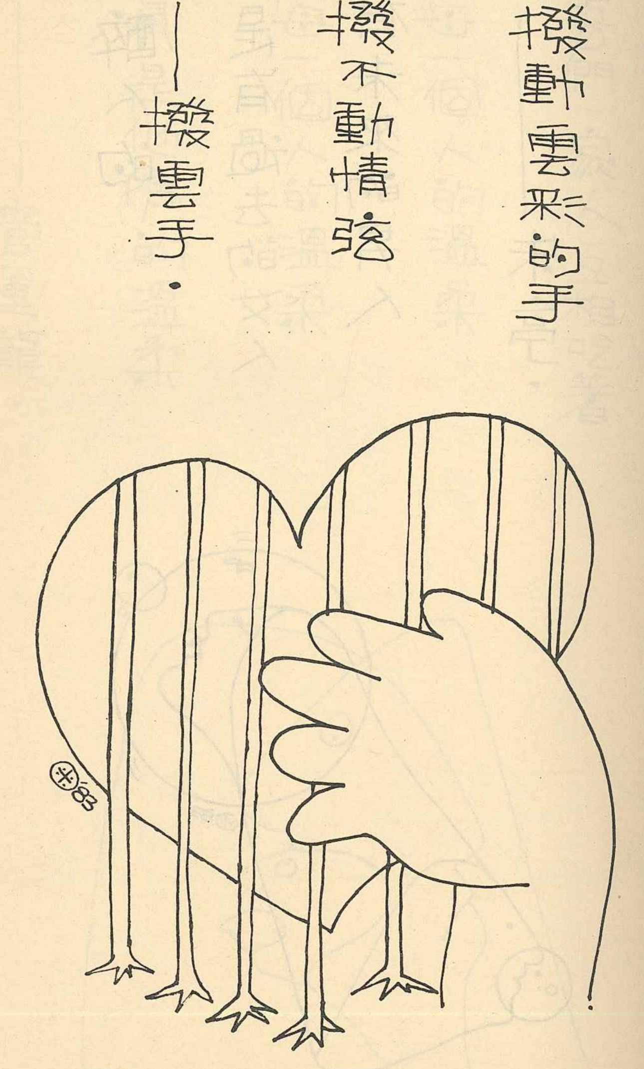
——嚴慶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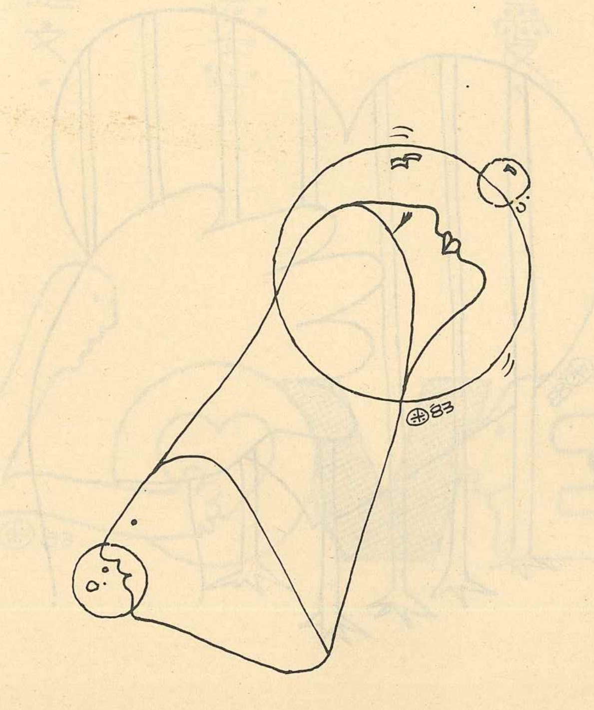
我願意學著去愛、
在學習裏
有那一分愛的意志
——張修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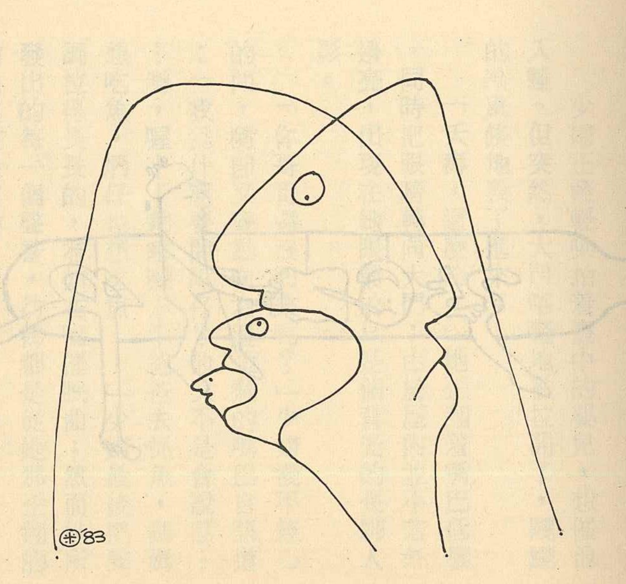
撥動雲彩的手
撥不動情弦
——撥雲手．



醉人的
是有過去的女人
有未來的男人
——朱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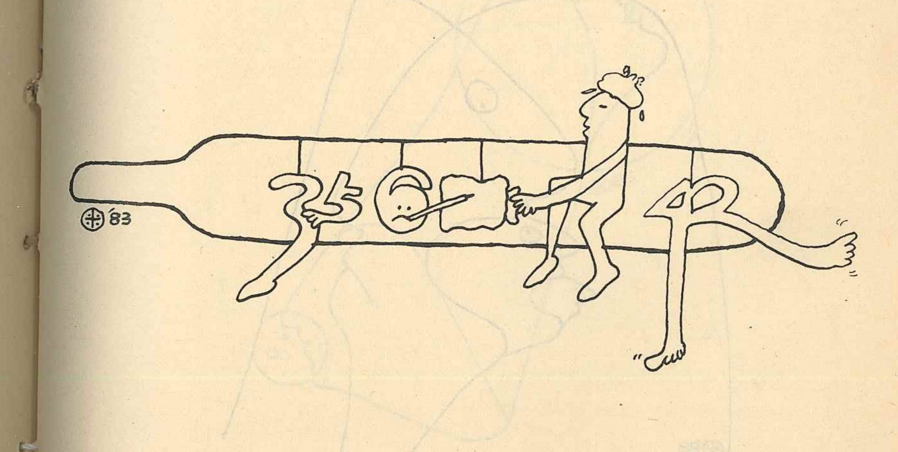


吾們一家人互相吃著
每一個人的溫柔
每一個人的溫柔
真是他媽的溫柔
——管運龍·



沒有一天正常
時間和水銀對決
體溫就在數字間遊戲

——古能豪·



圖／陳菊美

浪潮

文／呂俊德

少婦正輕輕哄拍着懷中的嬰兒，想催他入睡。但突然，大門喀嚨地被拉開了，颼颼的冷風倏地殺了進來。

「夭壽，這麼冷。」她歪翹着嘴巴低嚷，同時把眼睛轉向大門；由於屋內並不若外邊亮，出現在她眼前的只是個背光的長脚人影。

「你哥哥還沒回來嗎？」少婦漫不經心的問，隨卽又聳動向右邊歪翹的嘴巴自語道：「我爲什麼要問障仔？他又不是會說話：：嗯，喔——乖乖喔——爸爸去抓魚，媽媽想吃魚，炳仔也想吃魚——」少婦最後把聲調拉得長長的，有如在唱催眠曲；然而她所發出的每一個聲音，彷彿都是從她那歪翹的嘴角處溢出來的。

又是一陣喀嚨聲，門關上了，颼颼的冷

風已被阻絕在門外。這時，屋內缺少了那股由外邊竄進來的光亮，少婦反而能看清楚那長脚人影的容貌了。他飯碗大的臉上，眼、鼻、嘴都擠成一團；而最奇特不過的，他是個沒有下巴的人，倒是脖子却格外粗大，不時鼓漲、癟縮……。若先看他的頭和脖子，還眞會讓人誤以爲那是一隻不停鼓動肚子的大癩蝦蟆呢！雖然他身高和常人無多大差別，可是那兩隻細細的脚的長度，竟出奇的佔掉了他身長的三分之二，活像踩高蹺的侏儒。

他進了屋子裏，也沒吭聲，兩脚一蹭，像蚱蜢般跳上堆在牆角的魚網上坐着，雙手開始玩弄遠比一般人還長一倍的脚趾。

沒多久，大門又喀喳地被拉開了，被阻絕在門外的冷風又趁機殺了進來。但只剎那功夫，它又被關上。

「網佈置好了嗎？很冷呢。」少婦抬頭看了剛進來的男人一眼。

「現在正大退潮，明天的退潮時間大約是早晨五點吧。」那男人身材很魁梧，下巴及嘴邊滿是刺眼的鬍鬚，煞像鐵蒺藜，看來已多日未刮，他說話時，聲調很生硬，手不停地撫摸那鐵蒺藜似的鬍鬚。

「希望明天有鮮魚煮湯……唔，先去洗個澡，五點多了，等一下吃晚飯。」

「海水並不冷，上了岸才冷。」男人說着，逕自往屋子後頭走。

少婦側視他的背影，聲嗓很圓潤地從她那歪翹的嘴角滑溜出來的說道：「旺仔，瓦斯筒要搖一搖，快沒了，今晚必須叫人來換，要不然，明天想煮魚湯，沒瓦斯怎麼煮……」她正說着時，懷中的嬰兒突然舞手踢脚「哇——哇——」的哭了。「乖，乖，炳仔乖……」她搖盪着橡皮條般的身子，一面解開衣扣，把尖挺而緋紅的奶頭塞進嬰兒嘴裏

。嬰兒不哭了，嗞嗞有聲的吮奶頭，小手並在她豐滿的乳房上抓來抓去，顯得很興奮。

「夭壽，輕一點，」少婦拍打嬰兒的屁股，把奶頭從他嘴裏拉出來。「你要把它咬斷嗎？」

嬰兒「哇哇」的又哭了。少婦詳視奶頭一眼，又急急把它塞進嬰兒嘴裏。「你再咬，就不讓你吃了。」嬰兒又安適的不停吸奶。

一陣斷氣的「唔呼」聲，像風箱推到盡頭，再往回拉的剎那所發出的乾悶聲，引起了少婦的注意。少婦看到障仔那宛如癩蝦蟆肚的脖子正忽漲忽癟的湧動，他在魚網裏鑽進鑽出的，像是沉溺在遊戲中。

嬰兒已停止了吸奶，又睡着了。當少婦把衣扣扣好時，那鬍鬚有若鐵蒺藜的旺仔從屋子後頭出來了，他用生硬得像石頭碰到磚塊的聲音：「眞爽快，身體泡海水爲什麼會那麼黏？洗個澡就不會了。」

「障仔都不覺得。」少婦靜柔地笑着，她笑着時，那歪翹的嘴角竟旋起了一個小小的漩渦。

旺仔連看障仔一眼也沒有，卽說道：「他怎麼會知道，他根本不會有感覺，腦袋像一塊石頭。」說着時，他的鬍鬚會扎人般的閃動着。

少婦叫了起來：「啊——你看，他又在啃脚趾了。」

旺仔朝障仔望去——障仔右脚舉得高高的，嘴巴含住脚趾，噗嗞噗嗞的像在吸奶，他並不因爲少婦和旺仔對他有所注意，而停止這種動作。

「有一次他看到炳仔在吃奶，就開始啃自己的脚趾，差不多有兩個月了。」少婦說道。

「不要奇怪，他是個沒有腦袋的啞巴。

」旺仔摸了摸鐵蒺藜似的鬍鬚，沉思了一陣子，然後說：「妳有沒有發現，他脚底的皮很厚，好像穿了皮鞋。」

「你說過了。」

「有一次他光脚踩上一堆碎玻璃，原來就碎破的玻璃，被他一踩，碎得更不像話了。但是他的脚底，皮一點也沒破。」

「你都說過了，我當然知道。」少婦的身子仍像橡皮條般優美地搖盪着，懷中的嬰兒睡得很甜。

旺仔蹙了一下眉頭，顯得很沒趣，自己老是重複曾經說過的話。他又不停撫摸鐵蒺藜似的鬍鬚，盯着沉醉在若無旁人的世界裏的障仔，隔一會兒又說道：「他那兩隻脚很特別，站在木樁上，就好像痲雀站在電線上，非常穩。」

「應該不會錯，他的脚和脚趾都比別人長，看樣子就知道了。」少婦的聲音非常圓潤甜美，它好像是因爲有了那歪翹的嘴角，才會有這麼好的效果的；她說這話時，眼睛會勾人魂魄的打了個轉。旺仔的嘴巴被勾住了，半張着沒再說話，手指一動也不動的停放在鐵蒺藜似的鬍鬚上。少婦沒注意他的表情，身子仍優美地搖盪着，隔了一會兒，細聲說道：「該吃飯了。」

「障仔，吃飯啦！」旺仔本來靜寂得不知所措，但一聽少婦說要吃飯了，立即大吼；他這一吼，不僅讓障仔停止了吸吮脚趾的動作，連少婦懷中的嬰兒也被驚醒，咿呀地差點哭出來。

「喔，乖……」少婦連忙又哄他入睡，並將他放進搖籃裏。而這時，障仔已從魚網上跳下來，沒再等旺仔呼喚，直接就往屋子後頭跑，兩隻內八字型的脚跑起來一顚一盪的煞像鴨子跑步。

當旺仔及少婦走進屋子後頭的厨房時，

障仔已經蹲在板凳上，咕嚕咕嚕的喝掉了一碗番薯粥，手裏並且抓起一條沙丁魚乾，露出兩排鐵耙似的長牙，像老鼠啃木頭般吱吱有聲的咬着，兩眼直盯少婦。

少婦瞧了他那宛若猴子喫咬樹枝的怪相一會兒後，說道：「快一個禮拜沒出海了，好久沒吃到鮮魚，今天佈的網有效嗎？」

「天氣壞，又有什麼辦法，看運氣了。」旺仔一聽到少婦的細柔聲嗓，就一呆一怔的，在她面前順服得不得了。

晚餐後，把碗筷洗好時，天已全黑。少婦捻亮了屋裏的燈，坐在板凳上與旺仔聊天，她已忘了要叫人來換瓦斯的事。旺仔不時摸着鐵蒺藜似的鬍鬚，對少婦的話唯唯諾諾的；然而他也不時望着少婦柔媚的臉孔入神，她那歪翹的嘴角對他來說並不是缺點，反而會勾動隱匿在他心中的波紋。障仔却把兩隻手墊在嘴邊，趴在魚網上像一條狗似地望着他倆，脖子裏不時發生咕咕聲響。

九點多的時候，少婦慵懶地打了個呵欠，斜倚在牆壁上，瞇着雙眼勾動嘴角的說：「該睡了，嗯，炳仔眞乖，睡得眞好，都沒吵一聲呢。」

旺仔瞧她那副逗引人的神態，不覺心都醉了。幾分鐘後，他才開了口：「明天大清早就要去收網呢，睡覺吧。嗯，潮在漲了吧。」說着，他又摸了鐵蒺藜似的鬍鬚一把。

少婦把嬰兒從搖籃裏抱起，走進房間；旺仔也跟了進去。臨進去之前，他只瞧了趴在魚網上正望着他們的障仔一眼，便把客廳裏的燈關掉。

客廳一下子變得黝黑了，但從少婦及旺仔的房間裏，却朦朧地溢出了溫暖的光亮來，格外吸引障仔的注意。

障仔這種狗趴式的姿勢，從開始到現在已經持續了約莫三個小時，一直沒改變，好

像一條忠於本分的狗，正靜靜地聆聽着夜裏所可能發生的任何聲音。

沒多久，房間裏的嬰兒哭了，障仔一聽，立卽抬起碗口大的頭顱，傾聽房間裏的動靜。但嬰兒的哭聲一直不停，也沒人哄他，讓他安靜。

障仔凝望那從房門口溢出來的溫暖光亮，脖子忽然像裏着皮囊的風箱被人瘋狂地一拉一推般的，快速的陷落，又快速的漲起，怪聲不斷。他變得非常不安靜，渾身發癢的抓來抓去。

嬰兒的哭聲還沒停，障仔面對那溢出的溫暖光亮，渾身還是發癢。於是他抬起脚，用嘴猛吸脚趾，越吸越用力，像嬰兒在吸少婦的奶，嗞嗞有聲。

過不了多久，嬰兒的哭聲平靜許多的降低了，變成咿咿唔唔的聲音，嘴角好像含着東西；旺仔壓低的聲嗓從房間裏傳出來：「不好好睡——亂吵——」可是就沒聽到少婦的聲音。

燈，終於熄了；那自房間裏朦朦朧朧溢出來的溫暖光亮，已從障仔眼前消失。障仔停止了吸脚趾的動作，渾身不再發癢。

夜，越來越深，風在屋外嗞嗞的叫，彷彿羣蛇亂舞。障仔煞有一回事的把頭撇向大門，好似正傾耳聆聽那風聲；不一會兒，他的頭又像陀螺般的轉個不停，兩隻手高高的扭轉着旋舞，口中嗚嗚作響。

「喔唔——喵……唔……」一聲淒厲的長音驚破了這放蕩的夜晚，刹時，連空氣都緊張起來。這聲音沒多久又響起，但不到一分鐘，卽縱逝了。障仔所有的動作緊跟着停止。

「夭壽，貓怎麼吵成那樣子，又沒有魚給牠吃……」少婦低細的夢囈聲從房間裏隱隱傳出來，隨卽又睡着似的了無聲息。

障仔望了望少婦與旺仔的房間，咿呀的拉開大門，跑出屋子。屋外的風彷彿也怕冷，趁大門開着，統統擁進了屋子裏，在裏面興奮地儘管朝溫暖的地方鑽。

而障仔在屋外，到處呆頭呆腦的亂探一通後，卽痲雀似的沿着亂置在地上的咾咕石一塊接一塊的跳，並拉下褲子，沿着咾咕石一塊接一塊的把尿撒在它們上面。不久，他又跑進屋子裏，重新把門關上。

此時少婦又發出微細的聲音：「很冷……」

「嗯……冷喔……靠緊一點……」旺仔的聲音迷迷糊糊的。

障仔又雙脚一蹬，蚱蜢似的跳上堆在牆角的魚網上，趴着身子，不久眼睛就閉上了。

「嗯，潮退了呢，旺仔，今天一定會有魚……」少婦呻吟般的喚道，音量很低，她剛從夢眠中轉醒。障仔好像一條警覺性很高的狗，聽到聲音時馬上張眼朝少婦和旺仔的房間望去。這時，黎明的微光已偷偷地溜了出來，和浪蕩的夜色融成一體；但漸漸地，夜色被融化了，飄浮着的黎明，已滲出了些微的乳白色澤……。

「障仔，走，去收網。」旺仔已從房間出來，睡意還未消，嘴裏好像含着酸醋，聲音怪怪的。

「很冷呢，風好像變大了，要吃一點東西嗎？」少婦從房間裏探出頭，仍帶着睡意的臉上，歪翹的嘴角看起來像個會打轉的漩渦。

「不用了，回來再吃。」旺仔手裏抓着一邊綁有浮球，一邊穿着鋼針的絨繩，正在拉夾克的拉鏈。

忽而嬰兒的哭聲大作，少婦連忙掉頭隱進房間裏。旺仔看到她的臉龐在消失之前，

嘴角的那個漩渦轉得好深、好深；然而他沒再多看一眼的就跨出了大門。

走在通往海邊的田間小徑上，沒多久，他們就聽到浪潮的聲音了，它在嗞嗞叫着的風聲中，似乎顯得很不安。

「會冷呢，用跑的。」

跑到海邊時，旺仔已全身熱烘烘的。這時，天色已亮了許多，旺仔已能清楚地看見尚落在後頭老遠的障仔那碗口大的臉孔。障仔的內八字脚，一跑起路來就一搖一晃的，怎麼也快不了。

「潮退了，礁岩都跑出來了。」旺仔摸着會刺人的鬍鬚，生硬地對已跑近而正氣喘吁吁的障仔說。「魚祇要揷進網眼，就別想跑……。」

「還是等天大亮以後再下去吧，讓海水乾一點，網比較好收。」隔了一會兒，旺仔又撫摸着鐵蒺藜似的鬍鬚喃喃自語。於是他窩在野菠蘿叢裏避風寒，等着天大亮。

天終於大亮，而且潮也退到了極致，到處呈現出崢突的礁岩和淤積着海水的泥坑。但風聲仍嗞嗞的響，眼前所能望得見的浪花，一朵比一朵大。

「障仔，下去吧，再晚一點潮就要漲了。」

障仔正面對野菠蘿叢旁的風口，張大嘴巴猛呑吹過來的風，嘴巴且不時嚼動。

「你聽到沒有！自己一個不好收網，才叫你來！」旺仔面露怒色的大吼。障仔聽到吼聲，立即轉身瞇眼斜視旺仔。旺仔開始脫衣服，身上只留下一條短褲。障仔看了，也跟着脫。

當他們下了海，旺仔不自禁叫起來：「喔，好冷，像冰一樣。」但障仔沒任何反應。

水越來越深了，已淹沒了旺仔的膝蓋；

旺仔從海水旋轉着激溯的情形判斷，知道潮水正是開始上漲的時候了。

他們看到了浮標，找到了昨天傍晚佈下的網。這時，二十餘公尺長、兩邊被豎揷着的竹竿拉住的網，上面部份都已露出水面。而附近，都是一些珊瑚礁及玄武岩。

旺仔向障仔揮了揮手，卽潛進水裏；障仔也像一條魚的跟着潛進水裏。當障仔冒出水面時，手裏已多了一條掙扎欲脫的烏尾冬魚；同時，旺仔也從水裏冒出來了，他帶來的繩子，已穿進了一條秋姑魚和兩條大眼鯛。

「穿進來——好像有一些——」旺仔冷得直打顫，他把鋼針往障仔手裏的烏尾冬魚的鰓穿進去，再從牠的嘴裏伸出來，烏尾冬魚便穿進絨繩裏，和秋姑魚及大眼鯛擠在一起了。「網底有鉛粒，上面又有浮標，牠們是過不了的，想過去就只好鑽，鑽進網眼就別想出來……」旺仔僵冷的露出一絲笑容，他那鐵蒺藜似的鬍鬚正滴淌着水。說完，他們又潛進水裏。

風嗞嗞的叫着，浪潮唬喝唬喝的喊着，濺起的浪花竟也在天空飛舞；烏雲濃密，太陽還沒出來，這是個壞天氣。半個小時後，旺仔手中牽引着的絨繩已串滿了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魚。

「收網啦！」旺仔張動冷得發紫的嘴唇喊道，對障仔指着網作打撈動作。這種動作對障仔來說，彷彿就是他最熟悉的語言，他馬上游到網的另一頭，拔起揷得牢牢的竹竿，往旺仔那邊送。此刻，潮水已明顯的漲了不少，快湧到他們的胸部了。

「拿着！」旺仔把那根牽引着絨繩和浮球的鋼針交給障仔：「不要弄掉了，你阿嫂要煮魚湯呢。」他說着，開始獨自捲收漁網。浪變大了。

「不要妨害我收網！到旁邊去！」旺仔的頭髮及鐵蒺藜似的鬍鬚滿是水滴，他指着旁邊的玄武岩吆喝道。

障仔瞇眼瞧了旺仔好一會兒，才遵照他的指示往玄武岩邊靠，手裏仍緊緊握住鋼針。

旺仔幾乎快把網捲收成一團了，可是漲潮時滾動得厲害的潮水，却把浸在水裏的網拉來扯去的。這種不易被眼睛瞧得見的潮流，是神秘得幾近於恐怖的。

障仔爬上了露出水面的玄武岩，望着旺仔，又望着遠遠而來的浪濤，露出兩排鐵耙似的牙齒笑了——那自遠處湧來的波浪，起先只是稍稍鼓着波峯，但越湧向他們，波峯就鼓得越高……。障仔站在岩面上，對這像在變把戲的波浪充滿了興趣，它好比頑童躲在黑色帳幕裏，偷偷掩向他們……。

這漲得約有兩公尺高的波浪，突然撲向他們。旺仔冷不防，身子連網一起被撞得直向前衝……。當它撲過後，隨卽又猛地往後抽退：而它抽退並不從海面，倒是潛進水裏，變成一股强烈的倒退潮流。這時，旺仔被散開的網纏住了身子，在水裏掙脫不得，彷彿一條鑽進網眼的游魚……。

而障仔——當那波浪像一頭野牛般撲過來的時候，他的雙脚宛如兩塊强而有力的吸盤，緊緊吸住了岩面，他的身子只震盪了一下。浪撲過後，他依然挺立在玄武岩上，嘴裏還嗟嗟的吐着剛被浪沖進去的海水。但他看到了在水裏被漁網纏住身子的旺仔，正不斷的掙扎；這情景，就像那個波浪還沒撲過來之前那般，甚爲吸引他，令他覺得有趣的又露出那兩排鐵耙似的牙齒呼呼的笑了，粗大的脖子並且不停地鼓動。

稍頃，旺仔和那張網都不見了，障仔只看得到一波波的浪隨着潮水的上漲，有增無

減的向他衝來。當另一個低着頭，只哼嗯了一聲的小浪拍向他時，他注意到了正有一個浮球慢慢地朝他所站立的玄武岩邊靠來。

他望着浮球發呆了好一陣子，不知道它是和他手中的鋼針連繫在一起的，竟然「噗」一聲，跳進水裏，緊抱住那浮球，在波浪擊打的海水裏玩浮球。此時，水面突然閃跳着令人眩然的光芒。障仔睨視天空一眼——太陽出來了，但風仍嗞嗞地叫着；而陸地，在這時也顯得好鮮明——他有如要把陽光呑掉的張了嘴，笑了……。

當他一面游着，一面捲收絨繩，碰到絨繩的那一大串魚時，竟被它們吸引得出了神……。望着被陽光照耀得鮮明異常的陸地，他突然把那一大串魚抓得緊緊的，開始朝岸邊游……。

手裏緊緊提着魚，障仔終於鴨子似的跑上沙灘，他已忘掉下海之前和旺仔脫了擺在野菠蘿叢旁的衣褲，僅穿一條內褲的往家裏跑。他的身子還濕濕的，但太陽却把他和緊緊提在他手中的魚照耀得閃閃發亮。

回到家，他把緊閉着的門喀喀地拉開了。屋裏，少婦正坐在板凳上，露出豐挺的乳房讓懷中的嬰兒吸吮。她看到被陽光染得光瑩異常的障仔及緊緊提在他手中的魚時，興奮得歪翹着彷彿帶有激漩的嘴角嚷道：「哇！秋姑魚這麼大，有魚眞好，可以煮魚湯了。」

障仔不再注意手中的魚，倒是注意到少婦懷中的嬰兒，正一面吸奶，一面抓弄少婦那豐挺而淨潔的乳房；它迎着自大門瀉進來的陽光，陽光彷彿滲進它裏面，在它裏面不斷流動、擴張似的，使得它勃勃的顫動着。障仔注視着它，微露出鐵耙似的牙齒傻傻地笑了，粗大的脖子漲跳得一次比一次厲害，而且咕咕作響。

「你哥哥呢？」少婦輕悅的問。

障仔仍瞧着她那被陽光濕潤得散發出暈紅的乳房，沒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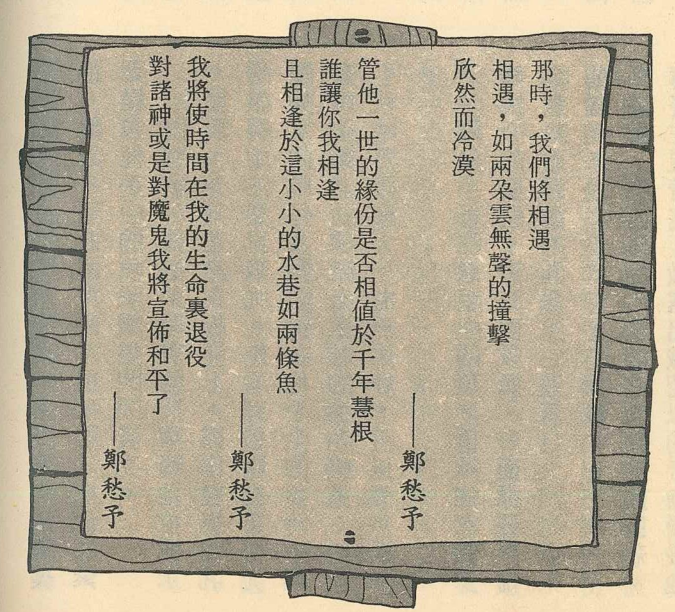
「他揹網，走得慢，是你先跑回來的吧？」

障仔還是沒作聲，但手中的魚已被少婦接過去了。「有魚眞好，煮湯最好。」少婦說着，反身往裏面走，消失在屋子後頭。

障仔脖子裏的咕咕聲還是響個不停——他看不到了少婦。不一會兒，他竟跳上堆放在牆角的漁網上，扳起那細長的脚，又開始噗嗞噗嗞的吸吮脚趾；那噗嗞噗嗞聲持續不斷的，愈來愈響……。

此時，彷彿羣蛇亂舞的嗞嗞風聲已不再兇悍，反而變成嗯嗯的呻吟聲了；而陽光，却很有韻律、很有擴張性的，在屋外正和旋盪不止的風泡成了一體……。刹時，陽光盈漲到無法再克制似的從高空暴瀉了下來……

障仔可以感覺得到，正有一瞬光亮，舒暢的自他眼前燃起、閃過……。



會心不在遠，

請欣賞創作下期佳作，請期待：

溫馨的"父母子女"篇

林文月及家人——臍帶的兩端 ■

「拈花惹草」篇：花氣襲人

馬以工——任是無情也動人

少年成長的記憶與喟感：

悠悠與劉城 ■

「小說」篇：

袁瓊瓊、朱天心、應鳳凰、蘇偉貞

最值得期待的一支筆：

孫秀惠的小說 ■

誰都該瞭解：

穆基所寫——大學生應有的性知識

直接的參與：

讀者看板及配畫 ■

小民的雜文：

去雅舍串門子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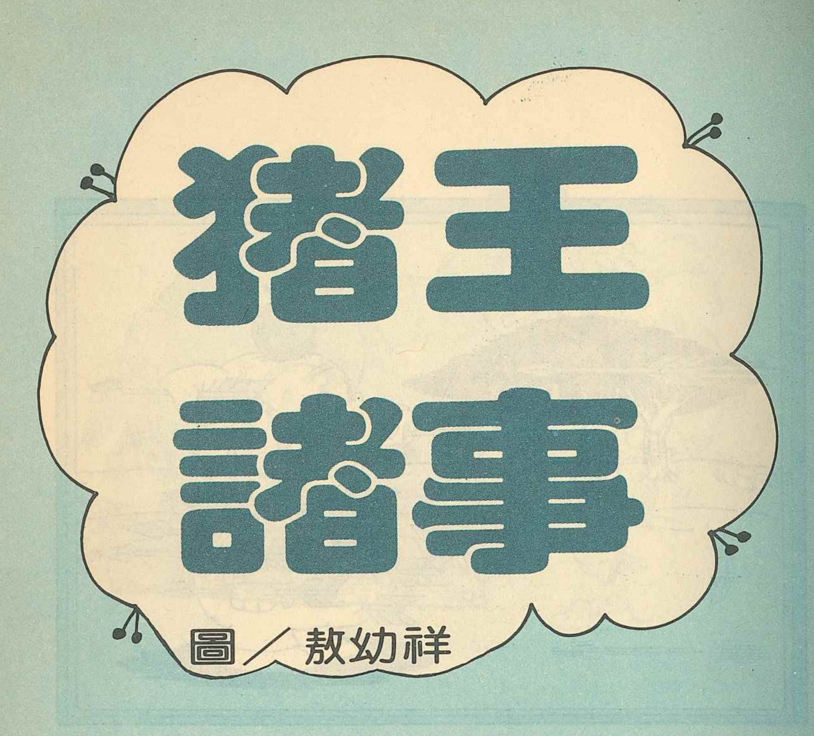
深刻、精心的報導：

少女感化院

創作／讀者的作家

小野・念眞・李捷金・蘇偉貞・童大龍・林文義・趙衛民・景小佩
李赫・李昂・張拓蕪・桂文亞・馬叔禮・章君穀・席慕蓉・張秀亞
沈謙・保眞・林文月・朱天文・程榕寧・張典婉・應鳳凰・孫瑋芒
小民・琦君・馬以工・鄭寶娟・呂俊德・陳克華・李永平・莊伯和
履彊・管管・袁瓊瓊・許薌君・王定國・茅及銓・司馬中原・柏同
蔣家語・崔家蓉・敖幼祥・尤聰貴

我們不是報紙，所以我們容納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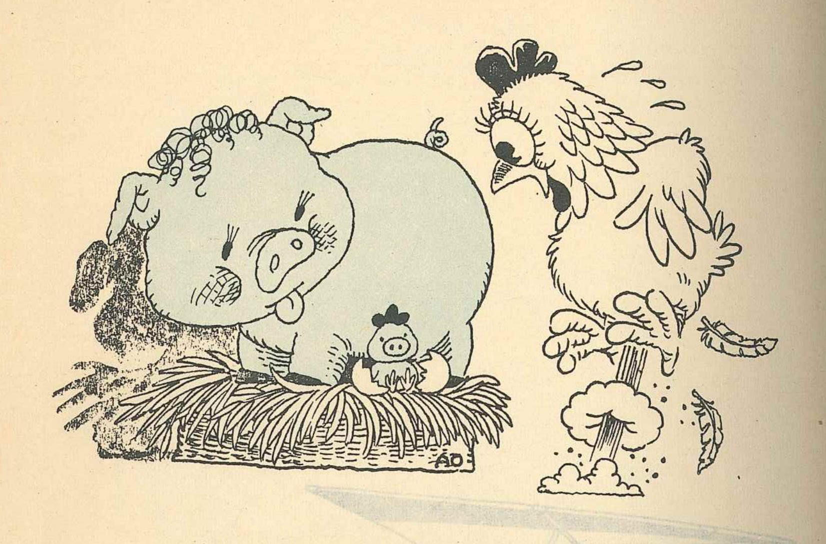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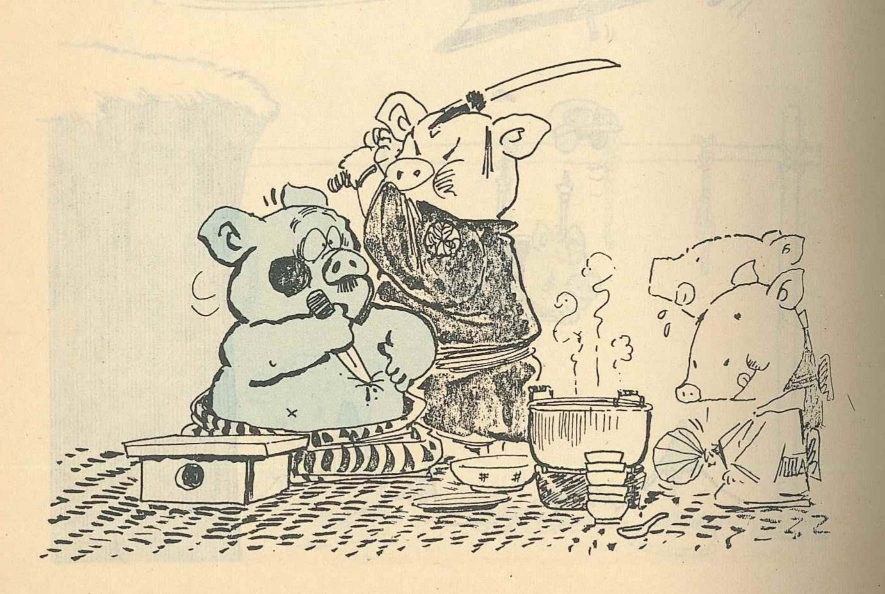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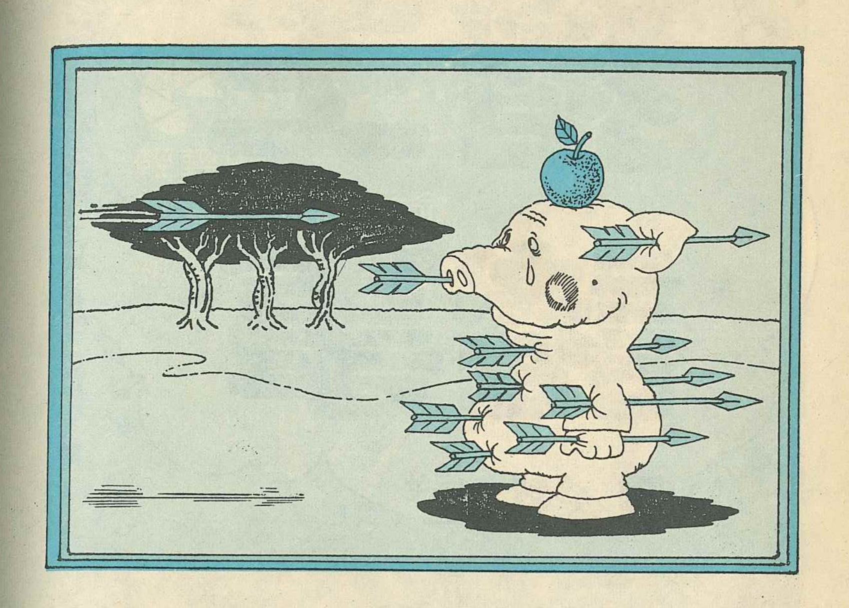
攝影創作・創作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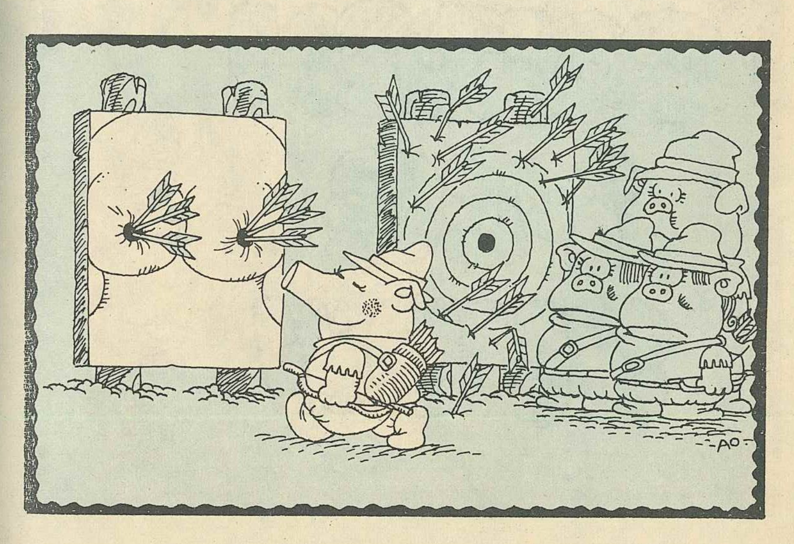
輕輕的
向著日頭說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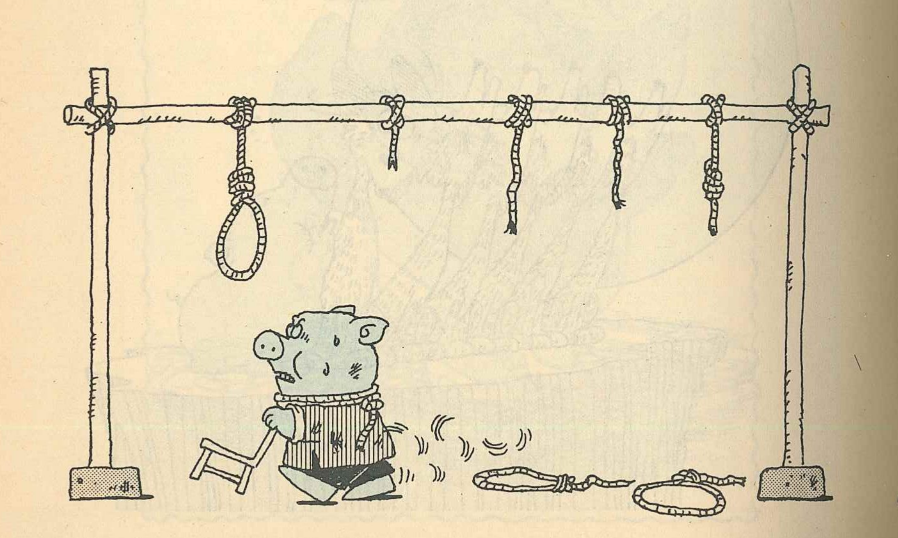
楊峯榮■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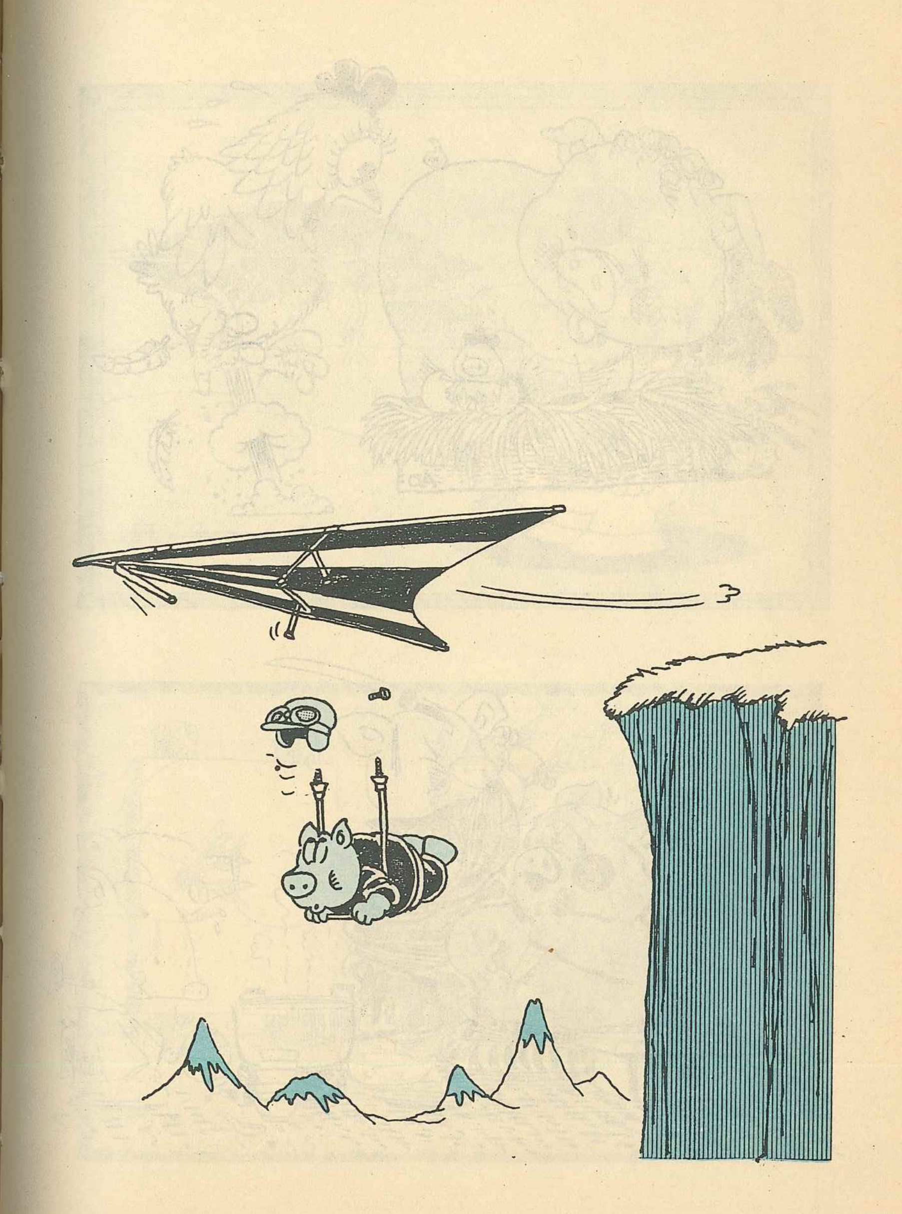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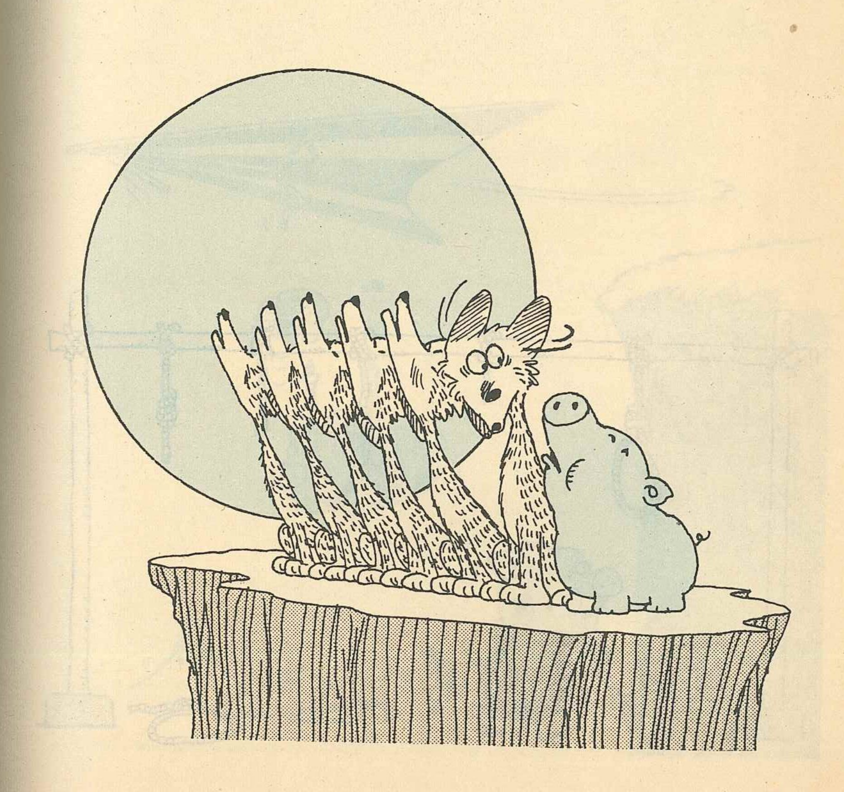












少年情喟天難管

春秋迫人，歲月在烈日和濃蔭下流倘偶爾駐足，天光雲影裡，記憶不遠，總有些成長的喟嘆！

悠悠

八月十五日　星期六

書册擱着，斗室空着，
未見雲朵飄過櫥窗，
一樣可以仰着臉，
爲什麼不？爲什麼不？
與你行走，語言仍是輕輕，
復夢見你十歲時的笑容，
爲什麼不？爲什麼不？

花影還在眼瞳裏躲躲閃閃，
何需苦苦於索求，
泥土新翻，粉蝶才飛來，
爲什麼不？爲什麼不？

八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

我的煩惱似乎是無止境的，這個去了，那個又來。細想起來也沒什麼好煩的，但內心却好像有一塊大礙石，雖不至使我哭，但也的確笑不出來。

不曉得這個性是否緣起於十三歲父母離婚後，至今仍然持續着的後遺症？

八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

晚上突然打起巨雷，停電了。點起燭光，在客廳和弟弟玩了一會撲克牌，傍着燭光猜臆着、想像着過去人沒有電燈時的光景，別有一番風味。

「或者」

煙霧後面還有
煙霧後面還有
煙霧
然後

是七彩蠟燭了
亮起小方天地
希望期待遠眺之類的
或者發光是一種
淌淚是另一種
小方天地是淒美的
一首小令
一裊煙
一支蠟燭
一陣雨
或者明天
泛起舟來散起髮

八月二十六日　星期三

昨天小荷託妹妹帶紙條給黃偉志，晚上因爲他不在所以沒拿給他。

今早一睜眼，我就想到這件事，急忙中要弟弟送去，沒想到黃偉志看了紙條後竟不理不

睬，小荷約他在補習班見面他爲什麼不去？太不像一個男子漢的作風了。總而言之，實在糟透了，纏起來像橡皮糖，而現在我覺得他又像個沒主見的女孩子一樣。

但願不是全世界的男孩子都像他。

八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心裏亂得很，不曉得爲什麼？大概爲了明天要到新學校去。本來以爲自己並不在乎考上私立學校，可是眼見別人上省女中，而我却是個被擠在窄門外的人，如何能不傷心呢？

不記得誰說過「化悲憤爲力量」，但這悲憤又需要多少個夜車，多少個燈下苦讀，才能化爲我邁進的力量呢？

八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早上，鄰居沈姐姐來接我到學校去。她今年升高三了，而我才剛是新生。我覺得她待人很和氣，相信以後我們相處的機會會很多的。

回來時，只我一個人獨自騎着單車慢慢逛回家。沒想到黃偉志竟爬在他家牆頭叫住了我，他問我小荷到底在搞些什麼？就這樣有一句、沒一句的問着，我其實極不願答他的話，所以一轉頭就忘了他說些什麼了。

小荷晚上來了，她爸爸也來了，因爲他已知道小荷和黃偉志的事。

我想他們並不會有什麼結果的，那麼早知會如此，又何必當初呢？

八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今天發生了一件非常令人氣憤震驚的事。

弟弟從外面回來，全身上下都是泥巴，而且衣服也撕破了。

他說，他和小平他們本來在空地上打棒球，後來黃偉志來了，把他叫到一邊，問他爲什麼洩露他和小荷的秘密給許伯伯知道，接着就把弟弟揍了一頓。

看到弟弟那副狼狽的樣子，心中實在不忍。

媽媽走了，所以我們才受人欺侮的吧。

聽弟弟說，黃偉志他們現在在車庫那兒，於是我就率着衣衫凌亂的弟弟直奔那兒，找他理論。

見到黃偉志那高大的身影，我劈頭就問他：你爲什麼大欺小？

旁邊立刻圍攏一圈孩子，我看見念萍、念臺、小璞，他們瞪大眼睛，露出震驚的表情。

沒想到平日不愛說話的我，也能把個大男生罵得啞口無言吧！

八月三十日　星期日

今天爸爸帶我們上街去買制服，因爲今年不僅我進入高中，而弟弟也上國中了。

買好了制服，中午爸爸還帶我們上館子吃水餃，弟弟和妹妹吃了好多，我却沒什麼胃口，又偏要裝出高興的樣子。

還在想昨天的事，小荷今天接不到我的回音一定很生氣，可是已不想再幫她傳遞什麼了。我也有我說不出的苦衷，只有等下次見面再解釋了。

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一

今天初中同學陳臺玲來找我，在房間裏和她談了不少話。談過去，談現在，但卻未談起將來，不知道是我們都變得現實了，抑或是沒有勇氣去提將來的抱負？可悲的人兒？

和陳臺玲約好後天去找顧素華玩，希望她在家才好。

九月一日　星期二

到學校註册，我已經開始稱這所偏僻寧靜的教會學校爲「我們學校」了。

過去的儘管多好、多令人懷念，那畢竟已經過去了。

人在生命的旅程中是否不能邁錯任何一步呢？正如我沒有考上省女，已經錯了一步，要想走回正路，何其困難！但我並不氣餒，上帝，祢是否給我信心和力量？

我多想有個小木屋，裝一切的夢。

「小木屋」

除了聽海聽風聽松濤
什麼什麼尚須說
欲言又止的其他就此省下
水鳥飛來，水鳥飛去
燦燦地容顏飛來
歌飛來
潮水也來
脚印却在回家路上慌張張走失了
哭泣了
於千萬晶片之後
暗下來了

既然這樣，我們說
有幢小屋縱使不漆白色
也是好的
有那麼個臨海的窗吧
用來看雲看影看偶然
或者一樣也不
什麼什麼尚須說
除了聽海聽風聽松濤

OLD AND FEEBLE 年老色衰

(A) Darling, will you love me (一) when I am old and feeble? (二) — (女)親愛的，以後我年老色衰了，你還會愛我嗎？

(B) Of course, I do. (三) — (男)當然！

(一) will you! 在第二人稱 you（你）疑問句中，will you…? 是在問人未來的意志或意願如何。如 "will you come in?"（你要不要進來？）"will you be my wife?"（妳願不願意嫁給我？）此處 "will you love me…?" 是說「一旦我老了，你還會愛我嗎？」

(二) feeble!「衰弱無力」之意，如 feeble pulse（衰弱的脈搏），feeble cry（微弱的喊叫）。此處 old and feeble 意指 a feeble old woman 是年老色衰一女人的意思。

(三) I do 此處 do 爲代動詞，意爲「I love you when you are old and feeble」（我愛年老色衰的妳）。說明的既成的事實，現在的情況。前句 "will you…?" 問的是「以後我老了，你還愛不愛我？」顯然問者自覺目前還沒有慘到年老色衰的地步；但是答者却據實以告：「妳現在已經年老色衰了，我不是還在愛妳嗎？」

看笑話・學英語

關於愛情 ■ 崔家蓉譯註

TELL AND WRITE 說寫不同

A: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一) — (女)跟我說你愛我。

B: Sure, but don't ask me to (二) write it. (三) — (男)沒問題，但是別叫我把這句話寫下來。

一、tell me 「告訴我」的意思，是說把「你愛我」這三個字口頭告訴我。

二、sure 意爲「當然」「好」回答別人的問話或要求時，sure 表示肯定的意思，也就是說：「我當然可以告訴妳我愛妳」

三、write it 原句爲 "write that I love you", write 此處意爲 "write down"（寫下來）。整句的意思是說，「口頭上說說愛妳當然沒問題，但要我白紙黑字寫下來就不成了。」

BLIND LOVE 盲目的愛

(A) Don't turn out the lights, John. Don't you know that love is blind?
(一) (二)

(女)約翰，別把燈關掉嘛！你難道不曉得愛是盲目的嗎？

(B) Yeah, but your old man is not in love.
(三) (四) (五)

(男)是呀，不過，妳老爸可沒有在戀愛啊！

(一) turn out 把有開關的東西關掉叫做 "turn out" 如 "turn out the gas"（把瓦斯關掉），"turn out that lights"（燈關掉）。

(二) love is blind: blind love（盲目的愛） blind faith，（盲目的信仰）皆意爲不根據理智。既然戀愛令人盲目，反正什麼都看不見，燈開著或關著又有何差別？何必多此一舉把燈關掉呢？

(三) yeah 爲 yes 俗稱，對前述話語表示贊同之意。

(四) old man：係 father（父親）的俗稱，老爸之意。有時，亦用爲「老闆」或老友。如 "The old man have ordered an inspection for tomorrow morning."（老闆下令明天早上要檢查） "What happened, old man?"（老兄，你怎麼了啦？）

(五) not in love 意爲「沒有戀愛」。戀愛的是我們，而非妳老爸，我們愛得旁的什麼都看不見，好老爸可把我們的一舉一動都看得一淸二楚啊！

LOVE AT FIRST SIGHT 一見鍾情

A: Do you believe in love at first sight?
(一) (二)

(甲)你相信一見鍾情這回事嗎？

B: Well, I think it saves a lot of time.
(三) (四)

(乙)噢，我相信這樣能節省很多時間。

(一) believe in 意爲「相信某一件事或某眞理」，如 "I believe in the theory of evolution."（我相信進化論），"I believe in Christianity."（我信基督教）。

(二) love at first sight 是爲「一見卽愛」的意思，卽我們常說的「一見鍾情」，此句是問「你信不信世間有一見鍾情這回事？」

(三) well 此係較溫和的感歎詞，常用以表示驚愕、同意、安慰、期待、允諾、無可奈何等意思。如 "Well, here we are at last."（好了，我們終於到了。）"Well, it can't be helped."（好罷，又有什麼法子呢！）此處的 well 有不置可否之意。

(四) save a lot of time：save 爲「節省」之意。如 save time(節省時間)，save money（節省金錢），save someone trouble（省某人的勞力）。
a lot of time 表示很多時間，a lot of 亦可用來形容錢、水、書、人，如 a lot of money, a lot of water, a lot of books, a lot of people. save a lot of time 意爲「節省很多時間」，一見面就愛上了，當然比一般循序漸進的愛要省很多時間。

煉丹術

文■李豐楙
圖■陳菊美

如果在二十世紀的二、三十年代，有人敢於宣稱：道教煉丹術對於近代化學曾有一定程度的貢獻。他可能會被封爲國粹派。但是時至今日，這句話已成爲科技史上大家公認的事實。四、五十年來，一些有心的科學史家不斷地研究，尤其是國外的專家，日本的京都、英國的劍橋，以及美國等地，都設有研究煉丹術的中心，甚至像席文(Nathan Sivin)還在新加坡複製丹爐，扮演煉丹師的角色，實驗唐代丹士所秘傳的丹方。而推闡最力的李約瑟(Joseph Needham)更公開宣揚煉丹術爲「整個化學最重要的根源之一（即使不是唯一最重要的根源），是地地道道從中國傳出去的。」這些現代的、西洋的煉丹術專家所講的話，應該足夠解開中國人長期卑屈的科學落後情結吧！

前幾年，大專聯考連續兩年考了一道題：火藥的發明是與道家、或道教有關？其實，傳統使用的廣義的「道家」，也可兼包道教；現在所指的道家，涵意則偏於老莊哲學，西洋學者稱爲 Philosophical Taoism，道教則是 Religious Tooism。火藥正是煉丹師在丹房中煉長生不老之藥的意外發現，將磷石、硫黃、木炭混合着火的藥。先秦道家觀察自然，體悟自然，而過渡到道教的關鍵，就是要積極地役用萬物，役用自然。煉丹術就是道教中人要變化自然以爲我用的一種嘗試，而其變化的理想形象則爲神仙。

探求不死是人類企圖超越生命大限的一場夢境，前道教時期既已產生煉製丹藥的方術，像漢武帝以帝王之尊，希求方士進奉「不死之藥」，方士的技術當然不能達成長生久視的美夢，但卻開啓了長達千年的煉丹實驗。道士正是方士的嫡傳，他們發展出一套煉丹的理論與方法，常在帝王貴族的資助之下，反覆地進行丹藥的煉製。

煉丹家相信物質是可以變化的，但自然界的變化較為緩慢，如果能採用人工的方法迅速變化物質，不但可以省時，而且可以鍛鍊得更精更純。葛洪就說人工製作的「金」是「諸藥之精，勝於自然者也。」他們為什麼要煉金、煉丹？因為道士覺得人的肉身會衰老、腐爛，而黃金具有不敗不朽的屬性。他們依據巫術性思考原則，相信將硬度極高的金銀等物變化成液體，然後加以服食，這種經接觸而傳達金銀不朽敗屬性的方法，稱為類推，巫術原理則近於屬性傳達。因此還丹金液成為長生之藥，服食成仙成為不死之夢，這就是丹家的基本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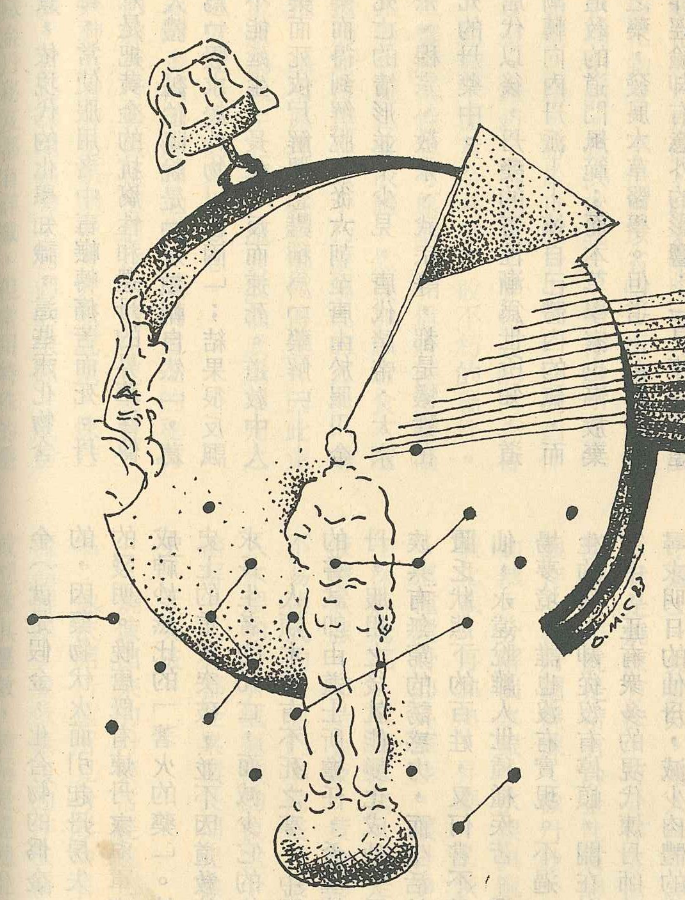
還丹金液的煆煉過程，成為道士的秘方，他們躲在丹房裏秘密進行，籠罩在宗教、巫術與神話的神秘氛圍中。大概說來，煉丹的步驟，首為認識礦物；它們的來源、成份，道藏金丹秘笈都有詳載，但常用特殊的隱名：水銀稱玄水龍膏、雄黃稱太荀首中石：：道士一見便知，常人却不知其中奧秘。其次就是燒煉方法，可分作火法與水法兩種，所謂火法就是帶有冶金性質的無水加熱法，製作各種丹爐燒煉，像丹砂（紅色硫化汞）加熱，分解出水銀，水銀與硫黃化合成黑色硫化汞，再加熱、昇華，又恢復紅色硫化汞。這種還丹的昇華性，讓科學萌芽時代的道士深感驚詫。所謂水法，就是將金石溶解成液體狀態，卽是金液。黃金的溶解在當時是不易達成的。他們準備盛着濃醋的華池，投入水銀和含有氫氰酸的復盆子，將黃金慢慢溶解。凡此都是累積長期經驗所形成的化學史一大突破。

燒煉出來的丹藥常經道士賦給奇妙的丹名：像依開丹鑪所見丹彩命名為光明麗日，流霞鮮翠；或依繁複的作法稱作九轉神丹；或想像其靈效，誇稱是還魂駐魄，通神役使

。其實，依現代的化學知識，這些汞化物含有劇毒，常使服用者中毒輾轉痛苦而死。丹家本意是把黃金的抗腐性和還丹的昇華性傳達到人體，魏伯陽說是「以類輔自然」，葛洪謂為「假求於外物以自固」；結果很反諷的是不能延生、長生，反而速死。道教中人將服藥而死依尸解觀念豔稱為「藥解」──因食藥而得到解脫，從六朝至唐由於服用金丹而死亡的情形並不少見，唐代諸帝：太宗、憲宗、穆宗、敬宗、武宗等，都是犧牲在求不死的丹藥中。

唐代以後，丹藥的毒性漸為世所知，道教逐漸轉向內丹派──煉自己體內的氣，而有新道教的道門風範；而本草學家也漸放棄金石之藥，發展本草醫學。但道士在丹房裏的操作經驗却有意外的影響：一是煉丹術經阿拉伯人輸入歐洲，有助於化學的發展；其次煉金術，幫助帝王以及一些取巧者製造藥金（就是假金，化合物的偽金）；而最重要的，因藥物伏火而引起丹房失火，促成火藥的發明。晚唐既有煉丹家與軍事家合作，造成神妙無比的「著火的藥」。煉丹術在化學史上的重要突破，並不因道教的神秘色彩與求長生者的死亡，而減少它的偉大貢獻。

人類本就有不死之夢，中國人尋求仙丹的嘗試卽由道士所擔任，希望煉出一粒粒金丹，服用之後就能變化成仙，這對於帝王貴族具有無窮的誘惑力，而生活於物質條件較匱乏狀態下的百姓，又何嘗不希望能服藥成仙，永遠脫離人世種種疾苦。這些終歸是一場夢境，誰也沒有實現。不過，人類企求延生的努力却從沒有停頓，關在科學化的實驗室中，正有衆多的現代煉丹師孜孜不倦地在尋求明日的仙丹，減少肉體的痛苦，延長人類的壽命。或許，這種永遠的追尋，就是煉丹術的一種啓示吧！



神秘經驗

文／夏宇
圖／王明嘉

所謂純粹的方位
是我之站立點
而你繞我
規畫
做一個圓

有些細節上的考慮
暫且不去管它
而比較不那麼純粹的時候
譬如現在
一個方形的桌子
我們分坐兩旁

你的舊毛衣擱在椅背上
眼鏡摘下來
低頭
一如我
安靜沉默
吃着一顆煮熟的蛋

我沒有
你加了鹽
不同的

一顆煮熟的蛋
如你我
安靜沉默
如果
孵了一隻駝鳥出來

很難講
這中間
充滿疑惑

划舟

李展平



圖／陳菊美

秋色已被一枚深林的紅葉，點綴得滿山飄零了……。波光點點，一片深邃的碧藍，恍惚是秋日的夢影；我們迎着薄暮，劃破水中的寂靜，叫舟與槳在水影中擴大，噢！豈止是划舟？當夕陽的餘暉疲軟的落下來，舉睫，水波茫茫，水色變得富麗而光燦了，掩映虛實互換的

美感。

遠望，水庫上閃着細碎的螢火，霧垂時分，令人感受什麼是空靈了；而環湖高聳的慈恩塔，孤挺的塔影直立於羣山中，不禁要感嘆：人們藝術工作的偉大，他們創造了寧靜平和肅穆的景觀，撫慰人間受創的心靈。

伊要我唱歌，唱什麼歌呢？長久的自我疏離，有如風景之隔於盲人的眼睛，但我仍然要唱，像詩人忍受內在的喧嘩、吶喊，沉降之後，耕耘自己生命的脚跡；有如羅丹所言：生命卽是一首歌，要去愛，去感動，去顫慄，去希望。往往，困居在小室裏，回憶各種甜蜜的激盪，寧靜中反覆呈現，心靈亦能像竹孔中早晚瀉出的清泉了……。

秋的夜晚，很快的降臨了；湖中小舟依稀，很能感覺八大山人畫的「泛舟」那種幾莖水草，一老翁挽袖觸及的無邊空茫。似乎已進入樓臺明滅山有無，林間無人鳥相呼的境界了，這是一種寂寞嗎？或者比寂寞有更深度的詮釋？置身於萬丈紅塵裏，人潮如車水馬龍，寂寞感却也加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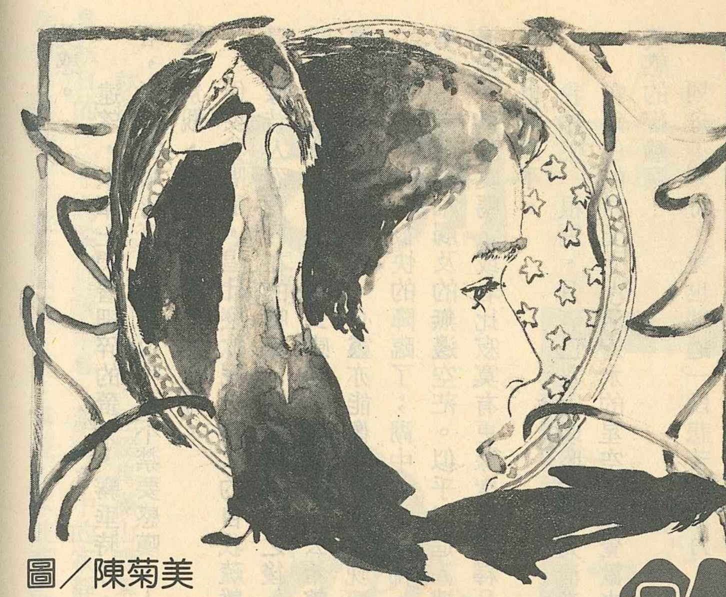
我點燃一根煙，月亮已在山頭照出一列清光，照進這一片無聲而空濛的夜裏……。

在銀色的月光下，看着水的星空，頗覺歡來苦夕短，但作爲一次心靈的郊旅，也是一樁美感的經驗啊！

划舟，划舟，竟也划過一段悲苦的歲月，似乎歲月留下的傷痕，只讓生活更沉穩罷了；整夜，我們默默的交換眼色，想想：時間的距離無法追及，但空間的距離，却可憑恃一股決心企及的，君以爲然否？

飲盡

古能豪



圖／陳菊美

飲盡杯杯苦澀
杯杯都見妳
妳是否陪我
共乾道別和
道別後

是否風沒來
叩門，妳在小樓
獨唱，
我狂酌的小調
竟是斷腸
竟是飄行雨中的
妳

一杯又一杯流落
流成繽紛的雨季
我在雨中
靜候，妳
是否帶來簑衣
別忘了也帶來斗笠
覆蓋妳很浪漫的長髮
髮香，撥弄我
一臉的醉意

而風沒來，雨
竟是淚痕，不再是愛
就乾了這杯
望斷未來的陳酒
別留下一滴
那是很傷感的

換季的情書

文／張震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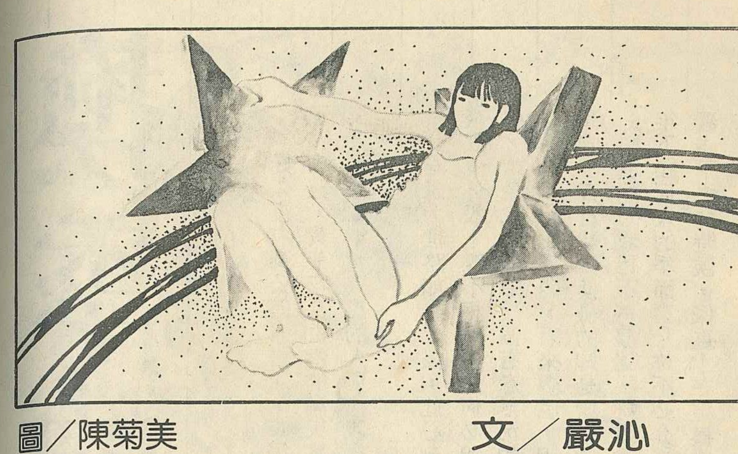
小慈：

好久沒有到公館看書了，車過臺大，不經意瞥見傅園外人行道的轉角處，一張矮桌擺滿了紅玫瑰、黃菊花及白色的滿天星。賣花的仍是去年那位中年婦人。意味着嚴冬過去了，一天天走過竟年。買花的人兒，現今衹剩下我在這斜斜的、斜斜的雨中，慢慢編織往昔的淡香。

誰說「世路如今已慣，此心到處悠然」？誰說愛情可以淡化成友情？就像一杯桔子汁沖淡成幾杯般！既不相守，又何必相隨？人生果眞是如塞外行，愈走愈荒涼，愈走愈疲困嗎？妳，衹是我生命中一個有意無況的夢麼？在我獨行的時候衹是份凄美的託付嗎？

爲了解而分開，看來灑脫，因誤會別離，多麼令人不甘和怨懟！我付出的感情，可以濡潤成千百首詩，換得的却是吹也吹不散的許多愁。

眞的！我已不再癡迷，妳看我不是好久沒有想起什麼了嗎？妳是春雨在去年停息了，今年下在何人的季節裏？妳不必介意！我受傷的心抽成一絲細痲，一絲痛楚而已。人總是有孤獨走下去的時候，保重！在這換季的時節。



圖／陳菊美　　文／嚴沁

星星的碎片

夜總會就是這樣子。

淡淡的燈光，溫柔的音樂，看似禮貌的侍者，當然，還衣香鬢影。

夜總會缺不了情調啦！氣氛啦！心妍坐在那兒，完全不覺是享受。

她只是心不在焉的四下張望。

可是沒有任何她所熟悉的人，她有點失望。

當然啦！世界上沒有那麼巧的事，她想碰到誰，就一定能碰到嗎？

叫了點酒，他們一直對坐在那兒，希文也不是那種特別活躍的人。

他一切以心妍為主。

「這麼坐着很好，很享受。」她說。

「那我們就坐着，不必跳舞。」

心妍有安適、安詳的感覺，這是希文給她的，不像和思宇在一起只覺得累。

是思宇令她累。

漸漸的，夜總會的人多起來，氣氛更熱鬧了。他們這一角還是安詳的。

「講講你在美國的事。」她忽然說。

「我好像講過，只是工作，很忙碌，學校出來就如此。」希文想一想。「我喜歡工作。」

「我想——我也應該喜歡工作。」她說。

他不解的看她一眼，並沒有追問。

「我在華盛頓DC郊外有幢很不錯的房子，有五個臥室，」他說：「附近的中國同學常常到我那兒玩或聚會。」

「在美國的臺灣學生聽說並不團結。」心妍問。

「一部份啦！我的同學、朋友都很好，」他說：「不過臺灣留學生到了美國變得自我起來，多半以家庭為中心，賺錢為要務，其它的就比較不重視了。」

「我想最好的表現在每年的少年棒球比賽時。」她說。

「是啊！那眞感動人，那麼多中國人在異國的土地上聚在一起，許多人開十多小時車趕去，都自備國旗、鑼鼓什麼的，那場面極感人。」希文說：「我每年都在現場，我每年都會感動得流淚。」

「從未看過，不過聽你講起也很感動，」心妍笑。「我們這種唸不好書的人想出國，只好靠拍電影啦、到美國巡迴演唱啦！」

「不要這樣貶低自己。」他說：「成功不必一定要唸書好，學問只不過是種輔助。」

「你安慰我。」她笑。

「這是事實。」他正色：「把那張文憑

看得太重要的結果，是埋沒了許多天才。」

「好在我們這行不看文憑。」她說。

「許多演戲的天才，唱歌的天才不都出現了嗎?他們的成就不是令人羨慕嗎?」他說。

「也只有一兩個。」她搖搖頭。「我現在想想，唸不好書始終是我的遺憾。」

「我總要想個法子來開導妳。」他笑。

她喝了一口酒，看看錶，十點半了，總不是坐在這兒直到打烊，對嗎?

看來思宇今天是不會出現了。

思宇——有太多的去處，他可以隨便到那兒，不一定是這間夜總會，他總是興之所至——

興之所至——對女孩子他也如此吧!

心妍覺得心中有絲疼痛，咬着唇，她站起來。

「讓我們跳舞，然後回家休息。」她說。

希文欣然擁她入舞池。

他跳舞也是一本正經的，一定的距離，一定的姿勢，很禮貌和客氣的。

一曲既終，他們回到座位。

「走了吧!出來整天，我很累。」她說。

「好。希望有機會再一起玩。」希文滿懷希望。

「當然。那天不拍戲，我打電話給你。」她這次是眞誠的。「我還是希望上陽明山一次。」

「我會等妳電話。」他說。

付了錢，他們並肩往大門處走。就在這時，電動大門開了，走進相依相擁的一對會發光的人物。

思宇帶着絲醉意，擁着一個秀氣但有絲邪的年輕女孩子，昂然而入。

這一霎那間，心妍聽見一陣清脆的碎裂聲，然後一陣叮叮噹噹，是誰打破了玻璃杯?是誰?

沒有時間讓她找尋誰打破了東西，思宇看見了她——當然，她的視線在那陣碎裂聲時已在他臉上。

他的臉變了，要推開那女孩，那女孩的手卻緊緊的環在他的腰際。

他想說句什麼話，却又什麼都說不出來。似乎——對眼前的一切不能置信似的。

希文看見了他的古怪神色，又看心妍——奇怪的是她這麼冷漠平靜，她是與這何思宇無關吧?

「你也來玩?」心妍說。

是一種淡淡的，很遙遠、很客套的聲音。

「是——哎——我們——」

「再見。」心妍扯動一下嘴角，掠過思宇身邊，飄然而過。

希文對思宇禮貌的打個招呼，看見他比哭更難看的神色。

「那何思宇——」希文想說什麼，看看心妍，忍住了。

因爲他突然有個感覺，就算是普通朋友、同事，心妍也不該如此冷漠、客套。何況他們還合作拍過戲，被傳拍過拖。

這平靜與冷漠背後，是否有另一種理由?

「謝謝你帶我來這兒，」心妍對他笑。「今夜的一切令我很滿意。」

「妳滿意就行了。」他由衷的。

但——只不過是坐坐夜總會，跳一個舞，用滿意兩個字似乎並不恰當。

她說滿意?

「不但滿意，而且開心，」她長長的吸一口氣，似眞似幻的又聽見那叮叮噹噹的玻

璃碎裂聲。「我真的好久沒有這麼輕鬆過了。」

「只要妳有空、有興趣，我隨時都可以陪妳。」他說。

她慢慢的看他一眼。

「你是個忠心的人嗎？」她突然問。

「忠心?!」他不明白。

「我的意思是——哎！算了，不問了，」她又笑起來。「這也沒什麼關係。」

他皺眉，發覺她在夜總會和現在的情緒完全不同，連講話的語氣都大異。

「妳問任何問題，我都真心回答。」他說。

「可是我現在再也沒有問題，也不需要任何答案。」她笑得好古怪。

「心妍——」

「我說過，我很開心、很輕鬆，」她搖搖手。「明天拍完早班戲，我會給你電話。」

「明天?!」他意外。

他的幸福和嚮往是不是來得太急太快，以致——完全沒有真實的感覺。

「明天，還有後天，也許還有好多個大後天，」她笑。「和你在一起，是件很愉快的事。」

「心妍——」他並不覺得愉快，因為——他不蠢，他益發覺得事情不是表面那麼簡單了。

「我們現在是在回家的路上嗎？」她問。

「當然，我送妳回去。」他說。

「家——總是要回去的！」她說。

「告訴我，妳心中是不是有事？」他關心的。

「沒有，一點也沒有，」她搖頭。「我喜歡簡單，我不願意惹麻煩的事。」

他想一想，忍不住說：

「剛才何思宇臉色難看，似乎——想追出來。」

「是嗎？」她笑，無動於衷的。「他總是這樣的。」

「總是怎樣？」希文問。

她聳聳肩，沒有回答。

「我到了。」她指指車窗外。

車停下來，她轉頭望着他。

「無論如何，我真的很開心，你幫了我很大忙。」她說，然後開門下車。

在下車的一霎那，她又聽見似真似假的玻璃碎裂聲，這一次她發覺，那碎裂聲竟從她身上抖落的，那是什麼?!

×　×　×

一夜無夢——竟是一夜無夢，心妍從床上爬起來，唯一的意念是：今天要拍戲。

拍戲是工作，拍戲是事業，拍戲也是生活。

人總是要生活下去，她也不例外。

梳洗、早餐、換衣物，比平時更正常、規律。

電話鈴聲響了。

「找那一位。」她順手拿起來。

「是我。妳——願意見我嗎？」思宇的聲音。

「當然。」她笑起來。她竟然能笑。「娛樂圈子不大，總要見面的。」

「那麼——我上來。」他說。

「不，我下樓。我正要回公司。」她說。

收線後，一分鐘也不停留的就走出大門——她發現，對他，她已不再猶豫了。

思宇倚在門邊，臉色陰沉——每一次做錯事，他總是這樣，她已經見慣了，再沒有感覺。

她站在他面前，很清楚的看見他的臉。

他眞是好看，英俊之外還有强烈的自我性格，尤其在陽光下，的確生動而吸引人。

但——陽光照不到他時呢？她搖搖頭，不再想下去。

「我們——立刻去註册結婚。」這是他的第一句話。

又黑又深的眸子裏的光芒令人難測、難懂。

她看他，既不激動也不意外。

「謝謝你，可惜——太遲了。」她說。

他能講這樣的話——他已盡了力，不是嗎？他是那樣孝順和服從母親，他現在竟肯做母親不准的事。

「不遲，怎麼遲呢？」他一把抓住她。

「我想——我是需要一點正式的約束。」

「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約束你，」她了解的搖頭。「包括人、感情、條文，你自己也知道！」

「我想試試，眞的。」他看得出有誠意。

「我給你很多次機會，但今天——機會沒有了。」她坦然說。

說這些話，她一點也不覺爲難，她自己也奇怪。

「不，一定還有，心妍，這次我誠心，我們結婚——」

「你母親不會同意。」她說。

「她——」他臉色改變一下。「不理她——我們先結婚再說，她總要接受妳！」

「其實——我不一定要她接受，」她坦然。「我不能忍受她，這是我最坦白的眞話。」

他呆怔半晌，心妍今天完全變了。

「你們可以不必在一起，這不重要，重要的是，——」

「重要的是你不必再騙自己，」她輕嘆一聲。「你這麼騙自己其實是很痛苦的事。」

「我沒有——」他叫。

然後住口。他是在騙自己，誰說不是呢？他一次又一次要求心妍給他機會，他會改過，但他明知改不了，也不會改，不是嗎？

「我們互相很了解，是不是，」她搖頭。「我不想再拖下去，不論表面的，或實際上的。」

「妳對我死了心？」他癡望她。

他是喜歡她、愛她的——是不是？知道她這次可能眞離他而去，他的心也痛。

「我不知道，或者是——」她動一動，又聽見那些玻璃碎裂聲。「只是一些玻璃碎裂。」

「玻璃碎裂？!」他聽不懂。

她知道他不會懂，這方面，他們根本不是同一類型的人，不能勉强他們一樣。

「我要回電視臺拍戲。」她說。

「我們的事還沒有講完。」他立刻說。

「我們之間沒有事可再談。」她搖搖頭。

奇怪的是，她這一次決定離開他，爲什麼心中不再覺得痛了？爲什麼？眞是那句哀莫大於心死？不，不，她不這麼想，眞的！

「心妍，不要做出這種樣子，我已經願意結婚了，妳還想我怎樣？」他忍不住。

「我完全沒想過要你怎樣，」她直視他。「你願意結婚是你的事，與我有什麼關係？」她說。不哀不喜，不悲不樂，一切如止水般平靜。

「妳只是在懲罰我，我知道，」他有一廂情願的說法。「妳明知我不是故意去做那些事。」

「我什麼都不知道，」她說：「只知道

我今天要拍戲，如此而已！」

「心妍——」他色變。

「對我來說，今天沒有比拍戲更重要的事，明天也是！」她說：「演戲是我的職業。」

「妳不是告訴我——一切都不可挽回了嗎？」他連聲音也變了。

「有人要挽回嗎？」她輕輕的笑。

「有，我要挽回，誠心誠意的，」他一把抓住她的手。情急之下，他總是如此。「我可以發毒誓，這是最後一次，妳——不是想逼死我吧？」

「死能解決什麼？」她望着他笑。她無法把「死」這個字和他連在一起。「而且這件事對你並不那麼重要。」

「誰說不重要，心妍，我——」

「你說過，事業，母親並重，其它的並不重要，」她搖搖頭。「思宇，大家都不必勉强了，你拖着我，我拖着你，到後來，——恐怕只有累死爲止。」

「怎麼會呢？怎麼會呢？妳知道我對妳的感情——」他急切的說。

「不要再說了，一切已經過去。」她打斷他。

「不，不能過去，讓我們馬上去註册，我們找記者，告訴全世界的人我們馬上結婚——」

「沒有用。」她輕輕推開他的手。「結婚是你的衝動，衝動過後你會後悔。」

「不會，絕對不會，妳知道我愛妳——」

「可是我不能答應你。」她正色說。

「爲什麼？爲什麼？就因爲昨夜——妳就判我死刑？不要太殘忍——」

只是昨夜嗎？她無奈的笑。她知道不能再下去了，否則只有傷害，永遠的傷害。

她給了他太多次機會，這次——她該給自己。

「不要再說，我要走了！」她說。

「不行，」他阻住她的去路。「昨夜那個——就是林希文？是不是？就是他！」

「不論他是林希文，或任何人，與我你之間的事沒有關係。」她說得很清楚。「我們就事論事。」

「好，妳不要走，我們講和——」

「你把事情看得太天眞了，」她嘆一口氣。他爲什麼看不出來她眞是無法挽回了？他以爲憑他幾句話一切就可以從頭來起？不，這一次不行了，否則事情永遠沒有完。「思宇，我已決定。」

「心妍——」

「你知道我的個性，決定了的事任天塌下來我也不改變，」她正色說：「以前那麼多次，我沒有下定決心，今天——思宇，我已決定！」

「心妍——」他再一次捉住她的手。

她用力一摔，唏哩嘩啦又是一陣似眞似假的玻璃碎裂聲，從她身上發出。

他呆怔一下，似乎——他也聽見了。

「是——什麼？」他問。恍然若夢。

「你聽見了？」她問。

「那是什麼?!」他再問。眼中突然湧上了一陣又一陣的悲哀，然後——水霧。

她搖搖頭，再搖搖頭，唇角的笑意變得苦澀。

「你若不知道，我去問誰？」

「心妍——」他大駭。

「到今天——你知道無論怎樣已經沒有用，」她低下頭。「屬於你的，你不珍惜，今天——已遲。」

「不，不，心妍——」

「你聽見它已碎裂，掉在地上。」她木

然說。

「我——我——」他又惶恐又蒼白，他的確聽見碎裂聲，眞的，眞的，那是——心妍的心。一顆已碎裂的心掉在地上，他——是無能爲力了。

他該在它還沒跌到地上之前接住它，是不是？他錯過了這機會，是他一手造成的，他怨不了人。

她再看他一眼，這個她愛過、恨過——或者不是恨，只不過愛的另一種表現方式。甚至——至今仍愛着的男孩子，毅然轉身，毅然而去。

「心妍——」他在背後叫。

她不回頭，永不回頭了。

今天他叫住她，他只不過在騙自己，敷衍自己，他並沒有眞心改變——他根本不想改變自己。他就是他，一輩子都如此了！

她不回頭，他心中或難過、痛苦，卻不會是一輩子的事，因爲，他很快又會對着另一張又一張的笑臉了。

也許心妍的笑靨在他心中印下最深的印痕，因爲他的確聽見了那碎裂的玻璃聲——那個爲他心碎的女孩。但對他來說，一切都要過去，所有的——包括他自己！

他是沒有永恒的。

心妍走遠了，遠得再也感覺不到思宇的存在，她的眼淚才滴下來。

眼淚變成許許多多細碎的星星，星星跌落地下，碎了，星星——也有碎片？

她停住脚步，仔細觀察——淚眼中益發模糊了。

星星——也有碎片？

——完——

星星碎片業已連載完畢，單行本即將出版。



給作家

有句話說感情——

「太上忘情，
太下不及情，
情之所鍾，
正在吾輩。」

作家之於文章也是這樣。

筆端無法不帶感情。作家們寫過許多稿，將來仍然要寫，一篇文章可見作者的個性，一本刊物的風格更見作者的成全，文風、筆端相輔相成，需要好的篇幅。許多話被說過，仍然有人再說，許多文章更是一再重寫，什麼是好呢？我們但願是溫馨、平實、親切的，不敢奢言。從來辦刊物，下場各異，都需要您的鑑賞與支持。付出與獲得，應當平衡。請不要吝於付出，想想，如果能有篇幅，發表佳作，文章不死，作者個性才能一直有所托。

我們需要您的稿子，也需要您的訂閱。

創作出刊了二十一年，還有前程要走下去，沒有別的理由，歲月一如醇酒，需要好文章作酒麴，希望你能讀到好文章，也希望刊登你的好文章。甚至你的意見！這是良心的共舉，我們不妨懇切相約：

- 短篇小說／字數以不超過一萬二仟字為限。
- 散文／雜文／報導：字數以不超過六仟字為原則。
- 漫畫／詩／攝影創作／極短篇。
- 讀友看板：請寫畫出你對這個世界的意見，怎麼寫畫都可以，一個希望一點幽默，牢騷，甚或一個奇想，但以有趣為主。

稿約

來稿請投：

北市仁愛路四段420號地下廳

請詳寫眞實姓名、地址、電話

來稿如不願刪改，請註明

二十五年前的兒童玩具

九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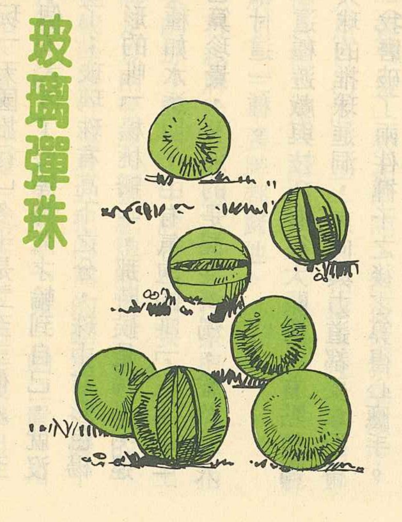

圖／陳菊美

支配許多學童休閒習慣的電動玩具，經過幾番爭論之後，終於塵埃落定，遭到全面取締的命運；這種引起廣泛討論的玩具，雖然有立法委員在國會廳堂上，爲它辯稱具有益智功用，但它所帶來偷錢逃學的副作用，比起來，終究太觸目驚心，發布全面取締命令之後，有許多家庭爲之額手稱慶。

電動玩具之功過，是不是就此蓋棺定論了呢？倒也未必。緊接而來的問題是：取締之後，我們拿什麼來替代它？

二十五年前，當我還是小學生時，有關休閒種種，都不成問題，尤其在鄉下，儘管沒有現在這麼多琳瑯滿目的玩具，但我們從來不爲如何打發一個假日而費心，作父母的也甚少干涉孩子們玩些什麼，唯一的麻煩，是在傍晚時得到處叫嚷，找孩子回家吃晚飯。每次看到孩子們成天守着電視機的情形，就不由想起，我們從物質文明那兒，究竟，得到的多呢？還是失去的多？

玻璃彈珠



玻璃彈珠是歷時極久的玩具，現在小孩子還是有玩彈珠的，但是彈珠在他們眼中實在不入流，不像以前的小孩，口袋裏有幾顆彈珠，就像有一袋珠寶一樣，光聽聲音就舒服。

小時候玩彈珠是在泥土地上挖七個約五公分圓，二公分深的淺坑，每一個坑算一站，頭五站排成十字形，中間一個與四方的四個站各隔約一公尺左右，最後兩站跟第五站相隔較近，約互隔三十公分，這種遊戲叫「天國旅行」，玩法是以猜拳決定先後順序，然後由猜贏的人開始把自己的彈珠，從起站向中間的第二站滾去，進坑之後再向左右兩站滾，然後回到中間，再向第五站及第六、第七站滾，進第七站之後，依反順序往回走；若中間失手，彈珠未進洞，則停留在該地，換下一個人開始，先回到起站者算贏；在彈珠行程中，若有競爭者的彈珠停在路旁，正「旅行」中的人，可用自己的彈珠將之碰擊，使滾到更遠的地方，增加自己得勝機會，碰中了，自己的彈珠就可直接進下一個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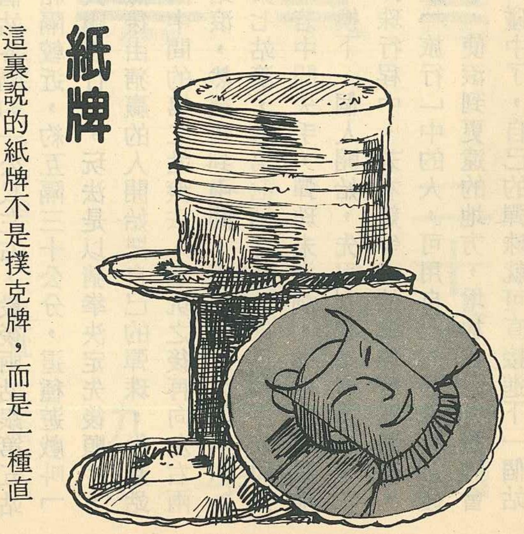
，沒碰中，連自己也停在該地，由下一個人開始。

玩「天國旅行」多半是二至三個人，至多四個，太多了要等許久才輪到自己，就沒意思了；玻璃珠有高下之分，珠中有彩色楊桃圖形的叫「楊桃瓣」，那時候是稀品，還有一種如水透明，中有氣泡的叫「汽水珠」，也算珍貴，普通的是混混濁濁，輸給別人的都付這一種。

這種遊戲與技巧有很大關係，有點像高爾夫球的推球進洞，方向與力道都要拿捏得準，我磨破了兩件褲子之後才算得心應手。

現在小孩玩彈珠是利用彈簧打進滿佈小釘子的盤裏，依它滑進的洞計分，玩法斯文多矣，至少不慮磨破褲管，但與小時候的玩法比較起來，總覺得缺少一些什麼，不過有什麼辦法？現在到那裏去找泥土地來挖坑？雖想「天國旅行」，不可得矣！

紙牌



這裏說的紙牌不是撲克牌，而是一種直徑約五公分的硬紙板上貼一張圖片而成的圓形紙牌，周圍呈鋸齒狀，圖案的內容多半是當時風行的漫畫書上的人物，葉宏甲先生所繪的諸葛四郎連環漫畫，在漫畫週刊上連載時，幾乎所有的紙牌圖樣都取材於這個故事，除了諸葛四郎眞平以外，還有魔鬼黨、黑

蛇黨、笑鐵面、哭鐵面、辛豹眼……甚至那兩支削鐵如泥的龍鳳寶劍都是。

紙牌通常的玩法是參加的人，每人各出議定的幾張牌，譬如說每人十張，三人參加就有三十張，堆在地上成一圓柱狀，把選定的一張「鬼」夾在中間，然後依猜拳順序，各人用自己的「王」牌去拍擊牌柱，直到那一個人把「鬼」擊出牌堆，成獨立的一張就是贏了，三十張牌都歸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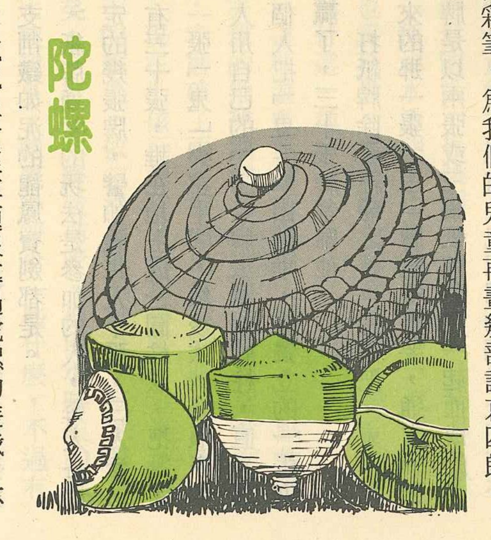
打紙牌除了經驗之外，用來把「鬼」拍出來的那一張「王」牌也很重要，通常「王」牌是以兩張或三張紙牌黏在一起而成的，取其較厚硬，也有人把四周的鋸齒全部磨平；技術好的人，只要瞄準「鬼」的位置，用力一拍，就把「鬼」及其上下兩三張擊出，而整個牌柱紋風不動，堪稱神乎其技，非練上千次，不能臻此。

我小時用的一張「王」牌是笑鐵面的圖案，以三張牌黏成的，記得曾持此「王」牌東征西討，一個上午內贏進三百多張牌，有位同學把新買的一百張全輸光了，不甘心，到老師那裏告了一狀，結果翌日，我和另一位贏牌的同學，在朝會被叫上司令臺去示衆，紙牌沒收，當場焚毀，出盡洋相。當時並不覺得丟臉，反正大家都玩，我只是運氣不好，搭上輸不起的牌友而已，倒是眼看着那一堆辛苦贏來的紙牌燒成灰燼，大爲心疼。

說到紙牌上的漫畫人物，有件事順便在此一提，羅大佑先生的名曲「童年」裏有一句說：「諸葛四郎和魔鬼黨，到底誰拿到那支寶劍」？依我的記憶，與諸葛四郎爭奪寶劍的似乎不是魔鬼黨，是哭笑鐵面，笑鐵面是鄭國王子化裝的；寶劍事實上也只是斷玉切金，較爲鋒利而已，並沒有什麼藏寶圖；我小時候是諸葛四郎的忠實讀者，應該不會記錯。

現在市面上到處充斥翻印的東洋漫畫，劣幣驅逐良幣，國內的漫畫作品因成本太高無法競爭，眞希望政府能拿出辦法來制止這種文化侵略，也希望葉宏甲等諸位先生能重拾彩筆，爲我們的兒童再畫幾部諸葛四郎。

陀螺



電視上曾經專題報導過陀螺的遊戲，不過玩的人不多，並不普遍，而且以大取勝，重達數公斤的陀螺，用一根指頭粗的繩子纏繞拉着跑，跑了半天才旋轉那麼幾下就倒地了；舍下小孩一看電視，嚷着要玩，拗不過，買了兩個塑膠品，玩不到兩天就說不好玩，一反身丟到玩具箱裏去了。

我小時候玩陀螺，玩上十天半個月還在興頭上呢，那時玩陀螺不是比大，也不是比誰轉得久，而是比硬，比誰摔得準。

玩陀螺是在泥土地上劃一個圓圈，大小隨意，參加的人每人放一個陀螺在圈裏，大家圍着圓圈打另一個陀螺，利用摔在地上旋轉的陀螺，把自己放在圈內的陀螺救出來；如果摔出去的陀螺停在圈內轉，就要用纏陀螺的線把它給拉出來，萬一在圈內倒地，就要再放一個進去；自己的救出來以後，就可以專心來打擊別人尙未救出的陀螺，所以多數人都有一只「殺手」陀螺，心軸的尖端磨成扁平狀，叫作「斧頭釘」，專門用來劈別

人的陀螺，劈傷劈破了，是不賠的；我曾經買過一只陀螺是直木紋製成的，第一次上陣就被人給一「斧」劈成兩半，數天零用錢一下子報銷，從此得到教訓，再買陀螺就注意它的紋路。

陀螺多數是自己手削的，材料據說以樟木爲最上品，不過樟木豈是等閑可得，大部分都是以番石榴樹的枝榦削成，也夠硬了，番石榴樹鄉下到處可見，材料倒不虞匱乏，不過爲了一只陀螺，連花帶葉砍下一大枝來，往往招來一頓好罵；其大小沒有一定規格，枝榦多大就削成多大的，也有特別迷你的，是用來放進圈內待救或挨打，再大也是一手可握的程度，不像現在動輒以公斤計。

那天看完電視報導，很想再弄一個「斧頭釘」來示範一下給孩子開開眼界，可是住在公寓二樓，就算寶刀未老，奈何英雄已無用武之「地」矣！

橄欖核



橄欖蜜餞果肉吃完之後剩下的果核，也是一種極佳的玩具，玩橄欖核人數可較多，五或六個尙不覺擁擠；玩法是在地上挖一個小坑，約比玩彈珠「天國旅行」的略小，距離坑洞約十五公分劃一條線，距第一條線二公尺再劃第二條線，玩的人就蹲在第二條線後，把參加者拿出來的全部果核往洞坑拋去，着地之後留在坑裏的就屬他所有，在洞外的，由對手指定任何一個爲目標，要他用自己的「王」瞄準擲擊，打中了，則那一個果

核也歸他，由對手再指定另一個，再打，直到沒擊中為止；但是拋出的果核著地後，未超出第一條線，也就是停在兩線之間的，不得被指定作為擲擊的目標。

因為坑洞極小，通常丟出去之後，留在坑裏的很少，有三、四個就不錯了，想要贏，通常要靠瞄準和擲擊，而橄欖核外形不圓滑，着地之後不會散得很開，往往會有兩三個靠在一起，這時候對手會指定躲在中間或後面的一個當目標，使打擊者很難瞄準，因為碰觸目標以外的果核，不但不算數，還得把已進坑的再貼回去，這一規則使得整個遊戲更形刺激，為了應付這種情況，我們對於用來擲擊的果核，也就是「王」都很講究，每一個人都有大小不等的「王」數個，這些個「王」都在水泥地上磨得很光滑，形狀有三菱形、楔形、鼓形等等不一而足，依果核散佈的情形不同，選用不同的「王」來打。

這些果核當然不是全部自己買來，檢來、要來的居多，玩這種遊戲全是男生，而喜歡吃蜜餞的多是女生，那時候小學的男女生不作興往來，我唸小學六年期間，從沒有跟任何一個女生講過五句話，不過在玩橄欖核的時候，就不得不跟同班女生打交道了，交換條件是拔公鷄羽毛給他們作毽子，那時節，糖果店大發利市，公鷄却慘遭池魚之殃。

彈弓

彈弓也以自製居多，買現成的貴，又不耐用，通常利用呈Y字形的椏枝，兩條橡皮筋以脚踏車的破內胎裁成；彈弓要打得準，得下一番功夫苦練，彈丸是挑選過的小石子，尺寸相差不太大，以渾圓為佳，個人經驗，直徑在一公分左右為適中。

我讀書的小學校園裏，有三棵木棉樹，挺直而高，每到春夏之際，繁花似錦，開滿一樹，木棉花朵約有電燈泡那麼大，用來作為比賽的靶是眞恰當，於是到了夏天，每堂課間的休息時刻，總有幾十個小傢伙圍着木棉樹猛開弓，雖然眞正技術好的沒幾個，但經不起人次一多，每天都見落花滿地，校長老師三令五申，甚至沒收彈弓打手心，都沒辦法禁絕這一年一度的盛會，一定要等到木棉花落盡了，目標才會轉移。

彈弓眞正用途是打小鳥，尤其是痲雀，課本上說痲雀是害鳥，人人得而彈之，何況痲雀烤起來又香又好吃，想不打都不行；小時候痲雀也眞多，每到收割完畢，黃澄澄的穀子曬在廣場上，總得派一兩個小孩子拿竹掃把趕痲雀，其實趕痲雀是假，大人太忙了，弄個走不開的事情派給小孩作，省得分神照顧倒是眞的。

我打彈弓的最高紀錄是打下一隻猫頭鷹，那時候學校的後面有一大竹林，極為茂密，有一天放學經過該處，聽到有不熟悉的鳥叫聲，一看原來是隻猫頭鷹，第二天我就帶着彈弓找去了，因為猫頭鷹白天視力差，幾發沒打中，居然也不飛走，只是稍微移動一下位置，十數發之後，終於命中掉了下來，那隻受傷的猫頭鷹拿到街上藥房去賣了五塊錢，等於我十幾天的零用錢，算是一筆小財。

現在有人呼籲保護野生動物，因爲我們只有一個地球，這是對的，沒有那些野生動物，這地球還能算是地球嗎？想起眞有那麼一天，我們後代子孫不知麻雀爲何物，拿起彈弓只能瞄準路燈打，豈不悲乎？

毽子與跳繩



上述幾種玩具，玩的全是男生，都在學校取締之列，獨有毽子與跳繩例外，不過踢得好，跳得好的多是女生，男生偶爾也下場一試，總是笨手笨脚居多，我唸小學根本不穿鞋子，光着脚玩這兩樣東西，那眞是狼狽，因此從未試過。

現在國小國中都推展過踢毽子活動，甚至舉辦校際比賽，踢法眞是花樣繁多，有單踢有對踢，男生女生都有，個個踢得非常精彩，令人嘆爲觀止；小時候看女生踢毽子，已經眼花撩亂，但與今日一比，其花俏之處尚遠，大概是缺乏明師指導，又沒集中訓練的緣故。

毽子是頗有歷史的玩具，古時候是老少咸宜的遊戲，水滸傳裏不是說「高俅那厮」以踢毽子起家？宋朝毽子不知是何長相；我小時候，毽子常見的型式有三種，羽毛作成最佳；羽毛是公鷄的尾羽，顏色愈豔愈受歡迎，羽毛拔下來後，將空心羽根截成約四公分長度，叫作「鷄毛管」，類似現在的吸管，一端切開爲四片，成輻射狀壓開，再用一只酒瓶蓋子，將齒形部份向內敲平，把羽根切開的四片壓緊包住，最後把較小的羽毛揷在空心管裏卽成，這種毽子彈性最佳，最受女生們喜愛。另外兩種分別以布及紙作成，取一塊布包住一柄五毛硬幣，用橡皮筋綁緊後，把上面的布剪成細條卽成；紙的作法相同；此外，也有皮革作成，極堅固，但皮革不易取得，較少見；今日則大量生產，美觀又便宜，也不必找公鷄的麻煩。

跳繩的玩法，看起來現在跟以前沒什麼不同，我沒試過，不敢置喙；太座年前買了一條跳繩，兩端帶有彈簧，極精致，每日晨跑後跳上數百下，風雨無阻，頗有恒心，但並非童心未泯，其目的已不在玩樂，所謂彼豈好跳哉？彼不得已也；她勸我也試試，我自忖天生排骨，用不着爲保持身材而作拳手狀，迄未一試，有負太座雅意。

任何遊戲若太過風行，使人入迷，總不免有或多或少的副作用，除了毽子等少數幾種外，小時候不管玩什麼，學校都嚴令禁止，違者玩具沒收，上臺示衆，但禁者自禁，玩者自玩；學校遊樂設施就那麼幾個鞦韆、滑梯、蹺蹺板，跟人數簡直不成比例，沒有這些自創玩具，將何以過日？再說昔日玩紙牌、打彈弓，絕大部分長大後都沒有成爲不良少年，更沒有爲害社會，就像要求放寬頭髮尺寸的學生，並不都意在嬉痞，何苦爲了幾根雜草，就一把火將整畝田稻麥燒光？大禹治水，疏導爲主，看來數千年的大道理，我們至今仍是知而不行。兒時玩具情結，也祇有留待夢中了。

當我散步，你接引我底影子如長廊
當我小寐，你是我夢的路

——鄭愁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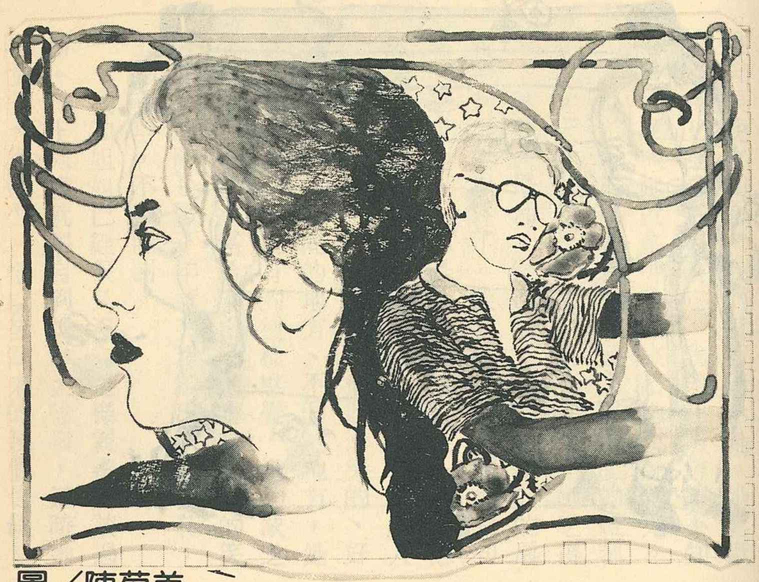
劫後

趙衛民

在懺情的惘然裏，
被冰鎖縮住；
凍結的時間中；
猶如無法動彈的
大悲雕像！

晶瑩的稜面，
閃動花與雪的笑靨，
憶影重疊，
在眼梢微微漾動；
眞分不清——
是冰融成淚抑淚化冰？
那啞然、被冰封成
死魚般的眼珠，
無非是癡！

曾熱情過的面龐，
在另一個寒武紀
業已石化，



圖／陳菊美

如今這冷然堅硬，
恰可防止被多情的脚步，
踐踏自己的影子！

不必誠實地欺騙自己，
縱然在現實中無法邁出距離，
也知道沒有永遠的冬天；
不必祈禱永恒的愛賜給力量
傾聽血管裏流響有如深圳，
呼喚着光與熱……

來了，每一面幻鏡，
如此巧妙，折射
初春晶瑩的陽光；
辨不清是實是虛，
玲瓏的影子引領我，
連同石質的臉龐，
在渾然之光裏，
消失實體的存在。

春花亭亭立

文／鍾曉陽
圖／王明嘉

姐姐穿件白短袖T恤，紅黃黑的椿子橫一支豎一支，繫白點淺黃斜裙，坐在昏黃的燈光裏，吃着晚飯，跟我說，她很喜歡那個男孩子，大概是戀愛了。

那個暑假，她在一個酒店裏做暑期工，

每天很晚才回家，我們就留飯給她。她喜歡到客廳上邊看電視邊吃，我總在書房裏不知忙些什麼，她就會叫我出來陪她說話兒。

燈光下年華如水，外面高樓廣廈的燈都亮了，天上的星星不久也會亮起來。她吃得唇上膩着一層油，微微發光，一痕淡紅的唇膏跑到唇界以外了。我留神的聽她的每一句話。戀愛中人，都是特別美麗善良，世界忽然美好起來，他們有過多的快樂，希望別人知道也希望別人分享。她講他們好笑的、好氣的，她和他相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她以前沒有過而現在有的種種感覺，她的缺乏信心，和她的充滿希望……講講會羞喜的笑起來，那時是燈下年華突然綻出一枝滿花，玉玉亭亭，不涉閒謝。

我和姐姐已經很久沒有這樣親密的談過話。她十六歲就獨自到加拿大唸書，那時她剛懂事，我還小。她以後回來的幾個暑假是怎樣的，我一點記憶都沒有。約莫是她有她的世界，她的朋友，她的新衣和髮香。我有我的書房。我們在彼此的生活中都不重要。兩個都不知事却自以爲知事。每天在書房裏，看見她在門外，帶着她自己的世界，來來去去，過門不入。她太忙，太多心事，而我又一直不快樂，不夠心情重新省悟我是她妹妹，她是我姐姐這種不得已的關係。

然而她如今是戀愛了。

在這以前，我問過她喜歡哪一型的男孩子。那次經過天星碼頭的行人隧道，她指着一塊大廣告板，告訴我說，是這樣的。那是雲絲頓香煙廣告裏常出現的一個高壯瀟灑的男孩子，有混血兒深邃的眼睛，紳士派的抽煙姿態，躍然於臉上的幽默感，一舉一動都符合這個廣告時代開麥拉的節奏觀。姐姐現在喜歡的這個男孩，倒是齊集各國血統的混血兒，不算高壯，不算瀟灑，頰上還有些青

春痘，可是他在她心目中，是從此無可替代了。

現在沒有多少人相信愛情了，執信不疑的更少。可幸姐姐是相信它的，就像我也相信一樣。爲自己愛的人活着，總比單爲自己活着好。

記得姐姐小時候怎樣呆板的坐在角落的小凳上，啜她的小手帕，啜得整條濕透了，又啜另一條，專注而又樂趣無窮。她吃飯奇慢，嘴裏含一口，小指頭就拈一顆白米，在桌上滾動着磨，磨磨磨磨，直到指上的汚垢染得米粒也黑了，弄得滿手黏黏的飯渣子。

她是個舞蹈的大天才，無論哪一種舞，到了她那裏，就像她專修過似的，跳得形神皆似。而她一直也酷愛跳舞。

姐姐自小就纖瘦矮小，膚色偏黑，高顴骨、大鼻子，斜額角，不是討人喜歡的小孩子樣兒。她的眼睛却是長長彎彎的，眼尾好看的媚上去。她很膽小，愛哭，媽媽嚇一嚇就求饒。我不同。我不好講話，動作多，而且蠻，脾氣又倔，一氣就紅鼓着腮幫子，僵着脖子，翻着眼，氣到底，動輒就要帶着小錢包離家出走。但我比姐姐幸運，讀書比她好，樣子比她聰明，反應比她快，打架比她行。姐姐的細藤手是捧什麼就砸什麼的。

我欺負起她來，相當狠。那時兩人睡一張大牀，我不知怎麼又欺負她，把她擠走了，可憐兮兮的到外面去哭。爸媽聞聲而至，抱她哄她，知道又是我皮，要進房來罵我。我知道自己做錯事，什麼都來不及，馬上眼一闔，嘴微張，決定裝睡。我一定裝得極像，彷彿眞的睡得甜死了。他們俯身瞧一瞧，媽媽說：「睡了。」又笑加一句：「可皮了。」然後兩人輕手輕脚的退出去，我捣着嘴得意的笑起來。這宗事我印象非常深，好像那裝睡的神情仍掛在我臉上。

另一次，爸爸給我們兩本電話本子，一本墨綠，一本橙紅。姐姐說她喜歡綠的，我說我也喜歡綠的，兩人爭持不下。後來我就讓她，給她綠的，她却又不要了，硬塞了給我。這種事發生了無數次。我過意不去，也很生氣，想她就是那樣子，要讓又不早讓，等人家讓她了她又不肯要，故作偉大，背過臉去又恨你恨得不得了。

不知什麼時候開始的，她覺得我看不起她。她出國後的某一天，我因爲收拾雜物，無意中發現她的幾段日記，記在練習簿上，只記了幾頁，把自己形容成一隻可憐的蠢驢，成天被人東拉西扯、譏誚、訕笑、看低，我呢，則又聰明，又可愛，所有人都愛我不愛她，所有好的東西都聚集在我身上；她喜歡的從來都得不到，我喜歡的都輕易地得到；她總是被人貶低，我總是被人擡高。總之我什麼都比她好。言辭間，她當我敵人似的，對我有點妒恨。我當時十分傷心內疚，雖然並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但那都是過去的事了，今年她回來，還說我看不起她，我就相當震驚。吃力的辯解一番，眼看無用，只得作罷。一個大學生的成見，如果不是她因自覺才放棄，就會一輩子釘死在那裏。

這個夏天，我和姐姐結伴到夏威夷玩，距離才又拉近一些。我們住在大學宿舍裏，非法的。夏威夷高濶的天空，遠碎的雲，漫徐的海風，穿泳衣優游自在的行人，使人覺得日子比外面的世界慢了好幾拍。早上做的事，晚上想起來，好像是昨天做的。

有時候早上醒來，兩人都懶得動，瞪着天花板各想各的事。紗窗外的樹葉嘁嘁嚓嚓地拍打着。我身邊有一本古詩源，不覺憶起一事，問她記不記得小時候她在學校學了一首曹丕的詩，首兩句是「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她覺得好笑，回來朗誦給我聽，

我聽了大笑起來，覺得好俗氣，那麼美的雲，怎麼會像車蓋。她朗誦的樣子，還在眼前一般，那樣的平舉着手，一擺一擺的比作車蓋。但她已經不記得了，我追問幾聲，她仍舊記不起來。於是兩廂都沉默下來，大概都在想兒時的事。

那十天，姐姐駕車載我到處跑。她駕車很好看，快捷自如。我們都很喜歡到一條公路的瞭望處看夜景。密麻昏黃的燈光一逕排到對面山頂，排成三角形，只有風聲和汽車駛過的聲音。夏夜多雲，滿天星星被雲遮斷了。我看見兩顆星星在動，問姐姐，她說是飛機，再看也不是，隱隱有一個圓圓的東西在飛着，兩點燈光一路閃，閃閃會在半空停下來，然後再繼續移前，我和姐姐判定那是飛碟，以後的幾天便格外敏感，老有仰頭看的傾向，看什麼都懷疑是飛碟，過後又相對啞然失笑。

再就是太平洋邊的「魔術島」。白天去，會碰到大浪，浪頭一個接一個，潛力大的那些，像整個海洋要掀掉它的一層皮，有一種沉甸甸的往上推又推不動的感覺，叫人看了不耐煩，又非要看到整層浪掀起不可。偶或有一兩個眞是大，「嘭」一聲擊到岸上，碎了，呼呼啦啦的退下去，把許多海蟹也刷了下去。浪小了，人也會相對的沒力氣。

就這樣看着聽着海浪，無來由便很清晰的感到自己和姐姐的分別，想讓她明白我很喜歡她，她却始終不明白。她是那樣現實明朗的人，她寬寬的齊肩，細細的腰肢，單薄而紋路深刻的手掌，高高的顴骨，都那般實在而性格直露。她走路很快，充滿跳彈的動感，手揷褲口袋，一雙平底鞋，踏遍夏威夷大學的校園，夏威夷的旅遊區、大商場及中國城，昂頭挺胸的穿梭於碩巨龐大的外國人間，捨得花錢買一些不十分需要却自己喜歡

的東西，吃一些不十分有營養却好吃的東西。她知道競爭艱難，知道自己好玩，不甘貧窮，於是她更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不宜把熱騰騰爲理想奮鬪等語加諸她身上，她只是忠實的肩負了自己的前程，和一些她有份的責任，用她的能力，她的限制，去應付一切問題。她知道自己要什麼，不要什麼，退步如何，什麼該講求效率、條理、速度，什麼會對她比較有用，給她一些權力，替她賺一點錢，她好有自己的家，自己的丈夫孩子，一套完美的音響組合，唱針刺着唱片，會有嗞嗞的響聲。在她旁邊，我簡直就是一團混沌，盤古未開。

我跟她說，將來恐怕沒什麼機會和她這樣單獨玩了。她涉足社會，一張寫字枱後策劃千里外的事。我也會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像很多人一樣，姐姐成人了，戀愛了；像很多人一樣，姐姐他們的戀愛也遇到了阻難。但我相信姐姐是堅定的。我也相信她的目光和判斷力。人一生眞正心愛的東西很少，甚至只有一樣，經不起失去，失去了，就再也追不回來。日子一天天的過去，曾經屬於自己的東西逐樣失去，失去了，日子還是一天天的過去，一天天，一天天……

只有姐姐想念那男孩子的時候，我看見她的孩子氣。世上的姻緣，有成的，有不成的，都總有一段絢爛的日子。姐姐如今正是身披絢爛。這時風霜雨露，動不動就來騷擾攪混，晴有大晴，陰有大陰；因而喜時大喜，悲時大悲。它是開盡的花朵還要開，皺盡的眉頭還要皺。然而我希望她更能寶貴絢爛後的平淡，因爲那才是更平實，更自然，更長久，才是眞正的長相廝守。那時風雨靜息，霜露消散，却是好花不瘦損，春花亭亭立。

姐姐，但願你幸福。

這一代過去以後

黃荔芬

前言

幹了半路出家的社會工作員十幾年，越做越難，越不容易做。隨着社會的進步、經濟發展，所發生的社會問題也增多了。十年前的問題，十年後的問題，不是不同，而是擴大了。當一位社會工作員，必須隨着事件的擴大而不斷努力進修、觀察、接觸、探討……才能應付日益變換的社會情勢。因此，三次前往日本、美國參加國際研習會，志在習得新知識，好爲國人做更完善的服務。每日忙碌於工作之外，必勤於自修，一般人看來，到底你是爲誰辛苦爲誰忙？年已半百，兒女成羣，該享清福了，幹嘛早出晚歸如此辛苦？

喜訊！喜訊！啥喜訊！？

早晨接獲一通報喜的電話，拿起聽筒傳來：「喂！黃老師嗎？我是鄭秀霞……」充滿喜悅，昂亮而有力的聲音。

「喔！林太太呀！這幾天正惦念着您哪！預產期到了，我比您還緊張，又沒有勇氣打電話問，只好等您給我的消息，怎麼？生了嗎？在那家醫院？男孩兒罷?!」

「對了！是男的，三點六公斤，不小喔！眞謝謝您！黃老師……」。够了！够了！眞是感謝天主！

選手衝刺到了終點獲得冠軍，誰能體會他當時的心境？沒有適當的字眼來表達我此刻興奮的狀態！莫名其妙，別人生孩子你興奮個什麼勁兒？閣下有所不知，前面不是道出了許多苦經嗎？似乎莫名其妙的忙碌，代價何在？令人費解。敬告各位！這位林太太正是使用「自然調節生育法」控制胎兒性別，選擇生男孩。

在兩千金後第三胎開始學習。因爲心急，未學成卽先行實驗，結果慘遭失敗，幾經勸慰無效，一定要再試。主要原因是受不了高堂的壓力，不成功不罷休！於是我們加倍的輔導、叮嚀，懷孕九個月期間，輔導員心理的沉重，比孕婦還難挨，如今揭曉，有志者事竟成！第四胎終於成功得男，這就是代價，值多少？弟兄姐妹想獲得的喜樂，就是我們辛勞的安慰鼓勵！心情特別愉快，這時候，相信靈感將源源而來。

應創作月刊之邀寫點東西，跟讀者朋友聊聊吧！並願以「生」之喜悅爲祝，願「創作」日益茁壯。

「生育」是家計

美滿家庭服務中心專以推行「自然調節生育法」幫助解決家庭問題，促進家庭生活的幸福美滿。家庭問題之產生，有不少是起因於「生育」。這些可能發生的問題，經過我們的服務，都能幫助已婚夫婦得償宿願。

自民國四十九年實施「家庭計劃」以來，老百姓心裏都很清楚家計關係國家社會，乃至個人家庭之安定與幸福。家庭計劃之口號「兩個恰恰好，男的女的一樣好」，老老少少都能琅琅上口，大家都願與政府合作，解決目前嚴重的「人口問題」。相信只有少數人還保有多子多孫多福壽」或「增產報國」（日據時代）的舊觀念了。但是「生育」一事，眞是天不從人願，並非人人所能左右。

隨着結婚進行曲的節奏，新人邁向地毯的另一端。爆竹四起，多少親朋好友的齊聲祝賀，一對新人開始了人生旅程的另一階段，根據經驗在給婚前的年輕朋友溝通的時候我說過：「一對男女進入婚姻生活也開始背起他們的十字架走向人生的快樂與苦痛」。聽者莫不覺得恐怖，請放心，在尙未步入禮堂前的青年男女，絕不會因我這一句話影響他們對婚姻生活預期的甜美——因爲他們還沒有承受十字架的重負，姑不論這種背負是樂是苦。

十字架的一角

①進入婚姻生活的一個責任是懷孕生子。喜事也要有計劃，如果貿然從事——將得不償失，成爲傷心事。

②如果久婚不孕，不聞喜訊，緊張壓力，就醫、求佛拜神，全無結果豈非傷心事。

③「家庭計劃是國策，人人合作好國民，兩個恰好本同意，有男有女是理想，兩個千金心不甘，人口膨脹暫不管，姑且再試爲傳代，一心想得壯丁兒。」毫無計劃，若盲目等待——亦屬傷心事。

以上幾點傷心事都將擴大成嚴重的家庭問題，所以我稱它爲十字架的一角，想來不過份。然而我們的服務希望能化傷心爲喜樂。目前的工作統計第三項服務佔大多數，這也是我願意從這方面先談的原因。

「生男生女」：要早做準備

「選擇子女性別」是運用「自然調節生育法」中的方法之一，也是大家認爲最難做到的一項生育調節。方法本身不難，難的是缺乏耐心、毅力及嚴肅的學習態度。前來接受輔導者百分之九十是願意生男而僅有極少數計劃生女。那麼何時開始做準備是最理想的呢？當然婚前卽應開始準備。有備而結婚的夫婦，心情相當輕鬆、愉快，一切出自志願，沒有什麼壓力，却是充滿了希望，等待預期的收穫。少數透露「勢在必得」者，是因先生是獨子，自感責任重大，或夫婦倆年齡都不小，頭胎生男孩好對父母和自己有個交代。早做計劃的，幾乎個個如意，也就不覺得難了。這都是他們未雨綢繆的結局。

奉兒女之命，或迷迷糊糊毫無計劃就結婚的，有時就因一時的疏忽而導致嚴重的後果。例如：婚姻生活尙未穩定就生下女兒當起爸爸媽媽來，弄得手忙脚亂、精疲力盡。生產後正準備鬆口氣，却一不小心發現又懷孕，眞是苦不堪言。有時造成年頭一個年尾一個，這種大災難，趕走了甜美綺麗的婚姻美夢，婚姻的幻滅感油然而生。小兩口顧不

得一切，採取緊急措施，不再糊塗，於是：避孕藥丸、子宮內裝置……認爲可靠的先避了再說。反正兩個恰恰好，夠了。這是這對年輕夫婦所做的最後抉擇。

但是問題並非如此單純。過些日子，婆婆講話了：「隔壁阿棟嫂的媳婦眞能幹，頭胎就生了個胖男孩，眞好命……」做媳婦的聽在耳裏，心裏當然不是滋味。「管它，生了孫女給他抱算不錯了，像我同學淑華怎麼辦？結婚三年還什麼都生不出來……」婆媳之間的磨擦從此發生，有意無意可聽出來老人家盼望媳婦早日添丁。有一天丈夫也開口了：「小美已三歲了，媽希望我們趁她身體還健壯，趕快生個兒子，你說呢？……」先生這麼一提，正好被抓當出氣筒：「門兒都沒有，當初我們講好的，無論男女兩個就不再生了，如今怎麼動搖了？沒骨氣，反正生孩子痛苦的不是你，再說，再生女的怎麼辦？我不幹了。」可憐的丈夫被夾在婆媳之間，他愛太太也愛母親，眞不知如何是好。偶然的機會裏得到朋友的介紹，得悉美滿家庭服務中心輔導「生男生女」成功率高達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索取到資料，高興回家報告太太，希望她能合作。但是妻子並不興奮，反而更感到壓力加重，因爲她意識到丈夫的心思。也深深後悔當初不好好計劃。最後這一對夫婦終於前來接受輔導，太太一再表示是婆婆逼她再生，看看丈夫爲了要盡孝道，也變有興趣的，算了，反正倒楣的是女人。

爲老人家生男孩

以上的眞實小故事不勝枚舉。看來，一切都是因爲老人家，而非年輕夫婦不響應家庭計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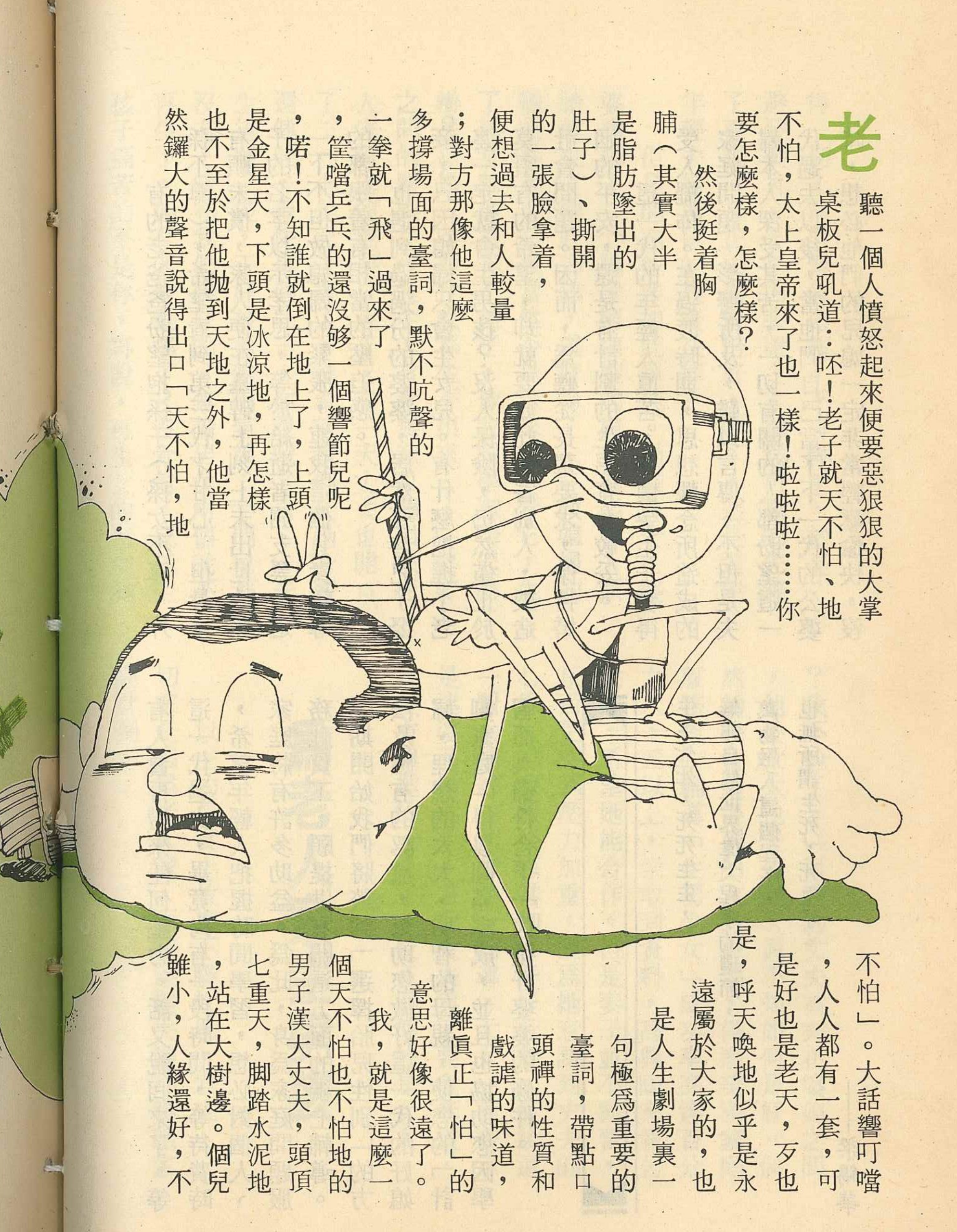
有的老爸爸盼望抱孫子（孫女不算、外孫不算），希望看到第三代才甘心。但最後有願未償，家人便在墓碑上刻上未出世的孫子的名字以示孝思，等於給逝者開支票。這一下不但做媳婦的緊張，連我這個負責輔導的都跟着有相當的壓迫感。

也遇到過過份的婆婆，居然要替兒子娶妾，只因媳婦只會生女兒。有什麼把握小老婆一定就會生男孩？沒人保險，仍然僅止於莫須有的希望，却就要如此傷害別人，製造社會問題。因而，爲聽從長輩要求，保持婚姻的平安，還是有計劃的生男育女較妥。

這一代的年輕人眞苦，連懷孕生子都得受人擺佈。在過渡時期，思想觀念所造成的家庭問題，影響所及，難以言傳。不但是夫婦本人深受其苦，一切有關的人都盼望這一代過去以後，當他們自己當了下一代的公婆時，想必他們的兒媳一定非常輕鬆愉快，沒有人會再帶來任何壓力。話又說回來了，等這一代過去，畢竟尚有一段時間，等待費時，希望年輕人把握時間學習，想必對個人、家庭將有許多助益。爲此，身爲家庭問題服務社員工，願提供有關這方面的紙上輔導。下期開始我們將談到「選擇胎兒性別」的方法及應有的認識，幫助您做好這一代的好媳婦、理想的太太、明智的母親，使您的「計劃家庭」得以圓滿完成，並且也協助您因學習而具備符合下一代做好婆婆的條件。

生生死死，死死生生，
無非自然世界偉大程序的環節，
萬物融入這個程序，
也無所謂生死，死生了。

——梁錫華



我怕

文／浯兒　畫／淳柏

老聽一個人憤怒起來便要惡狠狠的大掌桌板兒吼道：呸！老子就天不怕、地不怕，太上皇帝來了也一樣！啦啦啦……你要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挺着胸脯（其實大半是脂肪墜出的肚子）、撕開的一張臉拿着，便想過去和人較量；對方那像他這麼多撐場面的臺詞，默不吭聲的一拳就「飛」過來了，筐噹乒乓的還沒夠一個響節兒呢，喏！不知誰就倒在地上了，上頭是金星天，下頭是冰涼地，再怎樣也不至於把他拋到天地之外，他當然鑼大的聲音說得出口「天不怕，地不怕」。大話響叮噹，人人都有一套，可是好也是老天，歹也是，呼天喚地似乎是永遠屬於大家的，也是人生劇場裏一句極爲重要的臺詞，帶點口頭禪的性質和戲謔的味道，離眞正「怕」的意思好像很遠了。

我，就是這麼一個天不怕也不怕地的男子漢大丈夫，頭頂七重天，腳踏水泥地，站在大樹邊。個兒雖小，人緣還好，不

作奸不犯科，活得很不錯，走到東城，馬上就可以有一堆好友，去往西城，一下子就有了屬於自己的地盤，老婆雖遲遲未有，可是家庭計劃早就預備好了；儲蓄縱然不多，但也够養活自己和「暫」助朋友；睡有棉花床，太空被；穿有牛仔褲，羊毛衫；出門騎摩托車，送女朋友回家偶爾也開開轎車……。另外爲了防範未然我且學了幾套護身功夫，上擋天靈蓋，腳衞下一代；又投了保險，作了交代，所以我從來就沒有怕過什麼？有什麼事情好怕的呢？

因爲我知道——看得見的東西不必怕，看不見的則要怕也怕不來；有人說鬼好可怕，你沒看過怎麼知道？有人說那人的樣子好可怕，把他看習慣了就不覺得。不熟悉，是會害怕的第一個原因。

有軌跡可循的東西不必怕，沒有前因後果的東西怕了也沒用；就像我們不做錯絕對用不着擔心別人的報復，但是一旦捲入了是非圈子裏，便想逃也逃不掉。而走在路上竟意外被天上掉下來的重物擊傷了，這自然是和「怕」字牽扯不上關係。因此，偏離常軌，是叫人會害怕的另一個原因。

不熟悉而導致的恐懼，可以等待，等待時間與經驗來克服；偏離常軌引起的必然，也可以靠等待來解決，因果循環過去後，了

去罪過便能使人免去害怕。

那麼，這樣子說來，人在天地間不就沒什麼可懼怕的了，只要我們能堂堂正正做一個人？

堂堂正正，問心無愧我都做到了，可是，可是我却不能免去害怕，爲什麼？爲什麼大的擔慮我都能克服得了，却不能隔絕一個我的小小的煩惱呢？

這樁小小的煩惱說出來實在是件害羞的事，尤其在今天科技文明如此進步的時代却仍不能解決也算得上是一種侮辱了。我說，我怕死——「蚊子」啦！我眞眞怕死它了，左右朋友便哈哈大笑來嘲我，我只好趕緊改口說：不過，那是以前的事、現在已經習慣了，呵呵！已經習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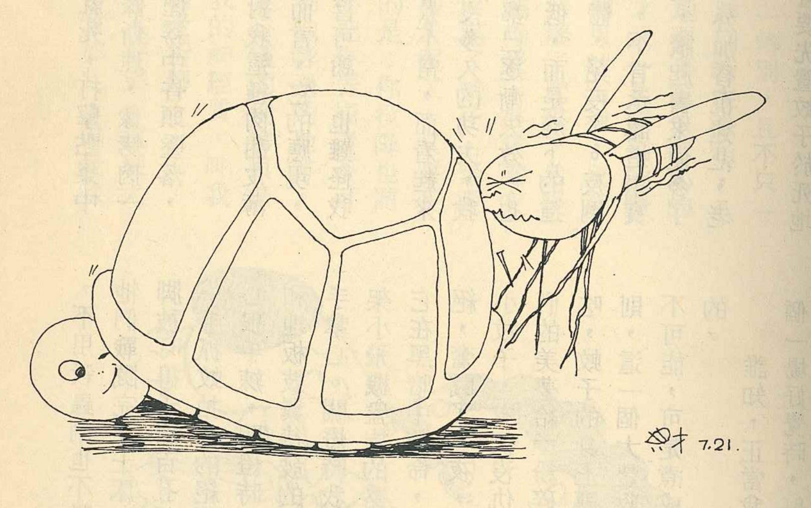
其實，我何曾一刻忘掉這種害怕的感覺呢？我這是「愛面子所以含糊其詞」的强顏歡笑。從小到大，我的一切都在改變與趨向成熟，沒有辜負周遭的期望，唯獨這雙脚，這雙淪陷了近二十年，一直被小小的蚊子們蹂躪不已的「紅豆冰脚」，一直是我內心的大遺憾，如果我這一生和這環境有什麼不能吻合的，大概就只有這一樁，我把它稱爲「紅豆冰之仇恨」。

老虎再兇狠、恐怖、威脅到我們，却有它一定出沒的山林，並且老大的身材，百公尺之外就可以看得到；蛇雖行踪隱沒，冷軟懾人，但是人不犯牠，牠不害人，稍微平坦寬敞少雜草的地方，也就很難碰到這種動物。其他如狼如豹，如毒蠍如蜈蚣，原本擺明了是個會侵犯到人們安全的危險份子，其實，並非眞的可怕，防患也不困難，所謂「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大概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最大的敵人往往是最常在身邊的東西，平時，它叫人一點不覺得惹眼，壓根

兒沒人把它放在心上，而它也不躲藏，就在你身邊游來晃去，像一個熟極了的朋友，蚊子啊，卽是這樣利害而叫人畏懼的對手。

牠和人類有什麼仇恨嗎？沒有。可是，牠却對我老採主動攻擊，像啄木鳥看到了樹幹就拚命刺將起來一樣，沒有絲毫理由；也不分什麼時辰，輪大的炎陽下照幹不誤，便甭說月明星稀，微風送涼的夜晚了；當然，牠叮人的時候，更不會去考慮哪個部位不宜，哪個要點注



射下去的話，後果不堪設想——一個人忽然跳了起來，大庭廣衆之下又不敢去抓那種地方，咬牙握拳，奇癢難耐，有苦難言哪！或者，牠下手的位置根本抓不到，除非有隻像大象的鼻子那麼長的手，否則，只好學烏龜翻殼，躺在地上或倚着牆壁磨搓，可是，這一類的動作，不太雅觀的，而且不容易做出來，只好猛把苦水往肚裏吞。

於是，聰明人和有辦法的商人便發明了殺蟲劑和蚊香來對付這些

傢伙，殺蟲劑叫蚊子一噴就死，打擊點集中但打擊面欠廣；蚊香則慢條斯理，像烤肉一樣，要可惡的蚊子悄悄在煙霧中昏頭墜落，中毒而死。

這原是個福音，特別對我這種肉甜皮薄且與蚊虐結了不解緣的人而言，它的應現，實在像救了我的命一樣可喜可謝，也難怪我對它寄望好大好大。

只是，世間事總是好景不常，而看起來人們也不是怎麼高明，才沒多久的功夫，我發現手邊這兩樣武器似乎都已逐漸失效。也許不是蚊香本身的威力減低，而是簷下的這一家蚊子們體內產生了抗體，免疫了。反倒是可憐的我，當我不信邪，不肯承認這事實而加重——使用的劑量後，讀起書來便多了一項苦惱——呼吸困難，外加昏沉迷茫，老是想打瞌睡。

有一天晚上，我立誓要先置蚊子於死地，不用殺蟲劑也不點蚊香，準備赤手空拳和牠們戰鬥完才上床。而這些年來，當我的雙脚被叮得千瘡百孔，紅豆滿園之際，也練得一手抓蚊拍蟲的絕技，不但眼明手快，並且心狠手辣，開燈時我飛抓伏擒，停在天花板和地板鼓翼待發的這些小獸絕對逃不過我的手掌心。關燈時我張耳聞鳴，能辨別這一架架小飛機盤旋的路線，即時發動遭遇戰也要它在黑暗中斃命，永不見天日。如此趕盡殺絕，奮鬥了一夜，我少說也殺掉了一百隻大小蚊子，有仇沒仇的，老的少的，統統把牠們的美夢給「粉碎」了。蟋蟀的大腿肉有人吃，蚊子的身上應該沒有一處可利用吧！否則，這一個大豐收的晚上，辦桌蚊虐大餐雖不可能，可是煮成一碗新鮮的湯食應沒問題的。

誰知，正當我以爲可以安安穩穩睡那麼個一場好覺時，鼾聲都還沒響起呢？老熟的

嗚嗡聲却又飄來了，仔細一辨別，且不只一隻，差不多有三四對小翅膀同時在飛拍，八成是殘餘的族人，正悲憤地要來復仇雪恥的，我實在已精疲力竭，這才又一次深刻的體會到蚊子的可怕，簡直像個鬼魅冤魂，永遠會纏著我不放，我的脚開始癢了起來，然後是身體、手，只要有一點點感覺，鼓翼聲突然停了，我懷疑整個身子叮滿了蚊子，緊張而害怕，我知道我一定又要失眠了，又要多一處紅豆了。天下最無奈的是：你投降也罷，不投降也罷，反正牠都非把你弄崩潰不可，並且留下紀錄，在牠勝利咆哮過的地方。我雖沒有因此而滅亡，但是心靈的創傷與痛切的失敗感，已足夠造成我的神經質，叫我染上精神恐懼症，這比死還受折磨。

每次想到這件事，總叫人想笑，這麼大的一個人還怕蚊子，可是事實如此，眞是欲哭無淚求救無門！



創作徵友

祇是一顆星也能照亮夜空 君臨天下

柯震羽
男／28
鳳山市南江街25號

謝雪曼
男／?
台北郵政69-148號

唐亞琳
女／20
高雄縣阿蓮鄉中路村196號

于夢樵
男／19
高雄市三民區中華橫巷52-4

歐文錡
男／32
台北市延平北路四段100號(南僑化工公司)轉 儲運中心

姬如婷
女／23
豐原市三民路113號

唐勇雄
男／34
板橋市大觀路二段3巷68號(二樓)

鍾運財
男／23
高雄縣甲仙鄉和安村四德巷31號

蔡筱帆
女／18
中和市莒光路110號

劉進德
男／19
彰化市中央里和平路1巷9號

陳昭吉
男／27
台北市重慶南路三段35號

楊啓鴻
男／23
中和市連城路428巷3號五樓

梁巧芳
女／30
高雄市加工區東光電子公司B12(三樓)

賀鳳儀
女／28
高雄市前鎮區忠誠里214號

張玉嶺
男／28
台北市復興南路二段340巷10號四樓

蘿蘋
女／19
台北縣樹林鎮樹德街25號

林晨欣
女／22
屏東縣長治鄉香揚村
香揚路29號

王江河
男／24
台中市北屯區仁美里陸光
九村10巷12號

藍澄軒
女／19
台中縣東勢鎮新盛里
保安巷16號

陳舒欣
？／18
土城鄉承天路二號

楊家偉
？／24
板橋市中正路253
巷2號

李朝梅
女／25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39巷
16－1號

徐培明
男／36
台北市郵箱11927號

「創作需要進步。
友情必須
醇厚」

劉竹鈞
？／17
潭子 新興路二段42
巷2弄1號

游思帆
男／20
新市鄉三舍村196號

代郵：PS
黃仁康、陳雅茹
地址不詳，請
速與**創作**連絡
編輯部。

林德成
男／40
高雄市大仁路80號
11樓

莊益智
男／19
台北市克難街308號

高偉
男／29
台北市木柵 光明路92巷
11號

羅曉辰
女／20
斗六市虎溪里崙仔路
43號

施乖乖
男／23
嘉義縣義竹鄉新香村86號

李裕國
男／27
台中市南區 樹義四巷
1－5號

王一二
男／25
花蓮市仁愛街15號

黃龍祥
男／24
中壢市龍平路191號

李振雄
男／21
北市內湖路一段657號

姚鳳琴
女／20
彰化市辭修
路74號

以文會友
以畫連心

「同溫層」設有藝友畫廊，歡迎你的參與！

參展、觀賞、收藏

王愷先生作品



創作 徵友資料表

徵友 印花

姓名：＿＿＿＿＿＿

性別：＿＿＿　年齡：＿＿＿

籍貫：＿＿＿＿＿＿

職業或就讀學校：＿＿＿＿＿＿

身份證字號(或補給證)：＿＿＿＿＿＿

嗜好：＿＿＿＿＿＿

通信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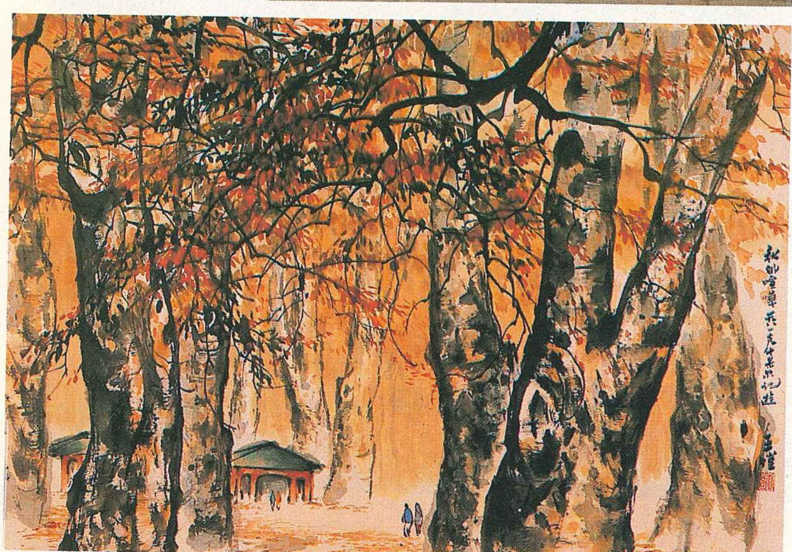
參加辦法：

徵友請附當期印花，及郵票參拾元整，否則恕不刊登。也可用(3948號創作月刊社帳戶)劃撥刊登費參拾元整，將徵友稿，當期印花附於劃撥單背面之通信欄即可。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本表僅供讀者徵友之用





以文會友 以畫連心

「同溫層」設有藝友畫廊，歡迎你的參與！

參展、觀賞、收藏

王愷先生作品



九萬里堂製聯

張佛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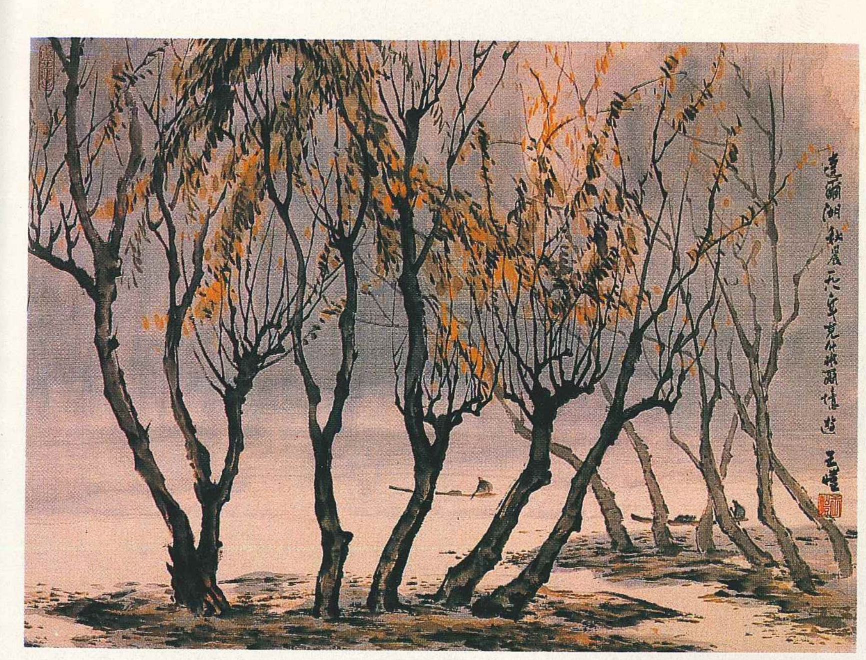
贈葉明勳先生華嚴女士

葉明勳先生，早爲名記者，臺灣光復，即任臺北中央社主任，飲酒不醉，善與人交，退休後，據傳其擁有文化、傳播等機構董事長之銜凡四十餘，可見其眞正「罩得住」也。其夫人華嚴女士爲名作家，作品美富，幾於無人不讀，盛譽久播。予製聯爲壽，聯曰：

繼「明」清輝，璀璨「華」采

策「勳」彩筆，窈窕「嚴」妝

王愷先生作品



上聯首句本易經、離卦：「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疏：「繼續其明，照於四方。」次句本南史、庾杲之傳：「杲之美容質……彌有華采。」

下聯首句本後漢書、光武帝紀：「班勞策勳。」次句本花蕊夫人宮詞：「曉鐘聲斷嚴妝罷，院院紗窗海日紅。」又，晉、子夜歌：「輕袖拂華妝，窈窕登高臺。」又，方言：「美心爲窈，美狀爲窕。」

贈詩人洛夫先生

詩人洛夫，稱美予聯，因成十二字，逸情縹緲，美意芬芳，宜乎贈與詩人也。聯曰：

懷「洛」神而作賦

集「夫」容以為裳

上聯本曹植、洛神賦序：「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

下聯本離騷：「集夫容以爲裳。」夫容通芙蓉，蓮花也。

贈管管先生瓊瓊女士

管運龍先生筆名管管，人皆呼其筆名，而忘其本名。其另一半為袁瓊瓊女士，予製聯贈之，嵌三「管」三「瓊」，伉儷皆大喜。聯曰：

藝術樣樣關心，「管」寫、「管」畫、「管」演

彩色紛紛充耳，「瓊」華、「瓊」瑩、「瓊」英

上聯謂其伉儷之能文而多才藝。

下聯本詩經、齊風、著：「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充

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瓊華、瓊瑩、瓊英、皆美玉。充耳、佩於耳際。尚之、加之也。即是以素（白）玉、青玉、黃玉爲耳飾也。乎而、虛字。

贈林今開先生

林今開先生與我爲文字之交，相識甚久，而不常見面，每晤必熱情推譽，偶得二句，堪報雅命。聯曰：

「今」人不見古時月

「開」巷常有千載思

上聯本李白・把酒問月詩：「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

下聯本韓愈・出門詩：「古人雖已逝，書上有其辭，開卷讀且想，千載若相期。」

邊緣心情（下）

鄭寶娟／文
徐秀美／圖



4.

沈雲漸漸喜歡上魯以白。她發現他有一種奇異的溫柔氣質，灼熱的眼睛睛燙着人心，燙到它化了爲止。他抱着吉他來到唐秀郎的小蝸居，傍著牆角坐下來，連句開場白都不需要，彈了一下手指：「Piacer Da'mor，愛情的歡愉！」

他的手指在弦上移走，厚實的聲音一字一句地吐，眼睛微閉，眉頭緊鎖，完全不理睬眼前兩個女人。那是一首法文歌，沈雲聽不懂，然而却依依戀着那傷情的旋律。她坐在地氈上，手掌撐着臉，情緒一任魯以白歌聲、琴聲的擺佈。

魯以白輕輕地連挑幾弦，嘆了一口氣，抬起頭來對着沈雲怔忡出神的眼。他疑惑地望了她好一會兒，輕輕說：「唐秀郎，我還是要說，這是一顆黃金打造的心啊。」

唐秀郎溫柔的答：「是的，大師。」

魯以白對沈雲說：「我把這首歌的歌詞說給妳聽。這首歌是給唐秀郎這種老女人唱的，妳不要學。是這樣的，愛情的歡愉不過曇花一夕，愛情的痛苦却延及一生。無情的你——這個你是指某個男人——我爲你放棄一切，然而你却放棄了我。你曾說，說，只要那寧靜的溪水緩緩地緩緩地環繞着草原而流，我對你的愛就無止息。而今溪水還在流着，然而你對我的愛情已不再，不再。啊，愛情的歡樂不過曇花一夕，愛情的痛苦却延及一生。」

沈雲在魯以白唸完歌詞後，順着他的眼光望向靠着另一面牆脚的唐秀郎。在燈下，唐秀郎眼中有一層淚的清光泛起。她疊着腿，把臉置於膝上，很忍讓地迎着魯以白的眼光。下一秒鐘，她突然對魯以白粲然一笑，一顆晶瑩的淚珠斷線而落，跌碎在虛空中。

魯以白輕輕說：「耶穌說，因爲她的愛多，因而她的淚多。耶和華，我天上的父，請您明鑑，因爲我的愛多，我對她的了解也多。」他匍匐而過他與她之間的小塊空間，在她面前打住，一隻手掌握住她半個下巴，對她說：「妳是我的最初、最終，也是我的唯一。我在這裏，請妳發落。」

唐秀郎把自己癱入魯以白的懷裏。魯以白雙手捧着她的頭，俯首輕輕咬噬着唐秀郎的耳朵。他以耳語的聲量斷斷續續地告白：「我一直持續的、和緩的、不痛不癢的害着一種熱病。妳是我的病媒、病源、病根及病症。老天明鑑，我幾乎啞口無言。」

唐秀郎說：「是個巫師。」魯以白說：「妳是個巫婆。」然後兩人一起滑躺在地板上，魯以白鼻息重濁地吻着唐秀郎，啃着唐秀郎。

然而他還是在夜深時拄着他的拐杖步履維艱地離去。唐秀郎在門口把臉遞給他，他重重一捏，說：「再見，我的隱疾。」便喀、喀、喀地走向電梯間。

冬天來的時候，唐秀郎讓沈雲搬到她的公寓去住。唐秀郎說：「我一個人會瘋掉。我害怕把自己擺在四面牆之中。哦，我害怕自己。」

唐秀郎常常不回家睡覺，沈雲從不知道她到那裏去了。沈雲獨自留守的日子，她便到唐秀郎的臥室裏找書看，可以把一個夜一頁頁翻閱完畢。唐秀郎是個雜食讀者，什麼樣的書都有。她也攝影，一疊疊照片塞滿每個角落，沈雲興致來時便一張張的讀。她發現唐秀郎幾乎是在以相機寫日記，其中許多照片拍的是魯以白，從淡到濃，從軒朗到陰悒，唐秀郎徹底紀錄了魯以白的臉在時間裏的變化。沈雲借着唐秀郎的眼睛看到另一個魯以白，也因而了解唐秀郎對魯以白的愛。

有一次沈雲問唐秀郎：「妳爲什麼不嫁給他。」

「誰？妳說嫁給魯以白？」唐秀郎吟哦一下：「不，這是個荒唐絕倫的問題。他很恐怖，他是個讀心的人。不，不止如此，他是個詩人。不，不，也不只如此，他眞會愛一個女人愛到連皮帶骨把她給吃了程度。」

唐秀郎很快又補充：「有時我認爲婚姻會毀掉一切，毀掉愛與恨與所有的感覺。」

魯以白出身世家，大學畢業後隨家庭移居美國，他丟掉唸了一半的電腦工程碩士學位，跑到一所社區大學去閒蕩了兩年，讀西洋藝術史，又去另一所叫不出名字的大學唸了兩年應用心理學，在那兒與唐秀郎再度碰了頭。她因爲家庭的變故回到臺北，他也跟着飛了來。她找到一份工作，變相的接受一個男人的豢養，他也在一家電腦公司找到一份設計電腦硬體的工作，展開了兩人間熱得乾柴烈火般的戀愛。

魯以白對自己的生理缺陷一點自卑感也沒有，或者並沒有表現出自卑感來。他的下體宛如停頓成長的稚齡孩童，奇異的瘦小、纖弱，上身却是個完全成熟的男子，碩大的頭骨與寬大厚實的胸膛，瀕着桌沿坐的時候，乍看之下是個英偉的男子，而竄滿一臉的、石英砂紙般的鬚椿更爲他添加幾分蠻橫的陽剛之氣。沈雲每一次望着他，都有一種隱隱的不安，好像面對一頭受傷的獅子，無法預料牠是否仍然具有攻擊的能力。同時也有一種無名的哀傷，源自對天道不仁的感悟。

唐秀郎不在時，逢上魯以白來造訪，沈雲總有一種莫名的緊張，在魯以白面前會徹底地慌了手脚。魯以白總是癱在客廳一角隨手抓起一本書或一本雜誌便可以挨上幾個小時，但是每次沈雲躡手躡脚地穿過客廳時，小心翼翼的一眼總是對上魯以白的眼光。

有一次魯以白拍拍他身旁的空位，要沈雲坐下來，沈雲無以選擇地坐在他對面，魯以白劈頭就對她說：「我搞不清楚唐秀郎那樣的人爲什麼會把妳撿來？說不定她要一件會呼吸會活動的傢具。」

沈雲瞪視着魯以白，不敢相信魯以白會那樣子屈辱她。她先是憤恨難平，繼而是羞慚不安，久久才說：「我不是被撿來的，而且，也不是傢具。」

「那妳爲什麼留在這裏？妳應該回家的。妳使我想到一隻寄生蟹，這房子就像妳找到的一隻貝殼。」

他講得沈雲淚流滿面。當她強制自己面對他的時候，她的聲音穿過啜泣聲斷斷續續而出：「不要這樣子說我，我……並沒有冒犯……你，你不要這樣子說我。我只是不想回家，而已。我家裏的事太複雜，我不想說給你聽。」她講到一半，腦筋突然清醒起來。她覺得解釋、眼淚、傷心、失敗感全都是多餘，魯以白臉上獰惡的笑容使她頓然覺得自己沒有必要爲他對自己的觀感打圓場。她抹抹眼淚，倔強地撐起勇氣對他說：「你也是一件被撿來的，會編故事的傢具。你愛唐秀郎，爲了讓她接受你，你歇斯底里的編一些美麗的話給她聽，像在伺候女王一樣。」

「她是女王，我甘心臣侍她。」他厚顏無恥地說。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女王，但你是個弄臣，就像好萊塢宮闈片裏那些弄臣一樣。」她強制自己瞪着他，把心底的話一字一句地擲在他臉上。她心裏害怕着他，希望快快逃離他的視線，也因爲如此，她變得尖刻、殘忍起來，她說：「你以爲你是詩人、是情聖，哼，在我看來，你只是個沒有辦法，沒有辦法！」她不知道該如何正確地措詞，臉上滿是負着氣的神情，算是語言的補白，隔了

幾秒鐘，她又正色地發言：「你只是個沒有辦法用正當方式博取一個女人的愛情的男人，只好用那種令人惡心的方法騙唐秀郎。」

「那種令人惡心的方法是什麼方法？」魯以白似笑非笑地望着她，等待她的答案。

沈雲覺得勝利了，魯以白沒有被激怒，但是至少認眞起來。她繼續攻擊：「不惡心嗎？動不動就剖膛開腹，把一顆心血淋淋地捧在手掌上，準備隨時雙手奉獻給她。」

魯以白猛烈地笑了起來，一隻巨靈之掌抓住她的肩頭，用力搖撼着她，喘息甫定之際，以瘖啞的聲音對沈雲：「我一開始就知道妳可能會很精彩，我並沒有看錯。妳狀似單純、無知、馴服，骨子裏可全不是那回事。妳尖酸苛刻，冷血、無情。妳才二十歲，眞令我刮目相看。」

沈雲這次沒有哭。她知道他可不會同情可憐、無助的小女孩，他是個被虐待狂，也是個虐待狂，跟魯以白與唐秀郎共處了這一大段時間，她也被訓練得利口捷語起來。她輕輕釋了一口氣，字正腔圓地答：「你又發現了一個同類，道不孤，可不是？」

「用這樣的速度去學習，我看妳不久之後便會跟唐秀郎一樣，成了一個有千年修行的老巫婆。一個半妖半精。一個非人屬。」魯以白說。

「我看你變欣賞她的嘛？」她駁道。

「我的口胃異於常人。」

「我看不僅僅是口胃吧。」她說。

「說對了。」魯以白彈一下手指，一臉如遇知音的表情：「妳很好教育，嚴肅一點的話，可以寫小說。」

「抬舉了。」她憤然把臉偏向一旁，一躍站立起來。

他跟着用力舉起上身，對她橫過一隻手來，却冷不防一個踉蹌又跌坐到地板上。她

愕然回首，看到他探手在空中，想要抓倚在牆角的手杖。她不忍了，屈膝跪在他身旁，用充滿歉意的聲音問：「你要走了嗎？」

他頹然靠在牆角，對她無力地搖搖頭：「我好像在這個角落生了根，我自己拔不動，也不想拔。我受傷，但是沒有傷痕，我痛，但是叫不出來。」他捫着心說。

她被打動了，怔怔望着他眼睫濃密的雙眼，那黝黑、深不見底的雨窪潭水慢慢吃了她。她溫柔地問：「什麼是你的痛苦？」

「它叫不出名字。」他用獨白的語氣說：「到了夜晚，我坐在四面牆之中，我開始害怕起來。我必須逃離自己，逃到一個我可以不用面對我自己的地方。我出來了，到街頭了，但是我又害怕街頭的霓虹燈，也害怕那些面無表情的人，於是我到這裏來。我從美國一路到這裏來，因爲只有在她面前，我才是一個完整的人，不，完整的人格。」

她傾自己所能，去了解他的告白，聽完後：輕釋一口氣，再輕輕吸一口氣，說「你到這裏了，然後呢？」

「然後她不在。」他調整一下坐姿，淡然地說：「她至少有一打隨時願意收留她過夜的情人，她在不同男人身上獲得不同的東西。她是個巫婆，專門啃男人的骨髓。」

她瞪着他，但是知道他並沒有說謊。兩人僵持幾分鐘以後，她站起來，說：「我害怕知道太多。」

「我猜妳早就知道了。」

「不想知道。」她堅持。

他一隻手握着她裸着的小腿，手指從小腿慢慢爬到她的脚板，輕輕把它提起來置於掌心。

她打了個顫慄，說：「不要！」

他輕輕施力，把它捧到面前。她感到他鬍椿扎在脚背的刺癢感。她尖叫一聲：「不

要！」

5.

那一晚發生的事情沈雲記得很清楚，她一直努力要去遺忘它，但是她沒有辦法，那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個場景，跟定她一輩子。

魯以白彷彿下決心把自己全給豁出去。他癱在地板上，傾全力握住沈雲的脚掌，沈雲咬着牙要抽身，以至把魯以白從客廳拖到她寄居的臥室去，魯以白用力一頓，沈雲便整個人傾跌在地上，魯以白支起上身，翻爬在她身上，把全身的重量都提到她的腹胸上，沈雲驚魂甫定之際，抓着他的手腕便噬了一口，鹼濕的肉在她口中劃開一道痕，血溢了出來，她才又回到現實。

「你這頭豬！你不要臉！你惡心！嚇，你！」她叫她嚷，朝他的臉吐口水。

他壓着她，雙手像兩支鐵鉗鎖住她的臉，冷靜地與她對罵：「妳這隻快要入口的小羔羊，妳就會知道臉是可以不要的。」

「你就是不要臉，我一看到你就知道。第一眼我就知道你的臉不值錢，隨時可以撕下來。」沈雲害怕了。

他不再回答她。她感覺他腥臭的唾液抹滿她的臉和頸子。她停止呼吸、咬緊牙根，在慌亂中尋求對策，一雙脚死命的在虛空中伐動、踢打，語無倫次地叫：「惡心的傢伙，變態狂，神經病，沒有人要的垃圾！」

「是，是，是，全部是，」他說，汗水滴到她的臉上。他的臉半淹在閃閃發光的汗水中，聲音被喘氣聲給模糊了。他仍然在她身上，頭埋到她的胸前。

沈雲聲嘶力竭，抓住他後背的手頹然癱了下來。她閉起眼睛，讓他的汗水不斷流到她身上。她發現自己一開始便低估了他的意志、他的力氣、他的自尊心。她在心中哭泣

，在他行進的推力之間喃喃而語：「這是不公平的，這是不合理的，我並不要你，我恨死了，這是不公平的。」

然後他整個癱在她身上。她聽到他口中念念有詞，那聲音清晰得叫她吃驚，隨着他心臟的脈律而出，事隔多時，她仍然可以不易一字在心中把它背誦出來。那是魯以白在爲自己發言。我們每個人都是機會及意外的產物，是無以名狀的恐懼受害者，被無以名狀的需求驅使，朝墮落、毀滅之途而行。痛苦的哭泣，無盡止嘲笑。哦，我們，我們，你，我，我們，都是黑暗的子女，編造着我們一生的故事。——哦，你，我，我們都是黑暗的子女。

「我們都是黑暗的子女，從黑暗中來，將回到黑暗中去。恐懼、慾求、墮落、毀滅，這是一條命定的路程。黑暗中還是黑暗。」魯以白說，沈雲瞪着頂上昏黃的燈光傾全力跟隨他的獨白，直到眼睛被燈光逼花爲止。然後她閉上眼睛，讓黑暗入主腦際。

魯以白離開她身體的時候，沈雲方才魂兮歸來。她看到如液體般癱在地上的魯以白，看到他連善後的力氣也沒有，一任自己衣不蔽體地展示在她面前，一絲嫌惡之感油然浮在她心口。她倉皇地竄出內室，奔入浴室，把自己反鎖在裏頭。

她對着馬桶拚命擠壓下體，直到自己作嘔爲止。

然後她一寸寸地清洗自己。冰涼的水噴在她身上，把她一點點扯回現實。她怔怔望着清潔箱上自己的臉，想到她不肯老去的母親。她對鏡中的自己告解。媽媽，我完得太早了，一切來得太快，太快了，妳萬萬、萬萬想不到什麼事發生在我身上。媽媽，那是不公平的，但是我阻止不了。媽媽，他說我們，我們所有的人都是黑暗的子女，從黑暗

中來，也將回到黑暗中去。媽媽，妳萬萬想不到我會從黑暗中逃出來，却又一頭撞回黑暗中去。

當她從浴室回到她臨時寄身的臥室時，魯以白已整好裝，坐在床沿。她冷然地站立在他面前，等待他的反應。

魯以白雙手蒙住整張臉；甚至沒有抬眼望她。他說：「赫胥黎認爲，內分泌腺除了主宰人的生化功能外，還分泌人的心境、希望，和人生哲學。」

她想，又來了。她說：「又來了，又來了，用知識包裝自己的無能。」

他苦笑，終於面對她，臉上是忍讓、是退歛：「又來了。說得眞好，用知識包裝無能。但是妳必須知道，幾百萬人曾經瘋狂而沒有變成斯巴卡，幾百萬人曾經淫蕩而沒有變成波特萊爾。內分泌腺是會騙人的。」

她說：「你快走吧，我不想聽內分泌腺的解析。令人惡心。」然後她再追加一句：「魯以白，我連恨你都不屑。」

他起身，她比他快一步。她奔到客廳去把他的拐杖拿回臥室，一把扔給他：「快走，快走，我不能忍受你。你讓我惡心」

他說：「是，是的，我知道。」然後他把自己架到木拐杖上。他回首，說：「總有一天有一天，妳會發現人生沒有什麼大不了，人生就是許多不同的人在試着解決一批同樣的問題，我們的問題，我們的基本需要，飲食男女、自信自尊、愛與被愛。」

「我不知道。這是我的事。你快走。」

他說：「我會走，我就要走。」他眼中有淚的薄膜。

她感覺視線模糊。她知道自己有感傷的傾向，任何劇烈的事物都會把她帶到淚的邊緣。我們都是黑暗的子女，痛苦的哭泣、爭吵不休，我們都有洗不清的罪名。

他顛躓前行，經過她面前時，他說：「沈雲，妳是個好孩子，好孩子都會有很坎坷的命。」

她對自己猛烈的搖頭，說：「我從來就不是個好孩子。」

他說：「妳是，妳活得比別人辛苦。」

她再搖頭，搖出了一把淚珠，說：「我不屑去恨你。」

「沈雲，再見。沈雲，回家吧。」

6.

魯以白什麼話都沒留下來。他用半桶汽油、劃一把火把自己活活燒死。新聞見報之後，唐秀郎以近乎本能的反應，當下就猜出報載的那名男子是魯以白。他在月圓之夜搭一輛計程車到北海岸，在裸岩嶙峋的沙灘上升火把自己送上祭壇。唐秀郎接着開車直奔魯以白的住處，找不到人後，又立刻給他任職的電腦公司打電話，再分別給受理的警察單位及報館打電話。沈雲守在屋子裏，回想那晚魯以白所說的每一句話、做的每個動作，恍恍惚惚地叫，媽媽唷，媽媽唷，爲什麼這些事都發生在我身上？這是不公平的，媽媽，我沒有錯，這是不公平的。

唐秀郎回到住處時，鐵青着一張臉，說：「警方說是自殺，屍體已經送到殯儀館了，可是，」她把臉埋入雙掌中，哽咽着聲音說：「但是，我眞的不想去看他。我不想被扯進這件事裏頭。」

沈雲坐在唐秀郎對面的小圓凳裏，瞪大眼睛怔怔地望着唐秀郎。

唐秀郎並沒有哭，她雙眼乾澀，整個人像脫了水，皮膚暗了幾個色度。「他在臺北沒有家屬，也沒有朋友，我不想去碰這件事，一碰了，可能會給自己招來很多麻煩。」

沈雲說：「至少妳應該提供警方一些他的家庭背景。」

唐秀郎抬起頭望着沈雲：「我不想碰。我害怕所有的善後工作。」

沈雲重重地吐了一口氣，從椅子上滑坐到地板。

唐秀郎說：「他眞有勇氣。」

沈雲瞪着她。唐秀郎又說：「死得這樣痛苦。」

沈雲說：「他有自虐狂。」說着便哭了起來，聲音穿過淚水的簾幕囁嚅而出：「那個晚上妳沒有回來，他來了，講了一大堆亂七八糟的話，我想，」沈雲說到一半緊急刹車，她知道她一輩子都不會把那晚的事告訴唐秀郎的，那是她心口的一記暗瘡，她得忍受那個隱痛一輩子。她雙手按住臉頰接住汩汩而出的淚水，說：「我想他瘋了，不想理他。後來他便走了。」

「我早知道他會怎麼處理自己。他一直都在準備，準備用一種最漂亮、最乾淨的方法結束自己。」唐秀郎突然冷靜下來，仔細地整理她對魯以白的印象：「他是個跟快樂絕緣的人。他從來就沒有快樂。他太驕傲了，又發現自己沒有驕傲的理由。他太愛生命了，活着因而使他痛苦。他愛生命愛到心口每一秒都在發痛，可是却沒有愛的對象。」

沈雲又哭，哭得像個老婦人。

唐秀郎說：「他現在總算擺脫了自己，他用的是火。火，火可能是世界上最乾淨的東西，它清除一切。」

沈雲狐疑地瞪視着唐秀郎。沈雲想，唐秀郎活在另外一個世界，自己一不小心踩了進來後，就變成唐秀郎那樣的人，再也回不了頭。她甚至懂得唐秀郎那種冷靜、那種漠然、那種生與死都逼不出淚水的無情。

沈雲打了個顫慄，說：「魯以白說，我們都是黑暗的子女，從黑暗來，又將回到黑暗中去。」

「這是他的座右銘，也是他的墓誌銘。」唐秀郎輕嘆。

夜來的時候，唐秀郎抓起汽車鑰匙，說：「我想去海邊看看，我知道地點。」

沈雲尾隨着她，用央求的口氣說：「我也想去。」

兩個人一路無言。車窗外是一個亮得透明的夜。風穿過車子，滙成一股又一股的呼嘯聲，靜沉冬夜的馬路，攤展在車燈前，像一條閃着粼光的黑暗的河流。

她們聽到海時，唐秀郎放緩車速，仔細觀測地勢。兩人下了車，走上沙灘，唐秀郎在黑暗中指着遠方的一個軍事崗哨，說：「火起的時候，站崗的士兵看到了，但是並沒有立刻來處理。警察說，是痛苦的叫聲把裏頭的兵引了出來。」

海濤一波波由遠而近地襲上岸來。沙灘入夜後吃了水，海水濡濕了兩個人的鞋子。唐秀郎卽抓住沈雲的手以便支住重心，謹愼地踩着一塊塊岩石前進。

在清明的月光下，沈雲看着唐秀郎被長髮削掉一半的臉，一絲寒意驀然從心口流竄而過。眼前這個女子對她依舊這般陌生，兩個人却手執着手走在冬夜的海岸旁。海濤與風聲滙成一股震耳欲聾的音浪，拍擊在沈雲的耳膜，恐懼逼出了淚水。她死命地抓住唐秀郎，僵着聲音對她嚷：「我想要回去了，我怕。」

唐秀郎放開她的手，在一塊岩石上靜立了幾分鐘才說：「我也怕，怕得要命。」

「我們回去。」沈雲說。

「不，」唐秀郎說，逕自小心翼翼地朝攤在岩叢前的沙灘走去。

沈雲坐在一塊裸立的岩石上，望着唐秀郎在沙灘上探步前進。唐秀郎走出海灘，走入海水中，一忽兒便不見了人影。

沈雲瞪大眼睛，雙手摀住嘴巴，拔腿死命地跳過岩石、水窪，奔回沙岸上。

她站在荒涼的馬路上，嚇得連哭叫的餘力都沒有，待她擇定方向後，便飛步直奔。脚步一步落下，腦中便轟然一記重擊。她張大嘴巴呼氣，風穿過她的臉旁耳際，像千軍萬卒一路追殺着她。她一里一里地跑着，車子的燈打在她身上，她便奔入路旁的草叢中躲避，直到車子越過之後她才上路。

然後她整個跑垮了，屈腿跌坐在馬路上。淚水沿着臉頰而下，流入她口中，她用舌頭來接。她不想哭，甚至有些兒想笑。一切對她都顯得乖謬不經，彷彿一場來不及回想的噩夢。她想就那樣坐到自己化爲白骨。

過了半小時，有輛車子緩緩在她身旁停下。她站起來，快步奔向路旁的樹叢下。

車門打開，沈雲失聲尖叫起來。朝她慢步趨近的人正是唐秀郎。唐秀郎渾身濕透，頭髮貼在臉上，厚厚的帆布短外套綯綯地貼黏在身上。雖然還有一段距離，沈雲便聽到她夾顫慄的呼吸聲。

沈雲不想逃，也沒有力氣逃，像一尊化石般立在原地，等待任何事情的發生。

「沈雲，上車來，我們回臺北去。」

沈雲仍然不動。

唐秀郎說：「我只是想碰一碰水。水太冷了，我又上岸。我冷死了，妳上車吧。」

沈雲總算確定眼前的唐秀郎仍然是具肉軀之身，才跟她回到車上。

唐秀郎上了車後，把身上濕透的外套脫下來，往後座一扔，便發動車子上路，沈雲一路聽她的顫抖聲及嘶嘶作響的呼氣、吐氣聲，期待着她會因爲方向盤握不穩，一頭把車子開到馬路外去。

唐秀郎搖下車窗，放開一手去脫身上那件開前襟的毛線衣，只穿一件長袖襯衫迎着

灌入車中的冷風。她的頭髮被風打散，細碎的水珠吹到沈雲臉上，還帶着海水潮潮的鹽味。沈雲說：「妳沒有淹死，也會病死。」

「放心，沒有心的人是不容易死的。」唐秀郎抖着聲音答道。

「我知道，妳是巫婆變的。我怕妳。」

「我知道。」

然後沈雲開始哭。她發現她愛着唐秀郎，比過去加起來還要多。她害怕自己，害怕已經發生的一切和可能發生的一切。她說：「我猜想妳是老巫婆變成的。」

「我希望我是。我還在努力。」

沈雲又哭，她在努力嚇自己，就像腿廝了的人用力搓揉一樣，她也在用力擰木無感覺的心。她說：「妳很可怕。妳不怕別人的死亡。不怕黑。不怕海。又不怕死。」

「我也怕自己什麼都不怕。」

車子開出海濱公路後，唐秀郎放緩車速。她說：「沈雲，妳還年輕，妳應該回家，好好做人，做個小孩子，不應該到處閒蕩。閒蕩是很危險的事，很容易碰到壞人。」

沈雲說：「我就是不想聽這些才從家裏跑出來。」

唐秀郎說：「妳應該聽。太聰明的小孩子往往只會爲自己惹禍。」

沈雲無詞以對。隔了很久，才說：「不要把我送回家。」

唐秀郎卽把車子停在冷寂的市郊馬路上，轉過頭來，對沈雲說：「我到魯以白住的地方，翻到他的一本筆記，他在筆記裏頭胡亂的寫了很多話。他提到臨自殺前一晚在我那兒發生的事。」

沈雲吃驚地望着唐秀郎。

唐秀郎繼續說：「我想誰都沒有錯，但是妳是唯一的受害者。妳太小了，不應該負責任——也沒有能力負這個責任。」

沈雲說：「不要把我送回家。這樣子把我送回家，我會難過死。」她又開始哭起來。她想到她對唐秀郎的依戀就像寄生蟹對寄身的貝殼的依戀一樣，就深切的悲哀起來。她只是個早熟得不正常的孩子，她自己知道。唐秀郎再發動車子。沈雲把臉偎在冰冷的車窗上。眼淚乾了又流，她在用淚水洗滌自己；洗滌自己的傷口。車子停在她家巷子前時，她擦乾眼淚，跳出車子。

唐秀郎開着車子全速離去，沈雲在心中與她揮別。揮別唐秀郎，揮別魯以白，也跟自己漸去漸遠溫熱的青春道再見。



「聽說他爸爸專吃斑馬皮。」

忍術 幕府 少林寺

文／章君穀

圖／陳菊美

●前文提要●

不曉厲害，年少童心的杏姑，得空溜往鬧市遊蕩，好巧不巧讓南來搜殺大明皇裔的奸黨太監錯認為靖國公主朱梅。杏姑情急，一把甩脫乞婦手心，一路奔回朱王爺府邸，不知已漏出行止，引來東洋忍者。禍事將臨，衆人群集籌思因應之策。終經層層考量，決定李代桃僵，調虎離山二計並施，奮力一擊，期能保全朱梅性命，成就其學藝，報仇繼絕的大願。

四九

兪大娘牽着杏姑的手，一脚踏進西廂房的花廳。就已經聽到靖國公主朱梅哀哀哭泣的聲音，夾雜着小秋的聲聲苦勸。兩母女互望一眼，慘然一笑。加快脚步，掀開門帘。觸目所見，朱梅坐在床沿早已哭腫了兩眼。小秋站在她的身邊，也是眼眶子紅紅的。想是已經跟朱梅一道哭了好大半天。——兪大娘伸手揩乾眼角的淚水，勉强扮出笑容，領着杏姑走到朱梅的跟前。朱梅一見杏姑，忍禁不住又是珠淚滾滾，泉湧而出。淒厲的發出一聲悲呼——

「表姐啊！妳……」

兪大娘趕忙上前，打斷了她的哭喊。强作歡顏，重重一拍朱梅的肩背道：

「傻孩子，別祇顧哭。這下妳表姐杏姑，準定可保沒事了！」

一句話，突兀之至。果然把朱梅的滿腹悲苦給硬壓了下去。她茫茫然的抬起頭來，掄圓一雙哭得紅腫的鳳眼，牢牢的盯住兪大娘。喉頭仍有陣陣酸哽，她一時之間掙扎不

出問話，唯有的溜滾圓的撐大了她那張小巧的嘴巴。

「我就知道，老王爺絕不會讓杏姑冒那性命的危險。」兪大娘故作歎聲，指手畫脚的往下說道：「果不其然，老王爺早有神機妙算。梅兒啊，不信妳看，老王爺給了杏姑一件稀世之珍，防身利器。這一下，那怕東洋忍者再狠，也傷不着杏姑一根汗毛啦！」

聽得朱梅驚喜交集，站直起來。但她仍在驚疑不定的問道：

「什麼稀世之珍，防身利器，表姐，老王爺給妳的究竟是什麼寶貝呀……？」

這時候，兪大娘覷空向杏姑使個眼色。杏姑會意，馬上就把手中捧着的那個紫綢包袱，遞到朱梅手上。再用雙手把包袱解開，一面跟那朱梅說道：

「梅兒！妳看！」

朱梅定睛一看，脫口而出的說：

「這——這是大內的狼筋軟甲呀！」

杏姑聽了不由一喜，忙問：

「梅兒，妳也曉得這個寶貝？」

朱梅臉上閃過一陣黯然，一聲苦笑的道：

「在我住的毓秀宮裏，現成就有一副。那是我父皇每天出去都要穿的防身軟甲。」

杏姑又問：

「這狼筋軟甲可以刀槍不入？」

朱梅正色的答道：

「小時候，有一次，我親眼瞧見父皇用削鐵如泥，吹毛立斷的太乙神劍試這狼筋軟甲。叫一名劍士，盡力的劈砍搠鑽……」

兪大娘急切的插嘴問道：

「結果呢？」

「太乙神劍的劍尖都給搠斷了，狼筋軟甲絲毫無損！」

兪大娘驀地發出一聲歡呼：

「這就行了！杏姑，看起來，妳這條小命準能保得住了！」

說得杏姑也疑懼盡去，興高采烈起來。她從朱梅的手上，一把將狼筋軟甲接了過去。忙不迭的就往北耳房的內室裏跑，邊跑邊嚷：

「天下會有這種好寶貝，我這就去把它穿上！」

連朱梅也情不自禁的破涕而笑，扭身高聲的提醒杏姑說道：

「表姐！別忘了這是大內之物，皇帝御用的寶甲。妳得先拜後穿！」

杏姑關好內室房門，順口應了一聲：

「我知道！」

朱梅轉過臉來，心中淒楚，一掃而空。她感激涕零，閉上眼睛，雙手合十的喃聲祝告：

「多謝諸天神佛？在這生死關頭，居然會有這樣一樁寶貝出現。」

俞大娘斂容正色的說道：

「諸天神佛之外，還該謝謝老天爺。是他老人家設想週到，等於救了杏姑一條性命。」

朱梅伸手接過小秋遞來的一條熱布巾，揩了把臉，抹掉淚水。興沖沖的拉起俞大娘的手說：

「走！姨媽，我們給老王爺磕頭道謝去！」

「不必！」俞大娘就勢把她捺回床沿坐下，笑了笑說：「杏姑早就跟老王爺磕過頭，道過謝了！」

滿屋愁慘，轉眼間消逝無蹤，化解一空。朱梅也拉俞大娘往床沿上一坐。趁這個空檔，俞大娘便向朱梅細說老王爺調兵遣將，準備今晚迎戰的經過。朱梅凝神的在傾聽，當她聽到老王爺要俞大娘，老鄧彪等人保住

自己，在凌霄閣上靜候北耳房一帶鏖戰結果；「把握時機，能走便走」的時候，不由得又起疑慮，她[illegible]惜打斷了俞大娘的娓娓細訴，問道：

「我們果真能夠順利脫身而走，那表姐又怎麼辦呢？」

俞大娘臉色一變，神情凝重的道：

「但願諸天神佛保佑，老王爺他們能把忍者，奸閹全部殺光！那就什麼事也沒有了。」

朱梅還在擔心的問：

「要是——他們殺不光呢？」

「就憑杏姑手中的一把寶劍，身上一副刀槍不入的狼筋軟甲，她也不難殺出重圍，突圍而走。再一路向南來追上我們。」

朱梅突如其來的冒出了一句：

「怕只怕……」

俞大娘頓時便疾言厲色的道：

「梅兒，姨媽不許妳再說不吉利的話！」

朱梅只好把滿腹憂慮全嚥回去，低聲的應道：

「是，姨媽！」

「娘！梅兒！妳們看！」

杏姑一聲高喊；——俞大娘、朱梅、小秋不約而同的轉過臉去一看；杏姑容光煥發，神采飛揚，換上了一身窄衣窄褲、花團錦簇的女裝短打，背上揹一口她慣使的七星寶劍。一副上起肩胸，下迄兩股的狼筋軟甲，想必已經穿在短打裏面了。好個俞杏姑；英姿勃發，威風凜凜。端的是一位巾幗鬚眉，英雌俠女。看得朱梅、小秋，一般兒高興得拍起手來，連聲讚呼——

「好帥！好帥！好英挺啊！」

偏是俞大娘，好端端的心頭閃過一陣陰霾，顯然這又是一個不祥之兆。她眼望着自

已獨生兒一身新裝，得意洋洋。反倒心中一酸，兩眼濟濟的溢出淚來。找個機會，背着三個女孩，偷偷的把臉上的淚水擦掉。她含悲忍淚，强顏歡笑的說道：

「杏姑打扮好了，天色也快黑了。咱們就該上大廳去見老王爺了！」

「今夜，」杏姑還在豪情萬丈的說道：「憑我手中這一支七星寶劍，身上這一副狼筋軟甲。我就能把那批東洋忍者，殺得一個不留！」

五〇

夜深沉，浮雲遮月。老王爺府寬廣里許，花木扶疏。點綴着亭台樓閣，廻廊池沼的後院。到處都是黯黯寂寂，漆黑無光。

起更更拆已經敲過很久了。朱梅、俞大娘、老鄧彪、芸香和艾香，全都手執兵器，或蹲或坐。緊張萬分，連大氣也不敢透的在凌霄閣的閣頂之上，飛簷琉瓦之間，靜靜的守候。五個人的視線，眼睛一霎也不霎的，嚴密注視頭進房屋西廂北耳房的前後左右。

西廂北耳房前後左右，房上房下。正是燈籠火把密佈，照耀如同白晝。王府上下晚餐以後，老王爺就曾下過一道命令：把整座王府各處房屋，連同庫房裏的燈籠蠟燭，各式火把，全部搬到大廳裏去備用。北耳房的屋簷上遍佈燈籠。北耳兩房四週，兩人一組，貼背而立。五十名老王爺的男女徒弟，就亮起了二十五支粗如人臂的火把强光。方圓十丈，一片平陽的頭進前院，更是遍地點燃燈籠火把之外，又在前院中央生起一堆熊熊的烈火。大有火樹銀花，烈燄沖霄之概，唯有北耳房裏，門窗緊閉，一片黝黯。……東洋忍者擅於飛高飛低，竄來竄去。他們能够來無影，去無蹤。老王爺運籌帷幄，從容畫策，他偏要佈置個光天燭地，纖髮畢現的場面，叫那幫東洋忍者在光明世界裏無所遁形。

俞大娘、老鄧彪、靖國公主朱梅，外帶着芸香、艾香。一共是二老三小，一男四女。五個人全在三丈來高，八尺寬廣的凌霄閣瓦面之上。俞大娘伴着朱梅在前，老鄧彪居中策應，芸香、艾香居後。在芸香、艾香兩名英雄侍女的後面。越過閣頂，往下一跳，就是老王爺府後的一條僻巷。穿過僻巷臨到街頭再往南走，只消一盞茶功夫，便可以離開這忍者密佈，殺機四伏的長辛店。向南，一條大路轉折通向嵩山。

月黑風高，凌霄閣頂颼颼然的頗有寒意。朱梅稍稍挨近她姨媽一點，悄悄的用氣音問道：

「怎麼北耳房裏反倒沒燈？」

「那是老王爺的特意安排。」黑暗中，俞大娘湊近朱梅的耳畔方答：「讓杏姑從暗裏看明處，一舉一動，分外看得清楚。」

「那其餘的人都在明處？」

「不錯。」

朱梅終於提出了她的心中疑慮——

「如果東洋忍者使暗器？」

「這——」一經提醒，俞大娘不由驚了一驚。她頭也不回的喊了一聲：「芸香！」

「在。」

「妳可知道，」俞大娘也在擔憂的問：「東洋忍者他們也會使暗器嗎？」

「會！」芸香蹲着傴身向前答話：「婢女姐倆窺探過東洋忍者練功夫。他們使的暗器分四種，叫什麼棒手裏劍、四方手裏劍跟八方手裏劍。」

「妳們見過這三種手裏劍？」

「見過。」艾香也擠過來接口回答：「夫人！棒手裏劍像套在長桿上的長槍槍頭，可以直射。四方手裏劍有四個劍尖，成十字形。八方手裏劍有八個劍尖，成八角形。」

「那——，四方手裏劍跟八方手裏劍全

可以在空中打旋了?」

「是的。」

「這三種手裏劍，就像江湖上武林中人用的飛鏢?」

「是的。」

兪大娘越聽越心急了，她急切的再問：

「飛鏢能在空中打旋，那他們一定能夠飛得很遠?」

艾香認眞的回想一下，方始回答：

「嗯，是有一次。婢女親眼瞧見，有一個東洋忍者使八方手裏劍。他能在三十丈開外，射中大樹上的一片樹葉。」

「三十丈開外?!」

兪大娘和靖國公主朱梅異口同聲的失聲驚呼，與此同時，姨甥二人齊同倒抽一口冷氣，心中煞費躊躇，——這麼重要的一大發現，是否應該趕緊去知會嚴陣以待的老王爺呢?正中間，老鄧彪早已把四員女將的一問一答聽了個一清二楚，他頓時便問：

「夫人，東洋忍者會使暗器，射程還特別的遠。這一層，要不要我去跟老王爺說一聲。免得……」

他末後一個「得」字還在餘音嫋嫋。驟然之間，凌霄閣上的五個人居高臨下看得眞切。尤其聽得清清楚楚，在北耳房房上房下，前後左右守衛的人突如其來的發出聲聲驚呼駭喊。緊接着便是背貼背兩人一排的往後就倒。一連總倒下了十來個人。老鄧彪心中一急，正待站起身來高聲大叫。却又聽見老王爺不知人在何處的一陣蒼涼淒厲的叫嚷——

「忍者者會使暗器，快把燈籠火把熄了！全躲到暗處去埋伏！」

說時遲，來時快。當老王爺的男女徒弟正在忙於熄滅燈籠火把，搶救地上東倒西歪，呻吟呼號的中暗器者。老王爺安排好的嚴整陣勢分崩離析，一片大亂。便在這間不容

髮的分際，分自東南西北，四面八方。如蝗蟲蔽天而來，似羣蜂傾巢而出。但見一條又一條的黑影，流星閃掠，鷹隼急降般自天外飛來。老王爺領着他那三四十名殘餘徒弟急起應戰。使長兵器抵住蜂湧而至的東洋忍者。前院裏祇見刀光劍影，鶻起鶻落。喊殺之聲震耳欲聾。前院裏正在刀槍相交，血肉橫飛。凌霄閣頂上的五人直看得心驚膽顫，頭皮發麻。兪大娘極目搜索老王爺，一眼瞥見他手持丈二長的白蠟竿。竿長超過他本人三倍。老王爺竟然手握竿底，將一支白蠟竿舞成密不通風，滴水不漏的一輪白光。護定了他的上三路跟前後左右，逼得五六七八個東洋忍者慌忙連連倒退。

靖國公主朱梅的一雙鳳眼，須臾不離北耳房面向前院的那一排長窗。那正是她表姐杏姑嚴陣以待的地方。轉眼之間，依稀電光石火，髣髴雷霆霹靂。朱梅淸淸楚楚的看見，前後總有三名東洋忍者，自高處勁疾的飛到。他們一不開門，二不推窗。兵器和人連成一條黑影，便那麼破窗而入，直飛進去。

「哎呀不好了！」靖國公主急得尖聲大叫：「表姐屋裏進去了三個！」

嚷喊時，她手挺寶劍，一挫柳腰，便要躥下地去支援杏姑。幸好兪大娘眼明手快，一把將她拉住。當下便是一聲叱責：

「梅兒！妳別輕舉妄動，誤了大事！」

朱梅却還在連哭帶喊，竭力掙扎。哭着鬧着直要趕去助她表姐一臂之力。然而就在這時，半空中忽然遠遠傳來杏姑清脆嘹亮的一聲嬌叱：

「去吧！」

凌霄閣上的衆人掄圓兩眼，定睛看時。杏姑那屋那一排被東洋忍者衝破的窗戶，居然會接二連三又躥出三個人來。三個人齊同一致，躥到地面就此仆倒，再也爬不起來一

命嗚呼了。——顯而易見，這是杏姑在北耳房裏雌威大發，她一連三劍搠開了三名東洋忍者。三名東洋忍者帶傷急逃。却是在竄出窗戶的時候卽已傷重身死，因而猝然倒地不起。

俞大娘看了不覺心中一喜，她忙不迭的在跟靖國公主朱梅說道：

「妳瞧見了沒有？妳表姐一下子就搠翻了三個，這下妳該放心了吧。」

靖國公主朱梅無奈的點點頭，但她仍然還在堅持的說：

「東洋忍者越來越多。姨媽，我們還是趕緊去幫着表姐吧！」

李代桃僵，調虎離山。老王爺定計讓靖國公主朱梅逃生。大家夥兒最擔心的便是朱梅、杏姑情同骨肉。到時候朱梅不肯拋下杏姑便走。一聲遲延，可能就會永遠無法走脫。俞大娘緊緊抱住了個朱梅，情急萬分，心憂如焚，她唯有大聲的一喊：

「老鄧彪！」

「在！」

「你給我仔細看看，東洋忍者究竟來了多少？」

老鄧彪應了聲是。就地一蹤，蹤上了凌霄閣頂高高聳起的一支旗竿。登高望遠，把王府前院，外帶大門裏外看了個一覽無餘。再蹤下竿來低切的回答俞大娘道：

「連死的帶活的，前院裏總有二十六七名東洋忍者。王府大門之外，還有三十來個持刀拿棒的太監，正在合力的想要撞開大門呢。」

俞大娘又問：

「這麼說，他們的人大致都來齊了？」

老鄧彪審愼的答道：

「照算，應該是來齊了吧。」

俞大娘再問：

「你看，老王爺跟杏姑他們，能不能頂得住這批東洋忍者？」

老鄧彪又一次朝向前院凝神注視，老王爺老當益壯，威風八面。手裏的一根丈二白蠟桿，先就絆住了四五個東洋忍者。老王爺男女徒弟手中的火把已熄，却是屋頂上的燈籠，前院中的火堆，依然在熒熒爍爍，大放光明。——老王爺的洞天燭地，使東洋忍者無所遁形之計照舊奏效。佐藤榮一命那三十名太監攻打正門，自己帶領三十名忍者竄進王府前院。他不曾想到院內竟會燈火通明，地上更是火光熊熊，映照着人人面孔都紅。日本忍者見不得光線，最怕到的地方正是明處。一旦失去隱蔽，便告手足無措，十成裏的本事先就減了三成。因而老王爺和他剩下的二三十名徒弟，兩人對付一個。暫且還能頂住。老鄧彪看明白了地面交手的大致情形，這才簡單明瞭的告訴俞夫人說：

「忍者、家人，互有死傷。可是，老王爺他們還能挺得下去！」

俞夫人一聽，大爲放心。她想起了老王爺：『把握時機，能走就走』的囑咐。又恐怕靖國公主朱梅一心牽掛杏姑，乘她不備，蹤下地去。因此她便毅然決然的發號施令，高聲一喊：

「那——，我們這就走！」

令下時，不由朱梅分說，手中一使勁，拉起朱梅。蹤身便向閣底僻巷一躍。那朱梅直在惦記杏姑，嬌軀被俞大娘拖着急跑，口裏還在聲聲的喊着：

「表姐！表姐！我的杏姑表姐喲！……」

五一

杏姑聽從老王爺的囑咐，身穿狼筋軟甲，手執七星寶劍。在北耳房裏面向長窗，居明伺暗。當前院裏廝殺一起，喊聲不歇。隔

不多久就有一連三名東洋忍者，一頭撞開窗門，手挺千奇百怪的兵器，勁矢般的射向杏姑。杏姑有恃無恐，存心賣弄。兩隻粉臂一張，任讓他們的兵器直搠自己的前胸。狼筋軟甲既然刀槍不入，三名忍者的兵器反倒折斷了刄尖。那三名忍者好不機伶，眼看不是頭路。立刻便一脚支地，就地一旋，整個身子又像勁矢般的射向窗外。這時候，小杏姑得意已極，縱聲大笑。笑罷便是一聲嬌叱：

「東洋倭奴，姑娘看你們往哪逃?!」

叱時，刷刷刷的一連三劍。一劍一個，劍劍刺中後心，深入胸腔。三名忍者來不及發聲喊，一個接一個的被杏姑搠出窗外，仆倒地上嗚呼哀哉。

才一眨巴眼功夫，對杏姑便連殺三名東洋忍者。難怪她要雀躍歡呼，興奮若狂。當下便一個箭步竄到窗口，小杏姑定睛朝外一望；——老王爺抖擻精神，正帶着他的男女徒弟奮戰東洋忍者，東洋忍者在强光之下東竄西竄，老王爺他們揮舞着長兵器橫掃豎搠。地面積屍纍纍，雙方相持不下。小杏姑仗着自己甲胄在身，兼且藝高人膽大。她頓時便發聲喊：

「老王爺，我這就來幫你們了！」

一聽到小杏姑的喊聲，老王爺抬頭一望。正好望見杏姑在飛身竄出窗來。當下一急，尖聲喊道：

「別……別……妳還不趕快回屋裏去！」

偏有個曾經見過杏姑一眼的佐藤榮一，他還在一心以為杏姑就是靖國公主朱梅。「仇人」見面，分外眼紅。他一挺手中武士刀，風馳電掣般搠向小杏姑。與此同時，一聲令下：

「忍者集合！快殺了這明國公主！」

〔未完待續〕

孫秀蕙
散文三帖

早餐

清景當妳模糊聽見盥洗室嘩啦嘩啦的水聲妳便醒了，窗外整幢指南山笨拙地望着惺松的妳並圈上一圈煙霧彷彿在浴室上端那些濕熱的蒸汽。打開櫥櫃妳拖出一大盒義美餅乾，暗褐色的狀元酥在空盪的塑膠盒子互相追逐。

這樣的清晨可眞是冷，妳怔怔想着。那年初冬也不正是這樣?妳從補習班走出來，風涼吹着，天空昏黯着像垂垂老矣的人，心中凍結着，血液似乎被什麼蝕食光了。妳撕裂塑膠包

裝紙，狠狠咬了一口，晨泳會的會員在宿舍外面發動他們的汽車引擎，急駛而去。那時候妳的心中已不再有熱，天天把自己的身軀置在社會組B班一排九號，冷氣風口正在妳位置上方，迫使妳不得不常常携帶厚大衣却仍還顫抖不停。

這樣的日子妳是不能也不敢有希望的，在孤絕的世界裏妳再也不相信什麼。本來失敗者就不需要同情，倔强一如妳更是。但是爲什麼聽到阿巴合唱團的「勝者爲王」妳便淚流滿面而不能自已?妳原來不應該這樣的，深深自責使妳墜入愧疚的深淵裏，常常在複雜的情緒裏妳飽受恐懼的折磨，攬鏡自照才發現兩眼抹上黑圈，雙頰瘦得厲害，補習班講義鉛印字都讓淚水弄糊了。

室友很快便起床了，爬下鐵梯的伊啊聲打斷了妳的沉思——毋寧說是苦澀的回憶。來到這裏使大部份的人都爲之震驚（啊！她會考上政大！），有很多事現在都已不再重要了，當然妳也不再介意某些不快。小學生快樂地在窗外尖叫追逐，一頂頂黃色的帽子跳躍着彷彿晚夏的花朵在爭取她最後的美。而現在妳也是驕傲的，儘管覺得代價並不盡符合，妳也盡力去遺忘那惡夢一場。

預備鐘懶洋洋提醒了妳今天滿堂，妳從書架上俐落地抽出課本，再不走便眞的要遲到了。妳很了解自己並不快樂，但是腦子空茫茫的。明天是空堂的，妳想到衣服該洗了，可能也得上郵局領錢，星期六姊姊要來，這樣一大堆事使妳心煩，到底在幹什麼呢?

妳並不知道，眞的。

七一年十二月廿一日稿成

觀舞

——你看到無數具瘋狂扭擺，表情各異的肢體在明滅的雷射燈光中散發出一種詭異迷人的氣氛。天氣相當的冷，在這不算小的體育館中空氣却是炙熱得彷彿要蒸發出什麼東西出來。每個參舞的人無不汗如雨下，却仍然在暗夜中忘情地隨節拍旋轉。在他們僅有的空間與時間裏並不容許他們作任何理性的思考，這個地方所有的人都暫時失去了他們平常的矜持與睿智，呈現在他們面前的只有傾洩而出毫無保留的狂歡與縱樂，因而不同目的而來的人們，到此成爲最協調的一羣。你忽然有種拿一卡車鷄蛋傾倒在那些黑壓壓頭上的莫名衝動，想像他們在蛋黃與蛋白的稠黏液中泅游，浮上，沈下，却仍然帶着滿足至極的表情。

作這個決定相當匆促。突然就只來一封信，薄薄信箋上的文字甚至讓你不能考慮也無法拒絕。大舞會，這個你三年前就聽過的名詞，却從來沒有參加過（聽說他們聖誕舞會發了三千張票，有人進了去，出來鞋子竟掉了一隻）有些東西是有些不可理喻的，就像是這種事，每個懷有夢想的人都躍躍欲試，然而原因只是在期待那種神秘却盲目的感覺，與不可預測的突發事件（比如放了些迷藥在鷄尾酒中之類的）的興奮，而說穿了便是人類普遍在內心最深處潛在而暗流洶湧的被虐待狂。

這就是了，被虐待狂。分貝過高的喇叭與混合汗酸，煙臭，黑暗的空氣都不可能對一個正常人產生吸引力，但是舞會不一樣，只有在表現慾與好奇心加上不顧一切的反道德精神趨

使之下，人們才有可能拋棄任何一件顧慮的包袱，無畏的踏入場地，展示他們不對拍的韻律感或是拙劣的舉手投足，甚或惡形惡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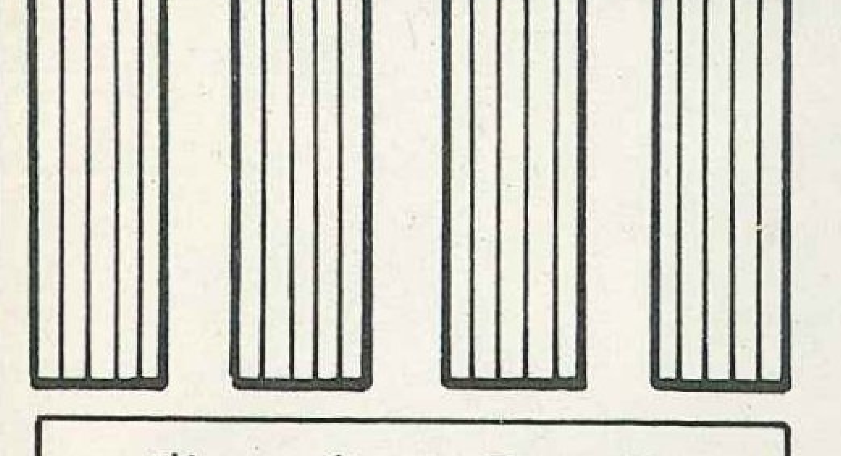
結束之後你仍然思考諸些問題，對自己過於理智的思路突然哀憐起來，可憐的孩子喲，你不也是有被虐待狂的傾向，瞧手上抱着一大疊大衣外套，在濃濃稠稠缺乏彈性的冬夜裏，讓瑟瑟而過的東北風把濕透的襯衫吻乾吧。

候車

在清濕油亮的馬路上人們焦急地企首盼望他們意欲搭乘的公車，一次又一次不同變化的數字，車型，一次又一次的希望（或是絕望）隨巴士壯碩的身形轟轟隆隆遠去。在這空氣污染相當嚴重的大城市中你都可以感到各種骯髒的灰塵慢慢擠向你乾燥的鼻腔，沈澱於髮根深處，緊附在你裸露的四肢，聚積成汚垢，把你整個軀體包起來。

即然如此，人們仍然樂於大口呼吸這渾濁不堪的空氣，無視於一日驚人的落塵量而爭先恐後購買路旁可口的點心並大口吃得心滿意足。這倒不是因爲他們對於這個絕望的世界不再有任何夢想，而恣意浪費自己的精力，磨蝕自己可貴的健康，而是由於早已麻才於自己寄生在這個巨大城市啃蝕這個城市所提供的有限供應物質而像遊魂無目的似的飄浮在此爲能立即享受到的而無限滿足。而明天他們並不能保證他們能如今天一樣快樂。

在這條漆黑的馬路上人們仍然一次又一次的企首盼望他們意欲搭乘的公車，一次又一次不同變化的數字，車型，一次又一次的希望（或是絕望）隨巴士壯碩的身形轟隆隆遠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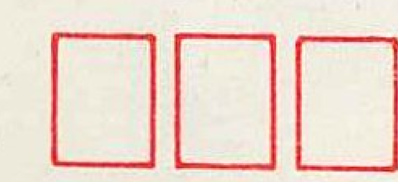
廣 告 回 信
台灣北區郵政管理局登記證
北台字第 5305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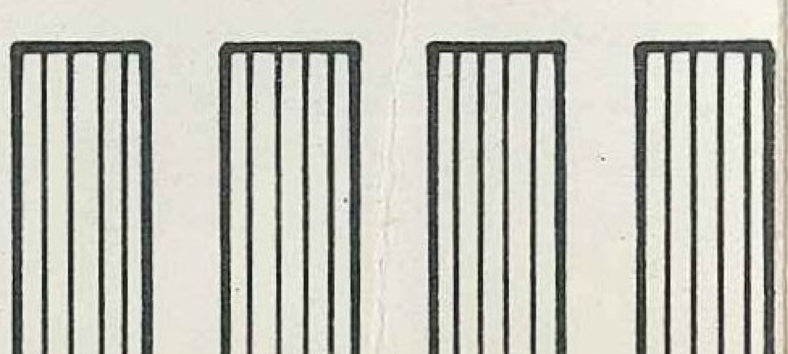
姓名：

地址：

創作 月刊社收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420號 地下廳





您與創作

就從現在開始溝通

您的意見為我們開拓 **創作** 的領域
您清越的話語鼓舞 **創作** 的精神
也為您帶來高水準的讀物

讀者大衆無須沈默

請立即填妥投郵，謝謝！



1.性別：□男□女
2.年齡：□18歲以下□18～22歲□23～30歲□31～40歲□41～50歲以上
3.婚姻狀況：□已婚□未婚
4.教育程度：□初中以下□高中□大專□研究所以上
5.職業：□教□工□商□公□學生□自由業□其他(請說明)________
6.我和我家人每月收入：□10000元以下□10001～20000元□20001～30000元□30001～50000元□50001～80000元□80000元以上
7.我閱讀創作月刊的原因□欣賞文學與藝術 □調劑生活 □希望多交朋友 □其他(請說明)________
8.我最喜歡的作品有(請選三項)□小說□散文□詩□漫畫□專訪□報導
9.我最喜歡的作家(請自塡三位)________
10.我認爲創作應該增加□極短篇□生活藝術□服裝□旅遊□藝文報導□科學知識□其他(請說明之)________
11.我認爲創作的徵友欄要□保持現狀□擴大□減少　關於徵友辦法我建議(請以具體意見說明)________
12.我對創作月刊的滿意程度：

	很滿意	還不錯	普通	不滿意	很不滿意
①價格	□	□	□	□	□
②文章內容	□	□	□	□	□
③編排	□	□	□	□	□
④版面設計	□	□	□	□	□
⑤印刷裝訂	□	□	□	□	□
⑥紙張品質	□	□	□	□	□
⑦廣告數量	□	□	□	□	□
⑧出書時間	□	□	□	□	□
⑨服務水準	□	□	□	□	□
⑩購買方便性(零購者作答)	□	□	□	□	□

13.除了創作之外同類型的文藝刊物我還喜歡□讀者文摘□皇冠□其他　(請自塡)
14.你閱讀創作月刊的次數是：□每期都看□二、三期看一次□四、五期看一次
15.你閱讀創作月刊的仔細程度是：□很仔細□大略看過□挑有興趣的看□隨便翻翻
16 你閱讀創作月刊是：□長期訂閱□書報攤購買□公司訂閱□借閱□贈閱
17.你看過創作月刊後，是否還有他人閱讀：
□沒有□1人□3～4人□5～6人□7人以上
18.你對創作月刊的批評與建議：
①內容文章方面：________
②編排設計方面：________
③服務水準方面：________
④其他(請說明)：________
19.你希望創作月刊今後朝何種方向努力：________



COSMO

電視孩童「視力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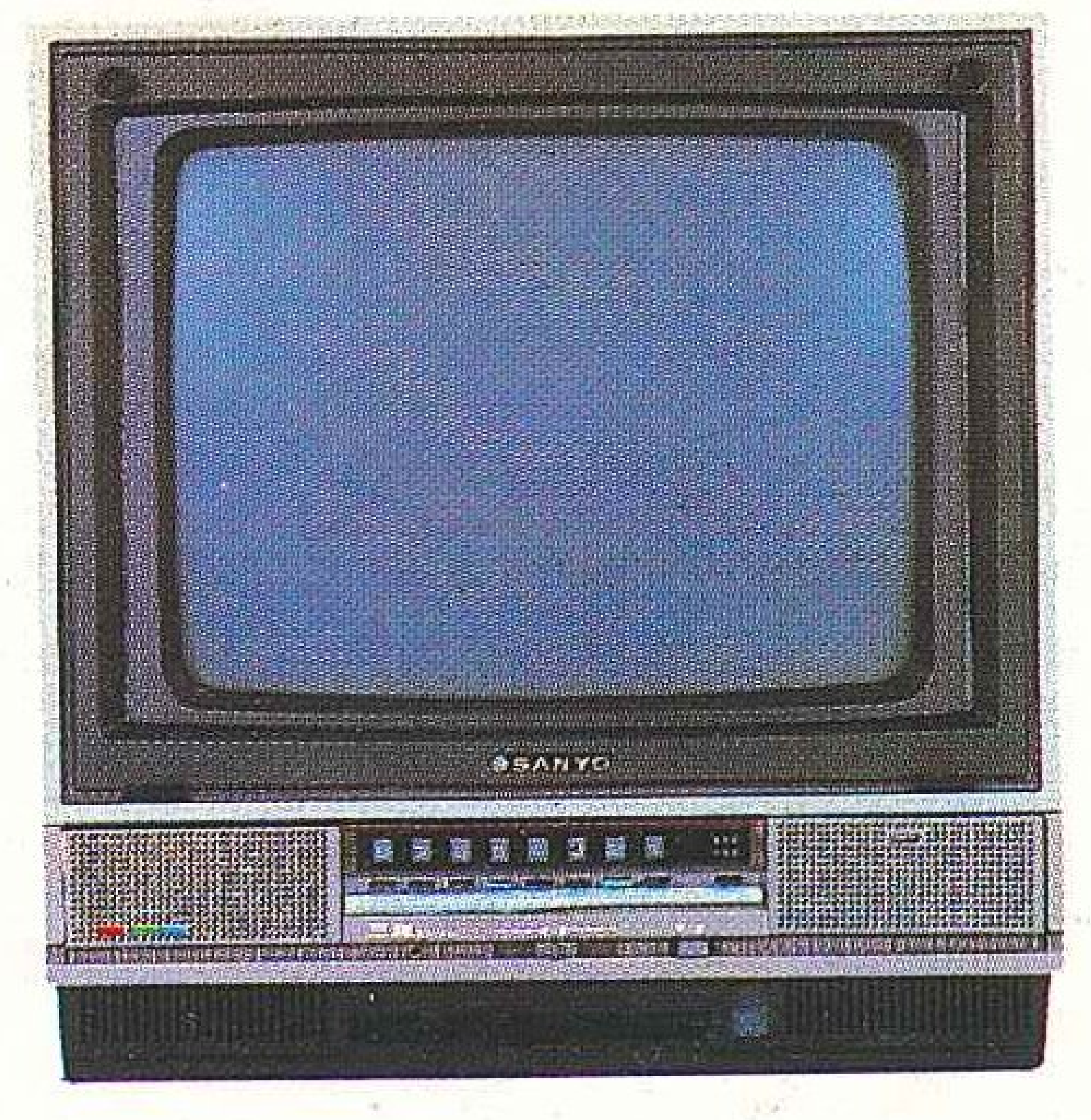
三洋彩色電視隆重推出獨步太空科技的
護眼裝置 COSMO可舒目太空濾鏡
能隔離輻射線
過濾強光、防止反射
是眞正保護孩子眼睛的彩色電視

■COSMO可舒目太空濾鏡，眞正保護眼睛

電視孩童平均每星期要看20小時以上的電視，眼睛也更容易受到傷害，三洋 COSMO 可舒目，含有特殊多層處理的化學離子，能對螢光幕顯像所產生的短頻波予以完全吸收，能眞正的隔離輻射線，過濾強光，防止反射，保護電視孩童的眼睛。

■資訊的色彩電視，家用電腦最佳搭檔！

電用電腦的興起，孩子的眼睛與螢光幕更接近，三洋COSMO 可舒目 彩視造型精練，適合搭配家用電腦使用，同時具有COSMO 可舒目 安全濾光鏡片，能確保孩子脆弱的眼睛。使用三洋 COSMO 可舒目 彩色電視代替家用電腦終端機，兼具教育、娛樂益智的功能。



■三洋首創全國第一台油壓式微電腦遙控

具有９大優點
16 個按鍵多功
能遙控：

- 獨家開發油壓式取放設計。
- 高精密度双重微電腦記憶遙控。
- 首創隱藏式選台器設計。
- 國內遙控功能最多16項功能紅外線遙控。
- 獨創彩色對比遙控迴路直接遙控調色。
- 唯一UHF／VHF双頻道８鍵遙控。
- PCM鎖鍵裝置，訊號穩定不受干擾。
- 最進步安全設計，停電後６秒電源自動切斷。
- 單眼電子頻道顯示儀表。

三洋 COSMO可舒目 彩色電視機

台灣三洋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通天閣的招牌油



柳福居
34歲
現任通天閣主廚

柳福居

我喜歡日本料理，
尤其是炒炸的烹調，
更能表現我的炊藝，
看到客人滿足的神情，
讓我深信
油是美味的來源，
是開啓胃口的鑰匙，
任廚多年，一直讓我
滿意的
總源沙拉油
，好在耐炸，好在品質，
親愛的主婦，好油大家用，
誠摯向您推薦，**總源沙拉油**！





總源大豆沙拉油